



上海图书馆馆藏拂尘·旧话经典

庄子

白话译解

叶玉麟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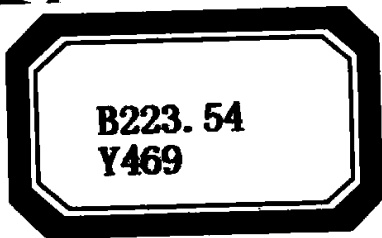
道一而已。一切佛教教义无不通。所以通者。人各有得。予所自得者。但知其一二。予所未得者。犹一无所知。下通甚已。何世至野絮出。所知较其得者越。而有一同未达者。则其推衍不能尽通者亦甚多。以其所知。仍多偏而未通故。故予每觉困。如花果满之诸佛。未能真正通彻也。再而通。墨。儒三家。老。庄。孔。墨四圣。祖承黄帝。夏。商。周。禹。文。之心得。见道真谛。卓绝千古。然予无能及者。其于道也几乎无不通。老子曰。道。曰常。曰一。曰真。曰朴。曰微妙玄通。用之曰大用。曰大地持神。曰因果。曰道通玄一。曰同于大通。孔子曰。一。曰元。曰一。曰寂然不动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。墨子言万。一。别为一系。通之老子至矣。通之世于其世。通之世后世于今之世。通之于我。通之于生。皆即外世内而不可。而予能得之唯一真心。至通于世。然究未若释迦以唯。真。心。度尽三千大千世界。又通入微生而无间。是无量无边。有情无情。下一心。无内无外。以通之全世。故知老。庄。孔。墨皆大不通。道一而已。一切佛教教义不通。所以通者。人各有得。予所自得者。但知其一二。予所未得者。犹一无所知。未能甚已。何世至野絮出。所知较其得者越。而有一同未达者。则其推衍不能尽通者亦甚多。以其所知。仍多偏而未通故。故予每觉困。如花果满之诸佛。未能真正通彻也。再而通。墨。儒三家。老。庄。孔。墨四圣。祖承黄帝。夏。商。周。禹。文。之心得。见道真谛。卓绝千古。然予无能及



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



上海图书馆馆藏拂尘·旧话经典



郑州大学 *040107949753*

庄子 自话译解

叶玉麟
著



B223.54
Y469



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白话译解庄子 / 叶玉麟著. --上海:
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, 2011. 2
(教科文行动)
ISBN 978-7-5439-4713-9
I ①白… II ①叶… III. ①道家 ②庄子-译文 ③庄
子-研究 IV. ①B220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64224号

责任编辑: 张 树
封面设计: 许 菲

白话译解庄子

叶玉麟 著

*

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
(上海市长乐路746号 邮政编码200040)
全 国 新 华 书 店 经 销
江 苏 常 熟 市 人 民 印 刷 厂 印 刷

*

开本740X970 1/16 印张12 字数 150 000
2011年2月第1版 2011年2月第1次印刷
ISBN 978-7-5439-4713-9
定价: 28.00元
<http://www.sstlp.com>

序

兴化刘融斋先生，作《艺概》，称《庄子逍遥游》篇，怒而飞一语，实能自状其文。庄氏书，自古文家多葆之。史公称其善属书离辞，指事类情，用剽剥儒墨，虽当世宿学，不能自解免也。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，所著十余万言，大抵率寓言也。自来为注者百数十家，郭象注独为最。陆氏《释》文，多存唐以前旧诂。姚姬传先生，谓《汉志庄子》五十二篇。郭象存其三十三篇，宣颖《南华经解》，退让王以下四篇于后，盖自苏子瞻皆断其为伪也。近世王益吾祭酒，《庄子集解》，号称善本。然先师马通伯《庄子故》，采辑诸家注释，尤为精审。辞繁而旨莹，视前之作者，迥乎过之。向从师治古文，好读归熙甫《评点史记》，而《庄子》尤所深嗜笃好，喜征引其文。老懒飘泊江关，未忘积习，会广益书局，请以俗语浅释老、庄、荀三子，因率儿辈，妄以陋识强解之。夫吾国文字高古，新会梁氏，尝称为世界各国冠。其神味隽永，词旨渊懿，全系虚字抑扬，在含咏吞吐间。岂里巷鄙言，所能状其超妙耶？今乃以学校诸生，偏废古文日久，致展卷多昧其辞旨。不得已，妄为语注，知不免为识者所呵也。然语录沿自宋人，儒先讲论经义，不免用里谚以存其真。学者循是以极深研几焉，姑以是为刍狗之陈可矣。书成，盖为惭怍累日夕也。甲戌九月，桐城叶玉麟。

目 录

内 篇

| | | | |
|-----------|----|-----------|----|
| 逍遥游 | 2 | 德充符 | 48 |
| 齐物论 | 10 | 大宗师 | 57 |
| 养生主 | 29 | 应帝王 | 73 |
| 人间世 | 34 | 骈拇 | 80 |

外 篇

| | | | |
|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马蹄 | 86 | 秋水 | 105 |
| 胠箠 | 90 | 至乐 | 119 |
| 刻意 | 97 | 山木 | 127 |
| 缮性 | 101 | 外物 | 139 |

杂 篇

| | | | |
|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寓言 | 150 | 渔父 | 161 |
| 说剑 | 156 | 天下 | 169 |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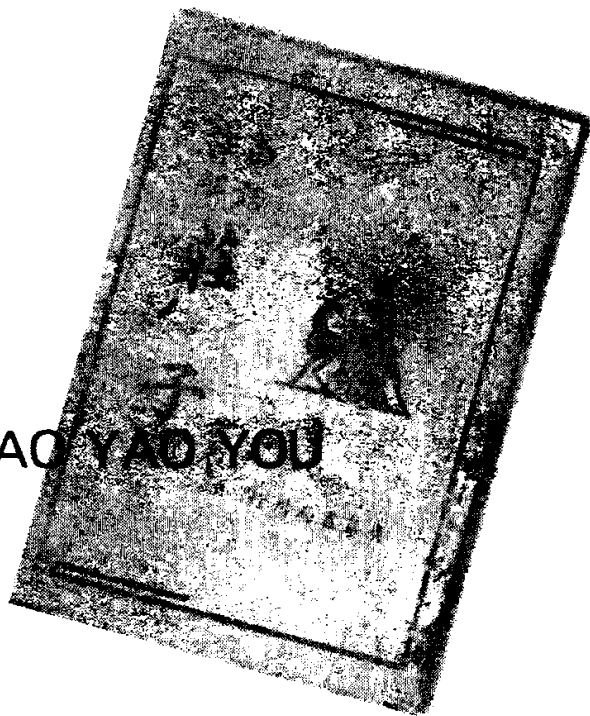
内篇



卷之八

逍遥游

XIAO YAO YOU



王先谦说：“《逍遥游》全篇讲：逍遥自在，超脱于世物以外，任天然之理，运行无穷。”郭嵩焘说：“《天下》篇里曾说：‘庄子论他自己的道术高深，没有穷境，上和天地的主宰同游。第一篇名《逍遥游》，乃是用空阔无边的话来比喻他自己的。’”

〔原文〕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，鲲之大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化而为鸟，其名为鹏，鹏之背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怒而飞，其翼若垂天之云。是鸟也，海运则将徙于南冥；南冥者，天池也。《齐谐》者，志怪者也。《谐》之言曰：“鹏之徙于南冥也，水击三千里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，去以六月息者也。”野马也，尘埃也，生物之以息相吹也。天之苍苍，其正色邪？其远而无所至极邪？其视下也，亦若是则已矣。且夫水之积也不厚，则其负大舟也无力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，则芥为之舟，置杯焉则胶，水浅而舟大也。风之积也不厚，则其负大翼也无力；故九万里，则风斯在下矣，而后乃今培风。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，而后乃今将图南。蜩

与学鸠笑之曰：“我决起而飞，抢榆枋，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。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？”适莽苍者三飡而反，腹犹果然，适百里者宿春粮，适千里者三月聚粮；之二虫又何知？小知不及大知，小年不及大年，奚以知其然也？朝菌不知晦朔，蟪蛄不知春秋，此小年也。楚之南有冥灵者，以五百岁为春，五百岁为秋；上古有大椿者，以八千岁为春，八千岁为秋。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，众人匹之，不亦悲乎？汤之问棘也是已：“穷发之北，有冥海者，天池也。有鱼焉，其广数千里，未有知其修者，其名为鲲。有鸟焉，其名为鹏，背若泰山，翼若垂天之云，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，绝云气，负青天，然后图南，且适南冥也。”斥鴳笑之曰：“彼且奚适也？我腾跃而上，不过数仞而下，翱翔蓬蒿之间，此亦飞之至也，而彼且奚适也？”此小大之辨也。

故夫知效一官，行比一乡，德合一君，而徵一国者，其自视也，亦若此矣。而宋荣子犹然笑之。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，举世非之而不加沮，定乎内外之分，辩乎荣辱之境，斯已矣。彼其于世，未数数然也；虽然，犹有未树也。夫列子御风而行，泠然善也，旬有五日而后反，彼于致福者，未数数然也；此虽免乎行，犹有所待者也。若夫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气之辩，以游无穷者，彼且恶乎待哉？故曰：“至人无己，神人无功，圣人无名。”

尧让天下于许由，曰：“日月出矣，而燭火不息，其于光也，不亦难乎？时雨降矣，而犹浸灌，其于泽也，不亦劳乎？夫子立而天下治，而我犹尸之，吾自视缺然，请致天下。”许由曰：“子治天下，天下既已治也，而我犹代子，吾将为名乎？名者实之宾也，吾将为实乎？鹪鹩巢于深林，不过一枝；偃鼠饮河，不过满腹。归休乎君予，无所用天下为！庖人虽不治庖，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。”肩吾问于连叔曰：“吾闻言于接舆，大而无当，往而不返，吾惊怖其言，犹河汉而无极也！大有径庭，不近人情焉。”连叔曰：“其言谓何哉？”曰：“‘藐姑射之山，有神人居

焉，肌肤若冰雪，淖约若处子；不食五谷，吸风饮露，乘云气；御飞龙，而游乎四海之外；其神凝，使物不疵疠，而年谷熟。’吾以是狂而不信也。”连叔曰：“然，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，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，岂惟形骸有聋盲哉，夫知亦有之。是其言也，犹时女也。之人也，之德也，将磅礴万物以为一，世蕲乎乱，孰弊弊焉，以天下为事？之人也，物莫之伤；大浸稽天而不溺，大旱金石流，土山焦而不热。是其尘垢秕糠，将犹陶铸尧舜者也，孰肯以物为事？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，越人断发文身，无所用之。尧治天下之民，平海内之政，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，汾水之阳，窅然丧其天下焉。”

惠子谓庄子曰：“魏王贻我大瓠之种，我树之成而实五石，以盛水浆，其坚不能自举也。剖之以为瓢，则瓠落无所容，非不鸣然大也，吾为其无用而掊之。”庄子曰：“夫子固拙于用大矣！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，世世以泝澼纁为事；客闻之，请买其方百金。聚族而谋曰：‘我世世为泝澼纁，不过数金，今一朝而鬻技百金，请与之。’客得之，以说吴王。越有难，吴王使之将，冬与越人水战，大败越人，裂地而封之。能不龟手一也，或以封，或不免于泝澼纁，则所用之异也。今子有五石之瓠，何不虑以为大樽，而浮于江湖，而忧其瓠落无所容，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？”

惠子曰：“吾有大树，人谓之樗，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，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，立之涂，匠者不顾。今子之言，大而无用，众所同去也。”庄子曰：“子独不见狸狌乎？卑身而伏，以候敖者，东西跳梁，不辟高下，中于机辟，死于网罟。今夫斄牛，其大若垂天之云，此能为大矣，而不能执鼠。今子有大树，患其无用，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，广莫之野？彷徨乎无为其侧，逍遥乎寝卧其下。不夭斤斧，物无害者，无所可用，安所困苦哉？”

北海有条鱼,名叫鲲,鲲身体极大,不知有几千里长;忽变成一只鸟,名叫鹏,鹏身体更大,它的背不知道有几千里阔,奋力高飞,它的翅膀像天边垂下的一幅云。鹏鸟每当海动大风起时,就迁徙到南海去——南海空阔无边,不是人工造成的,所以又称做“天的池子”。《齐谐》是一本记怪的书,《齐谐》中曾有这一段:“鹏徙到南海时,因为翅膀太大,不能骤起,须就着海面,平逸而上,所以水和翅膀相击,至于三千里之远。然后鼓动它的翅膀,顺着大风,直上云霄,离地九万里。鹏鸟在南海一住约半年。”诸如春日田野中的游丝水气,天空中像尘埃充满似的积气,以及一切生物所出的气息,都是鹏鸟赖以飞腾天空的。蔚蓝的天色,就是天的本色吗?还是因为天离人远了,才现此蓝色吗?如果从上面往下看,不也是这样吗?水如果太浅了,就不能够浮起大的船来。倒一杯水在厅堂低洼的地方,那末只能浮起一茎小草来,若放一个杯子在水上,就胶住不能动了,这是因为水浅而“船”(浮起物)太大了。风的体积小了,就没有力量承托起大鸟的翅膀来,所以虽然高至九万里,下面必有大风,鹏鸟才能依赖此风力而飞。背向着青天前进,中途全无障碍,朝南飞行。蜩是一种小虫,属于蝉类;学鸠是一种小鸟。蜩和学鸠看见鹏鸟高飞,就笑它道:“我们疾飞而起,全不必等待起风。有时集在高树上,有时降落在地下,何必要高升至九万里,向南远飞呢?”殊不知:到近郊去的,早上进了食,天晚了回来,肚内还很饱;到百里以外去的,就得备隔夜的粮食;到千里以外去的,就得备三个月的粮食。这两个“虫”哪里知道呢?智力浅陋的,不能了解智力渊博的理论;寿命短促的,不能知道年代久远以后的事。何以知道如此呢?朝发晚谢的菌子,不知道一月的终始;朝生暮死的蟋蟀(一种

虫,属于蝉类),不知道四季的转变,这所谓“小年”。楚的南部有一种树,名叫“冥灵”,寿命极长,五百年对于它,只似春秋一季;上古时代有一大椿树,八千年对于它,只似春秋一季;而彭祖(古来长寿的人,曾活到八百岁)反以高寿著名,世上说起长寿的来,都以彭祖的寿为最高,岂不可叹吗?汤和棘(汤的一个贤臣)谈话,内中曾有这么一段:北极草木不生的地方,有一个大海,空阔无边,好像是天的池子,海内有条鱼,鱼的面积有几千里大,至于它的长度,那简直没有人能够知道,鱼的名字叫鯨。又有一只鸟,名叫鹏,它的背像泰山,翅膀像天边垂下的一幅云,盘着旋风,飞腾直上,达九万里。因为太高了,所以上面的云气都觉稀薄,背靠近了青天,然后朝南飞行,到南海去。小泽中的鸟看见了,笑它道:“它将要到何处去?我飞腾而上,不过几十丈高,就降落下来,在蒿草之间盘桓着,这也可算是飞的绝技了,它还有何处可飞呢?”——这就是小大的辨别。

所以才能只够做一个官,善行只够庇护一乡的人民,德望只有一个国君信任,一国国人知晓,他们的地位虽各有不同,可是自视和泽中的小鸟的自得一方,有何分别呢?宋荣子(宋国的贤人)尚笑这个,并且举世称誉,都不加勉力;举世毁谤,都不为丧气;这不过能够明白自己比外来的物论高,忘却一切的毁誉,这种人在世上已经很少见了。但是,他们只能自守,不能无所待而自行,因为他们还有至德未立。像列子驾风飞行,真轻妙极了,过了十五天才回来,得此风仙之福的,也极少有,但是虽乘风游行,免于步行,然必要乘风始能飞行,终不能无待于风。至于顺天地自然的正道,穷阴阳风雨晦明六气的极理,那末可以游于无穷之境,更无须待其他了。所以说:“至德的人,忘却自己,

无心用世；神明的人，忘却立功，无心作为；圣哲的人，忘却求名，无心胜人。”

尧让天下给许由，说：“日月都出了，还点什么炬火？应时的雨都下了，还用什人工灌溉？先生如为天子，天下立刻治平，我身居其位，而不事事，自觉惭愧，请把天下的重任让给先生。”许由说：“你治天下，天下已经平治了。我再代你做天子，我将图名吗？名者有虚无实。我将图点虚名吗？小鸟息在树上，所占不过一根树枝；大鼠饮河里的水，不过把肚子吃饱。你回去吧！我要天下没有什么用处，厨子虽不去烧饭，设席的和赞礼的终不去干涉樽俎，代厨子烧饭。”○以上证明：圣哲的人忘却求名。

肩吾问连叔道：“我听见接舆的谈论，空大而不恰当，虚远而不近情，使我惊疑不定，像观察天河，没有头绪可寻一样，又像门外和院内，相差极远，一点都不近人情。”连叔道：“他说些什么呢？”肩吾道：“他说：‘遥远的姑射山上，有一神人，肌肉皮肤像冰雪一般洁净，态度柔弱像一个处女；不吃世上的五谷，只吸风饮露；驾着云气，乘着飞龙，到四海以外去游行；她的精神凝结，所到之处，能使万物不坏，五谷丰收。’我所以当他在说诳，不去相信他。”连叔道：“可不是吗。瞎子不能看见有文彩的景物，聋子不能听见钟鼓的声音。岂但形体上有聋瞎，知识上也有聋瞎。现在你可以算知识上聋瞎了！神人的德，将要和万物混同为一，没有作为，而天下的人民自化，何用劳心去求天下治平呢？像这种神人，万物都不能损伤他，大水滔天不会淹死，大旱虽至金石融化，土山焦枯，不会热毙他。粗贱的废物，犹能造成尧舜伟大的功业，他哪里肯以世物为务呢？宋国人贩殷制的冠帽到越国去，越人的习

俗：剪断了头发，赤身裸体，上面涂画着文彩，全不戴冠帽。所以殷制的冠帽，对于他们全没有用处。尧治天下的百姓，海内的政事既已平定，乃往遥远的姑射山上——在汾水的北面——去见王倪、齧缺、被衣、许由四人。看见他们逍遥自在，尧乃深深地反悟到不再劳心天下的事物，天下虽仍宗仰尧，可是尧认为他实在并没有天下。所以说：尧把天下都遗忘了。”○以上说：神明的人忘却立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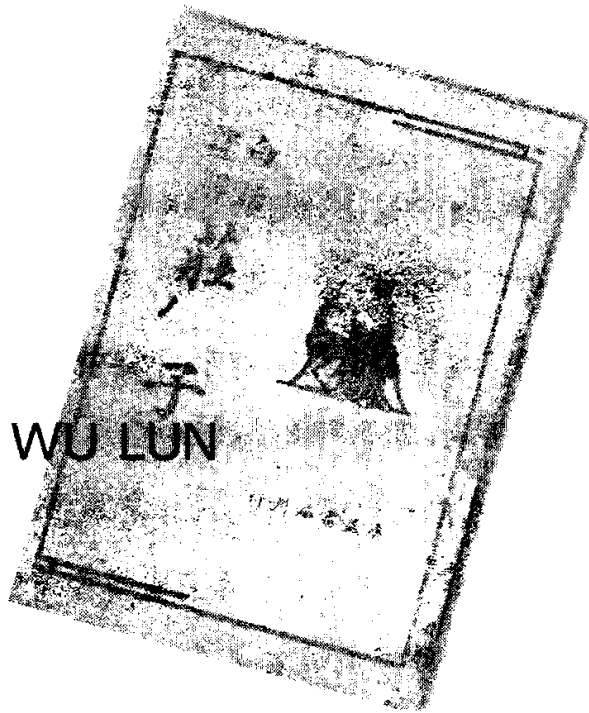
惠子向庄子道：“魏王给了我些大葫芦的种子。我种了，结的葫芦极大，中间可以装五石的容量。可是，用来盛水，它的质料不坚固，举起就碎；分切成两个瓢，又平浅不能容多量的水。虽然大，可是没有什么用处，我所以把它击碎丢了。”庄子道：“先生实在不精于使用大的物件。宋国有一个人，会制搽了皮肤不皸裂的药。因为冬天在水中皮肤可以不皸裂，所以世代代做漂洗布絮的生意。有一个客人听见这种药方，情愿出百金收买，宋人乃聚集了族人，共同商议道：‘我家世世代以漂絮为业，获利极微，现在卖此药方，一天之内，就可以得到百金！就卖了吧。’客人既得此药方，乃献计于吴王。越国那时适逢有内难，吴王就拜他为将，冬天同越人水战，倚恃有此药，兵士的手脚没有冻裂之患，越人无此药，为吴大败。吴既胜了越，吴王封客以地。同一防皸裂的药，有的用了得封，有的仍不免漂絮，就是因为用的方法不同。现在，你有五石大的葫芦，何不用绳把它结成‘酒器’，缚在腰间，且可以浮渡江河，你反愁它里面平浅，容量太少，你的心思不太迂曲了吗？”○以上解释至人无己。

惠子向庄子道：“我有一棵大树，名叫樗。它的树干上木瘤盘结，凹凸凹凹，虽然用绳墨，不能使它直；它的小枝弯弯曲曲的，虽用规矩，

不能把它制成方圆的器具；放在大路当中，匠人都不去理会它。现在，你所讲的话，大而不适用，也和这树一样，是众人所共弃的了！”庄子道：“你不曾见过狐狸和野猫吗？蹲下身暗伏着，等候来往的鸡鼠；东跑西跳，不管高下，往往中了捕兽的机关，死在陷阱之中。旄牛身体极大，像似天边的一幅云，可是不能够捉老鼠。现在你既然有此大树，愁它无用，何不把它种在寂灭莫须有的地方，广大的野外，也可以在它旁边无所事事地盘桓着，在它底下舒适地睡眠着。既然对于人没有用处，自不会遭斧斤砍伐，也不会妨害别人，那末虽然对于人没有用处，也可以免于困苦了。”○以上说无用的用处。

齐物论

QI WU LUN



〔原文〕 南郭子綦隐机而坐，仰天而嘘，嗒焉似丧其耦。颜成子游立侍乎前，曰：“何居乎？形固可使如槁木，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？今之隐机者，非昔之隐机者也。”子綦曰：“偃，不亦善乎而问之也！今者吾丧我，汝知之乎？女闻人籁，而未闻地籁，女闻地籁，而未闻天籁夫！”子游曰：“敢问其方？”子綦曰：“夫大块噫气，其名为风，是唯无作，作则万窍怒呿，而独不闻之蓼蓼乎？山林之畏佳，大木百围之窍穴，似鼻似口，似耳似枅，似圈似臼，似洼者，似污者。激者謦者，叱者吸者，叫者譟者，突者咬者；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。泠风则小和，飘风则大和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，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？”子游曰：“地籁则众窍是已，人籁则比竹是已，敢问天籁？”子綦曰：“夫吹万不同，而使其自己也，咸其自取，怒者其谁邪？”

大知闲闲，小知间间，大言炎炎，小言詹詹。其寐也魂交，其觉也形开，与接为构，日以心斗，缦者窖者密者。小恐惴惴，大恐缦缦。其发若机括，其司是非之谓也，其留如诅盟，其守胜之谓也。其杀若秋冬，以言其日消也，其溺之所为

之,不可使复之也。其厌也如緇,以言其老洩也,近死之心,莫使复阳也。喜怒哀乐,虑叹变慙,姚佚启态,乐出虚,蒸成菌,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。已乎已乎!旦暮得此,其所由以生乎?非彼无我,非我无所取,是亦近矣,而不知其所为使。必有真宰,而特不得其朕,可形已信,而不见其形。有情而无形,百骸,九窍,六藏,赅而存焉,吾谁与为亲?汝皆说之乎?其有私焉。如是皆有为臣妾乎?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也,其递相为君臣乎?其有真君存焉。如求得其情,与不得,无益损乎其真,一受其成形,不亡以待尽,与物相刃相靡,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,不亦悲乎?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,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,可不哀邪?人谓之不死,奚益?其形化,其心与之然,可不谓大哀乎?人之生也,固若是芒乎?其我独芒,而人亦有不芒者乎?夫随其成心而师之,谁独且无师乎?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,愚者与有焉。未成乎心而有是非,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。是以无有为有。无有为有,虽有神禹,且不能知,吾独且奈何哉?

夫言非吹也,言者有言,其所言者,特未定也。果有言邪?其未尝有言邪?其以为异于轂音,亦有辨乎?其无辨乎?道恶乎隐,而有真伪?言恶乎隐,而有是非?道恶乎往而不存?言恶乎存而不可?道隐于小成,言隐于荣华,故有儒墨之是非,以是其所非,而非其所是。欲是其所非,而非其所是,则莫若以明。物无非彼,物无非是,自彼则不见,自知则知之。故曰:“彼出于是,是亦因彼,彼是方生之说也。”虽然,方生方死,方死方生,方可方不可,方不可方可,因是因非,因非因是。是以圣人不由,而照之以天,亦因是也。是亦彼也,彼亦是也,彼亦一是非,此亦一是非,果且有彼是乎哉?果且无彼是乎哉?彼是莫得其偶,谓之道枢。枢始得其环中,以应无穷,是亦一无穷,非亦一无穷也。故曰:“莫若以明。”以指喻指之非指,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;以马喻马之非马,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。天地一指也,万物一马也。可乎可,不可乎不可。道行之而成,

物谓之而然。恶乎然？然于然，恶乎不然？不然于不然；物固有所然，物固有所可，无物不然，无物不可。故为是举莛与楹，厉与西施，恢恠憷怪，道通为一。其分也，成也，其成也，毁也。凡物无成与毁，复通为一。唯达者知通为一，为是不用而寓诸庸。庸也者，用也，用也者，通也，通也者，得也，适得而几已。因是已，已而不知其然，谓之道；劳神明为一，而不知其同也，谓之“朝三”。何谓“朝三”？狙公赋芋曰：“朝三而暮四。”众狙皆怒。曰：“然则朝四而暮三。”众狙皆悦。名实未亏，而喜怒为用，亦因是也。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，而休乎天钧，是之谓两行。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，恶乎至？有以为未始有物者，至矣尽矣，不可以加矣！其次以为有物矣，而未始有封也；其次以为有封焉，而未始有是非也。是非之彰也，道之所以亏也，道之所以亏，爱之所以成。果且有成与亏乎哉？果且无成与亏乎哉？有成与亏，故昭氏之鼓琴也；无成与亏，故昭氏之不鼓琴也。昭文之鼓琴也，师旷之枝策也，惠子之据梧也，三子之知几乎？皆其盛者也，故载之末年。唯其好之也，以异于彼，其好之也，欲以明之彼。非所明而明之，故以坚白之昧终，而其子又以文之纶终，终身无成。若是而可谓成乎？虽我亦成也；若是而不可谓成乎？物与我无成也。是故滑疑之耀，圣人之所图也，为是不用而寓诸庸，此之谓以明。

今且有言于此，不知其与是类乎？其与是不类乎？类与不类，相与为类，则与彼无以异矣。虽然，请尝言之：有始也者，有未始有始也者，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。有有也者，有无也者，有未始有无也者，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。俄而无矣，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。今我则已有谓矣，而未知吾所谓之其果有谓乎？其果无谓乎？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，而太山为小；莫寿于殇子，而彭祖为夭。天地与我并生，万物与我为一，既已为一矣，且得有言乎？既已谓之一矣，且得无言乎？一与言为二，二与一为三，自此以往，巧历不能得，而况其凡

乎？故自无适有，以至于三，而况自有适有乎？无适焉，因是已。夫道未始有封，言未始有常，为是而有畛也。请言其畛：有左有右，有伦有义，有分有辩，有竞有争，此之谓八德。六合之外，圣人存而不论；六合之内，圣人论而不议。春秋经世，先王之志，圣人议而不辩。故分也者，有不分也，辩也者，有不辩也。曰：“何也？”圣人怀之，众人辩之，以相示也。故曰：“辩也者，有不见也。”夫大道不称，大辩不言，大仁不仁，大廉不谦，大勇不忮。道昭而不道，言辩而不及，仁常而不成，廉清而不信，勇忮而不成，五者园而几向方矣。故知止其所不知，至矣！孰知不言之辩，不道之道？若有能知此之谓天府，注焉而不满，酌焉而不竭，而不知其所由来，此之谓葆光。

故昔者尧问于舜曰：“我欲伐宗、脍、胥敖，南面而不释然，其故何也？”舜曰：“夫三子者，犹存蓬艾之间，若不释然何哉？昔者十日并出，万物皆照，而况德之进乎日者乎？”瞿缺问乎王倪曰：“子知物之所同是乎？”曰：“吾恶乎知之。”子知子之所不知邪？”曰：“吾恶乎知之。”“然则物无知邪？”曰：“吾恶乎知之？虽然，尝试言之，庸詎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？庸詎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？且吾尝试问乎女，民湿寝则腰疾偏死，皦然乎哉？木处则惴慄恂惧，猿猴然乎哉？三者孰知正处？民食刍豢，麋鹿食荐，螂且甘带，鸱鸦耆鼠，四者孰知正味？猿獼狙以为雌，麋与鹿交，鳅与鱼游。毛嫱丽姬，人之所美也，鱼见之深入，鸟见之高飞，麋鹿见之决骤，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？自我观之，仁义之端，是非之涂，樊然淆乱，吾恶能知其辩？”瞿缺曰：“子不知利害，则至人固不知利害乎？”王倪曰：“至人神矣！大泽焚而不能热，河汉沍而不能寒，疾雷破山、飘风振海而不能惊。若然者，乘云气，骑日月，而游乎四海之外，死生无变于己，而况利害之端乎？”

瞿鹊子问乎长梧子曰：“吾闻诸夫子，圣人不从事于务，不就利，不违害，不喜求，不缘道，无谓有谓，有谓无谓，而游乎尘垢之外。夫子以为孟浪之言，而我

以为妙道之行也，吾子以为奚若？”长梧子曰：“是黄帝之所听荧也，而丘也何足以知之？且汝亦大早计，见卵而求时夜，见弹而求鸇炙。予尝为女妄言之，女亦以妄听之。奚旁日月，挟宇宙，为其吻合，置其滑湣，以隶相尊？众人役役，圣人愚菴，参万岁而一成纯，万物尽然，而以是相蕴。予恶乎知说生之非惑邪？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，而不知归者邪？丽之姬，艾封人之子也，晋国之始得之，涕泣沾襟；及其至于王所，与王同筐床，食刍豢，而后悔其泣也。予恶乎知夫死者，不悔其始之蘄生乎？梦饮酒者，旦而哭泣；梦哭泣者，旦而田猎。方其梦也，不知其梦也，梦之中又占其梦焉，觉而后知其梦也。且有大觉，而后知此其大梦也；而愚者自以为觉，窃窃然知之。君乎牧乎？固哉！丘也与女皆梦也，予谓女梦亦梦也，是其言也，其名为吊诡。万世之后，而一遇大圣，知其解者，是旦暮遇之也。既使我与若辩矣，若胜我，我不若胜，若果是也，我果非也邪？我胜若，若不吾胜，我果是也，而果非也邪？其或是也，其或非也邪？其俱是也，其俱非也邪？我与若不能相知也。则人固受其黹暗，吾谁使正之？使同乎若者正之，既与若同矣，恶能正之？使同乎我者正之，既同乎我矣，恶能正之？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，既异乎我与若矣，恶能正之？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，既同乎我与若矣，恶能正之？然则我与若与人，俱不能相知也，而待彼也邪？化声之相待，若其不相待，和之以天倪，因之以曼衍，所以穷年也。”何谓和之以天倪？曰：“是不是，然不然，是若果是也，则是之，异乎不是也，亦无辩。然若果然也，则然之，异乎不然也，亦无辩。忘年忘义，振于无竟，故寓诸无竟。”

罔两问景曰：“曩子行，今子止，曩子坐，今子起，何其无特操与？”景曰：“吾有待而然者邪？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？吾待蛇蚺蜺翼邪？恶识所以然，恶识所以不然？”

昔者庄周梦为蝴蝶，栩栩然胡蝶也，自喻适志与？不知周也。俄然觉，则蘧

遽然周也，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，蝴蝶之梦为周与？周与蝴蝶，则必有分矣，此之谓物化。

王先谦说：“天下的一切事物言论，都可以看作齐一。不必加以辩论，只守定我纯一无二的道好了。”

南郭子綦靠着几坐着，忘了自己的形骸，不自觉地笑了起来，好像他的精神和形体分离了似的。颜成子游（南郭子綦的学生）在旁边侍立，问道：“请问先生何以如此？形骸固然可以使它像枯木一般毫无生气，心还可以使它像死灰一般一念不起吗？此刻靠着几子的，不就是从前靠着几子的吗？怎么和从前两样了呢？”子綦道：“偃，你问得不是很对吗？你知道我现在忘却了自己的形骸，破除了自己的成见吗？你听过‘人籁’（籁就是箫），未曾听过‘地籁’，你虽听过‘地籁’，尚未曾听过‘天籁’啊！”子游道：“请问这怎么讲？”子綦道：“大地上的气体，寒热相激成的，就叫做风；大风一起，大地上所有的洞穴，遇着风，都发出声音来。你不曾听过长风呜呜的声音吗？大山顶上的树木，粗的圆周有几十丈长，上面全是洞穴：有的像人的嘴、耳朵、鼻孔；有的像柱子上的横木承着梁上的方孔；有的像圆圈当中的洞，有的像舂米的石臼；有的像深池；有的像浅穴。一经风吹，发出声音来：有的像水浪冲击声；有的像箭离弓弦声；有的像怒吼一般粗响；有的像呼吸一般尖细；有的轻扬，像高叫声；有的沉浊，像低哭声；有的杳远迂回；有的清脆像鸟鸣。声音有的重，有的轻，莫不和谐。起小风，发出的声音也小；起大风，发出的声音也大。可是大风一息，一切的声音都没有了。你不曾见过大风过后，只有树枝在飘动吗？”子游道：“‘地籁’是大地上的洞穴，因风

发出的种种声音。‘人籁’是吹动管竹，发出的声音。请问‘天籁’是什么呢？”子綦道：“同一的风，吹到大地上的孔穴中，就发出种种不同的声响来。孔穴的发音，好像和风没有关系似的；好像每个孔穴都是因了自己的特性本能，而发声音似的；但是，若没有风，一切孔穴中，能发出声音来吗？大地上的一切孔穴，都可称为‘地籁’，它们必定要等待风起，方才能够发出种种的声音来。至于那个风，鼓吹着大地上的孔穴，使它们发出自然的音声，那就叫做‘天籁’。”○以上说：大风吹动地上的孔穴，发出种种的声音，都是出乎自然。能把是非言论，看做像风声一般与我无涉，所以能融通物我，忘却形骸。

人的智理浅深不同：智理深的，举动宽舒；智理浅的，举动精细。人的言语精粗也不同：精于言语的，辞气畅适；不精于言语的，辞意滞塞。人睡眠和醒时也不同：睡时精神交错，醒后目开神悟。人和环境相接，爱恶丛生，自不能不用心计争胜；结果，人有的宽大，有的深沉，有的谨密，这是交结的不同，人品的各异。人小受惊骇，只是忧疑不定，小心恐惧；受了大的惊骇，甚至于像失了神一般：这是恐惧的不同。是非之论，一存于中，毁誉之论，随口而出，像机弩发箭一般的疾速。胸内一有成见，必定拗执自己的成见，誓不动摇，想胜过别人。是非固执的成见既存于胸中，天真的本性便日就消灭，像草木生物遇着严肃的秋冬，零落了一般；过久了，又像沉溺在水中的人，不能再加振拔了。离天理越远，被人欲遮蔽得越深；人越老，遮蔽得越顽固；结果，心地麻木不仁，不能使它更有生气了。凡是喜、怒、哀、乐、忧伤、反复、恐惧、轻浮、放纵、情欲开放、轻狂无度，这些心理状态，虽各不同，都是生于虚无，发于自然。也像空虚的乐器，吹了就发出声音来；无形的气，熏

蒸了就会生出菌来一样。日和夜轮流相替,究竟从何处起始的呢?唉!这个道理,看去很难懂,但是实在很容易的,就是一天之内,也可以悟会得出来,能悟会这个自然的定律,就可以知道万物的萌生变化,都是由于此。自然的道理,生出人类,人类又禀承着自然的道理。人类形体上的变化,全和大自然的定律相合;人不过是“自然”的一具小模型罢了。所以由己身去推求大自然的道理,相差实不甚远。但是主宰大自然的道的是谁呢?自然的道运行,明明有物主使,可是没有痕迹可求;“有物支配自然”,这句话虽可证实,虽有情有理,可是没有痕迹可考。人身体上有手、脚、骨节、孔窍、脏腑,等等,人对于这些,有亲疏的分别吗?还是一切都喜欢呢?还是有所偏私呢?还是把它们都作服役我的看待呢?若把它们都作服役我的看待,都看作被动的,那末谁是主宰支配它们的呢?它们互相做主宰,互相支配吗?不知道在形体以外,尚存有精神,这个乃是真正的主宰啊!不过明白此理的,既不能对于这个主宰有所裨益;不明白此理的,对于这个主宰也不能有所损坏。可是人既生,就有形体;有形体,就有死亡。虽然不即死,不过偷生世上,坐待死神的降临罢了。天天和环境外来的事物抵触,看着光阴飞度,像马跑一般快,没有方法去止住它,这不是很可悲的吗?因为一切所为的都是物质的,物质乃是虚幻的、暂时的,不是永存的;所以终身劳苦,毫无“实在”的成功。疲敝至死,终不能有“实在”的结果。这不是很可哀怜的吗?别人见他形体无恙,都以为他不曾死,这有什么用处呢?要晓得:一旦形体死了,连精神和心灵也都毁灭了!这不是更可哀怜的吗?人一生就这般昏昧吗?还是只有我一人这般昏昧,别人不如此呢?人都具有自己的“实有的真心”,这个“实有的真

心”乃是大自然的道的一个缩影。人能以此为法则，去发展一切的行动，自不离自然的正道。人人既然都具有此“实有的真心”，谁没有法则可遵循呢？何必再要去外求自然变化的道理呢？只要顺着这个心志行去好了！虽是愚蠢的人，也有这个“实有的真心”！未曾悟会这个“真心”的妙道，所以是非妄见都起了。就像今天才动身到越国，就说“昨天已经到了”一般。这都是无中生有，无中生有，虽以禹的聪明都不能了解！自己欺骗自己，我对他有什么办法呢？○以上反复唤醒世人。将世人一切知觉形骸尽看为虚幻，是非物论更是渺乎其小，不足介意的了。

言语和起风时发出的声响不同：风吹动发出的是自然无心的声音；至于说话，必定先有了意见，然后发为言语。言语既各有偏见，听者遂不能断定孰是孰非；既不能定其是非，虽曾说，直可等于未说，那末果算得是句话呢？还是算不得是句话呢？和初生的小鸟叫声有分别呢，还是没有分别呢？道，因为有所蒙蔽，才有真假的分别；言语，因为有所蒙蔽，才有是非的争辩。道本没有真假，所以能随地皆有；言语本没有是非，所以能无所不可。道的蒙蔽，是因为人执了一偏的道，不知大道；言的蒙蔽，是因为好慕浮辩之词，不知“至理之言”。所以儒墨争辩，不外和对方相难：对方以为“非”，我就以为“是”；对方以为“是”，我就以为“非”。如欲纠正二家是非之论，只有使他们明白大道，大道既无分别，他们也自无是非的争论了。世间一切的事物，都是相互对待的，所以才有彼此的分别。在我对别人，都觉得“非”，在我看自己，都觉得“是”。因为只去察考对方的是非，所以对于自己的是非之点，反而昏昧；如能反身省察自己一下，就可以明白了。只能见别人的

“非”，不能见自己的“非”，所以总以为自己“是”，别人“非”。以别人为非出于以自己为是，以自己为是出于以别人为非。“自己是”和“别人非”乃是互相对待发生的。所以是非之论随生随灭，变化无定。有人说：“某事可”，随即有人说：“某事不可”；有人说：“某事不可”，随即有人说：“某事可”；有人说：“这个是”，就有人说：“这个非”；有人说：“这个非”，就有人说：“这个是”。只有圣人能超脱于是非之论以外，明了自然的大道，知道“是非”是相因而生的，“彼此”是互相对待的，是没有分别的，“此”就是“彼”，“彼”就是“此”。彼此都以对方为“非”，自己为“是”，所以彼此各有一“是”，各有一“非”，究竟有彼此之分，还是没有彼此之分呢？能悟会“彼此”是对待互生的、是虚幻的，就得到道的关键了。明白大道，就可以了解一切是非的言论，皆属虚幻；像环子中间空洞无物一般，是非都是循环相生不已，又像环子的圆圈一般。一“是”一“非”，相生无穷，要停止是非之争，彼我之见，只有明白大道了。用我的指头去比别人的指头，别人的指头对于我的指头似乎“不对”，若用别人的指头来比我的指头——用别人的指头做标准——我的指头对于别人的指头又不对了。用这匹马做标准去比那匹马，自然这匹马为“是”，那匹马为“非”；若用那匹马做标准来比这匹马，那匹马又为“是”，这匹马又为“非”了。要明白天下没有是非，不如用此反复的相比，就可以晓得“彼”“此”二方，以己为是，以彼为非，都是一般无二的。全以“彼”为“非”，那末天下就无“是”了；全以自己为“是”，天下又无“非”了。明白天下没有一定的是非，指和指，马和马，又有何是非之分呢？指头乃是天地中的一体，马乃是万物中的一物。以此类推：用天地比作一个指头，用万物比作一匹马，那末天地万物又有何是非呢？

自己以为是“可”，就说“是可”；自己以为“不可”，就说“是不可”。本来没有道路的，因为有了人行走，才成为道路。万物的始初，本没有一定的名称，一切固定的名称，都是因人称呼而成立的，那末指头也可以说不是指头，马也可以说不是马了。为什么以为这个是对的呢？因为有人以为这个是对的，所以别人都随着称对；为什么以为这个是不对的呢？因为有人以为这个是不对的，所以别人都随着称不对了。论万物的始初，固然有对有不对，有可有不可。若论万物的后起，那不正的名称，随人的“然否”成立的真多。名称更变，本无一定，所以说“无物不然，无物不可”了。因此略举数例：譬如草木的细枝同屋柱，害癰疮的和西施（古时的一个美女），宽大和奇变，矫诈和妖异，由明道的人看去，都可以通达为一，没有分别。分开一物，始可成功数物，成功一物，必须毁坏数物（譬如：砍树木造房屋，散兽毛织毡子）。所以成功和毁坏是相对的，是相因而生的。成就是毁，毁就是成。物既无成，也无毁。成和毁都可以通达为一，只有达道的人，知道万物齐一的道理，所以不用一己之见，而寄于“寻常之理”。运用“寻常之理”，形式上看去无甚用处，但是实际上，却有莫大的用处；所以能无往而不通达，无适而不自得，和大道相差无几了。这不过因任天理的自然罢了。所以虽然近于道，可是不知所以然而然，未曾有心于道，一任自然，这方才是道的本体。若劳心费神，去求道的一贯，不知道道本是一贯的，那和“朝三”有何分别呢？什么叫做“朝三”？从前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，分栗子给猴子吃，先向它们道：“早晨吃三个，下午吃四个。”猴子听了，以为太少，全发起怒来。老人道：“那末，早晨吃四个，下午吃三个。”猴子听了，以为比先前加多，全喜欢了。数量实在未曾更动，喜怒

为的是什么呢？这都是因为执了一偏之见。同人劳心费神去求道的通一，有何分别呢？所以圣人通是非为一，止于自然平衡的地位，物和我各得其所，并行不碍。古时达道的人能知道一切事物的极点。如何能知道一切事物的极点呢？最极点的是忘却天地万物，以为宇宙间尚未曾有物。这是造乎极端，不能更进了。其次见到有物，可是尚无彼此之分。其次虽有彼此之分，尚无是非之别。及至见到了是非，浑然的大道就有所损伤了。道的毁坏是由于有私爱，而私爱的成功，又是因为有了是非之见。道果然有增减吗？道实在是没有增减的。所谓“道有增减”，都是形式上的现象，不是道的本体。现在用昭氏（古来善弹琴的人）的弹琴做譬喻：昭氏弹琴时，五音不能并奏，有此声便没有其余诸声，在此声为“成”，在其余诸声便为“损”，所以就有“成”和“损”了。昭氏悟会此理，放下琴来不弹，五音俱寂，就没有“成”和“损”了。昭文（就是昭氏）放下琴来不弹；师旷（晋平公的乐师）执着鼓椎不敲；惠子（有名的辩论家）靠着几子停止辩论，都是明白“成”“损”相因的道理的。他们的才智，对于弹琴、音律和辩论，可算达到极点了。都能享当时的盛名，并且记载于典籍，传于后世。但是他们都以为自己所好的，别人都不知道。所以把自己看作与众不同，又想把自己所好的明告别人。可是这个并不是别人所必须要晓得的。如一定要勉强别人晓得，也像想使大家明白“坚白”（战国时代，说士公孙龙所创的一种辩论的学说）的学说，结果大家终不能明白一样。昭文的儿子只会继承他父亲的行业，通一技之长，不能明解大道，可称“没有成就”。以上三人若因才能特异，与众不同，就自以为成就大道，那末众人 and 三人不同的，也可以算是成就大道了。若说三人不能算是对于道有所成就，那

末天下不成就正多呢！所以惑乱大道迷眩世人的，圣人必定要设法除去。因此圣人不用自己的机智，把一切的事物，都用寻常之理来解释。这就叫做“用‘本然的光明’来照察事物”。○以上说：求道不能执有己见，道本空虚无物，一执己见，便生出是非的妄念，离道便远了。

倘使人都执有彼此之见，现在遇着一句言论，不知和我的言论同类，还是不同类呢？若务求胜过对方，就援引一般和我相异的言论来为类，那与对方和我的不同类，有什么分别呢？大道本难用言语形容，但是，现在于无可说之中，姑且说说：凡物各有个端始；有的尚没有端始，就是端始尚未曾显露出来；有的连“发生端始”的事理都不曾具有。有的说“言语是实有的”；有的说“言语是虚无的”；有的连“言语有无”的争论尚未曾说出；有的连“以为言语是实有或虚无”的念头都不曾起。忽然，有的说“言语是实有的”；忽然，有的说“言语是虚无的”。不知“有言”乃是“无言”的个开端，无言又是“有言”的未萌。有言和无言原是循环相因的，所以说：“‘有言’和‘无言’二者到底谁有谁无呢？”我既反对有言语，可是现在又不免言语；但是，我的言语，全无是非的成见和言语的机心，所以虽然有言，却不知我究竟曾言语呢，还是不曾言语？由形体上看去，物自然有大小的分别；但是若就性分上看去，物本没有小大的分别；若再以性分的满足为大，那末秋天兽毛的尖端要比太山大了。由形体上看去，命像似有短长的分别；但是若就精神上看去，命本没有长短的分别；若再以精神的满足为长，那末短命的要比彭祖的寿长了。若以太山为小，那末天下就没有“大”了；若以秋天的兽毛尖子为大，那末天下又没有小了；若以短命的为长寿，那末天下没有短命的了；若以彭祖为短命，天下又没有长寿的了。既然没有形体的

大小,寿命的短长,所以天地虽似寿长,不过和我并生;万物虽似众多,我也和它们相安无事,通达为一体。万物既然通为一体,何用言论呢?可是说“万物通达一体”即是不能免于言论。道是浑然一体,没有名称的。不过倘使称它“浑然一体”,就是加了它一个名称了。这个名称和道的本体加起来就有两个数目了。有了一个名称,就生出对待的名称来,这两个名称和道的本体加起来,又成为三个数目了。由此继续推加下去,虽然有精于数学的人,都不能分清这些数目,何况一般平凡的人呢?本来没有言语的机心的,一有了言语的机心,已生出三个是非的名称,如有了言语的机心再去细加辩难,更不胜其繁了。所以不如除去言语的机心、是非的念头。因任自然,定我的行止。大道无处不有,有何疆界呢?言语因为有了彼此之见,所以是非没有一定,因为没有一定,所以言论才有种种的分别。分为哪几类呢?有赞成左方的,有赞成右方的;有直说的,有评判的;有解释的,有辩驳的;有二人相对辩难的,有许多人互相争论的。都因为各据了一得之见,所以才有这八类的分别。超出天地四方以外的理,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,所以圣人搁下不谈。天地四方以内的事理,譬如人所禀的性分,圣人也只随机陈说,不加评判。所以时代的记录,和古代帝王的记载,用作治世的法则的,圣人只加议论去利益当时,终不用私意去辩驳是非。所以圣人用不加分拆来分清事物,用“不加辩论”来辩明事物。这是怎么讲呢?因为圣人认清了事物,只是存在心里;众人对于事物起了个念头,就生出辩论来。辩论乃是矜夸自己的表示,所以说:“辩论的发生,是因为不曾见到道之大。”大道是无可名称的;精于辩论的不用是非之论去屈服人;“至仁的人”的仁爱是无心的;“真廉洁的人”无物可以贪取,

忘了物我之见，所以外表反没谦让的表示；“大勇的人”不尚血气之勇，更无心害人。道若外面明显照人，就不是真正的大道；言语若只恃辩论，事物无穷，终有不胜辩的时候；仁爱若守滞一处，就不能普及；廉洁若外面表示清白，内中的实在就不可相信；有勇若害人，必遭众人的忌恨，结果毫无成就。这五者本是“浑圆”的，一被形迹的所拘，就近于“方整”，不像以前那般通达了。人所不知道的大都是性分以外的事。所以人能止于“所知”的范围以内，安自己的本分，就是达到学的极点了。谁能知道“不用言语的辩论”和“无可名称的大道”呢？若有能知道的，可称做“天府”——就是浑然不测，无不包藏的意思。如用水作譬，虽灌水进去，也不见满；取水出来，也不见干。不知源流来自何处。这就叫做“葆光”——外面越晦暗，里面越光明。○以上说用言语来显明自己的，都是不明大道。

从前，尧曾问舜道：“我想伐宗、脍和胥敖三国，每当临朝，都不能丢下这个念头，这是什么原故呢？”舜道：“这三国的君，所处的地位极卑，你又何必把他们放在心上呢？当初出了十个太阳，并照万物，各不相碍，何况有德之人恩泽普及世人，非太阳所能及，反不能容这三国的国君吗？”○以上比喻物论不齐并行不碍。

齧缺(王倪的学生)问王倪道：“你知道事物的‘绝对的是’吗？”王倪道：“我哪里知道。”齧缺道：“你知道什么是你不知道的吗？”王倪道：“我哪里知道。”齧缺道：“那末万物也都像你一般这样无知吗？”王倪道：“我哪里知道。但是让我姑且试着说说：怎么知道我所称为‘知’的，不是一偏之见，实在却是不知呢？怎么知道我所称为‘不知’的，不是大彻大悟，实在却是真知呢？并且我曾问过你：‘人睡在潮湿的地

方，就腰痛生半身不遂的病，泥鳅也是这样吗？人登在树木上，就吓得发抖，猿猴也是这样吗？人、泥鳅和猿猴谁的居处是正当的呢？人吃菜蔬和肉，麋鹿吃草，蜈蚣吃小蛇，猫头鹰和老鸦喜吃老鼠。人、兽、虫和鸟谁的口味是正当的呢？獼狌（猴类，身体像猿猴，头像狗）和雌猿作配偶；麋（鹿类，比鹿较大）和鹿作配偶；泥鳅和鱼作配偶；毛嫱和丽姬（都是古时的美人）世人以为是最美丽的了，可是鱼见了避入水底，鸟见了高飞空际，麋鹿见了奔走不顾。人、鱼、禽和兽谁知道天下正当的美色呢？照我看来：各执了仁义的一偏之见，对于自己有利益，对于别人就有害处。互相争论，不外以自己为是，以别人为非。繁杂错乱，我哪里能加以分别呢？”齧缺道：“你既然不知道利害，那末至德的人，也不知道利害吗？”王倪道：“至德的人神妙极了！山林焚烧，都不能使他感觉到热；江河冰冻，都不能使他感觉到冷；震破了山的大雷和撼动了海的大风，都不能使他惊惧。他驾御着云气，乘骑着日月，游散于四海以外。和大自然的变化合为一体，所以死生的变化都和他无关，何况利害之端，更不放在他的心上了。”○以上说：世间无绝对的是非，“至德的人”没有事物的成见，所以外来的事物不能累他。既因任自然，超脱于世物以外，没有死生，所以利害之端更不足介意了。

瞿鹊子（孔子的学生）问长梧子道：“我闻听我的先生说过：‘圣人无心，有寻世务做，不去就近利益，不去避开祸害，不喜欢取求。进于大道，可是不见求道形迹。看上去不曾说话，实在却是说了；看上去在说话，实在却是不曾说。超脱于世俗以外。……这都是空阔无边的话’，但是我却以为这是含有妙道的话。你以为如何呢？”长梧子道：“这个话连黄帝听了都要疑惑不定，丘（孔子名）怎么能够懂得呢？但是你一

听见这个话,就以为是含有妙道的话,断定得未免太早了。就像才看见鸡蛋,便想有报晓的鸡;才看见弹丸,便想吃鸚鸟的烤肉一般。我且和你随便谈谈,你也随便听听如何?圣人同日月并明,永没有穷尽之期;包藏天地古今,和万物混合为一;事物若不是浑合无别的,要是昏乱错杂的,都丢开不问。凡人都是自相分别尊卑,所以终日劳苦于是非的争论。圣人对于事物不加分别,忘却一切,所以外表反像愚人一般。万年之间,天下事物变化万端,可是圣人只守一大道,所以虽然掺杂千变万化,自己始终精纯不杂。但是万物何尝不像圣人也是统一的呢?因为是统一的,所以才能聚积起来。既然精纯为一,又有什么死生的变迁、是非的分别呢?我怎么知道贪生的不是迷惑,怕死的不是像小时流落在异乡,大了不晓得回归故乡的呢?丽姬是艾地守封疆人的女儿,晋国迎娶她时,她悲伤得很,连衣服都哭湿了。等到后来,嫁到晋献公那里,和献公同睡在极舒适的床上,吃美味的菜蔬肉羹,方才懊悔当初不应该哭的。我哪里知道死了的不懊悔当初不应该求生呢?梦境和事实往往相反:梦饮酒的,醒后有时反遭悲伤哭泣的事;梦哭泣的,醒后有时反有打猎一类快乐的事。人生悲欢不定,同梦中的变幻没有什么分别。所以人生不过是一梦境。当人在梦境中,并不晓得那是梦,以为是真的。并且人生在世,深入迷途,又像在梦中做梦。人做梦醒后,才晓得以前是梦;人死了譬如‘大醒’,又才晓得生时也是一场大梦。愚蠢的人不知道自己是在梦中,以为平日是清醒的,反自以为是明察多智的哩。世人号称‘人君’、‘圣贤’的,都是执迷不悟,自相尊贵,可算得固陋极了。孔丘和你都在梦中!我说你在梦中,自己也在梦中啊!这些话常人听了,必以为怪异。如经过一万世以后,能遇着

一个大圣人解得这些话，时间都不算得长远，就像早晨到下午一般。假使我和你辩驳：你若胜了我，你一定是对，我一定是不对吗？我若胜过了你，我一定是对，你一定是不对吗？或者各有对有不对吗？或者两方面都对吗？或者两方面都不对吗？我和你若各执一见，不肯退步，别人更闹糊涂了，请谁来评判呢？若请和你见解相同的来评判，必偏就你，我自不服，更不能定二人的曲直；若请和我见解相同的来评判，必偏就我，你又不服，又不能定二人的曲直；若请和两方见解都不同的来评判，两方面全不信服，又不能定两方的曲直；请和两方见解都相同的来评判，又没有一定的言论，还是不能定两方的曲直。所以你、我和第三者既然都不能互相了解，更不能求正于别人的评判了。是非的辩论因为是互相对待的，既然终不能解决是非的争论，倒不如丢下‘彼此相对’的观念，听任自然之理了。安守自然的本分，顺着无穷的变化推演，方才能够享尽天赋的寿命。怎么叫做‘安守自然的定本’呢？要知道是，非，然，否，全是虚妄，所以为‘是’的未必是‘是’，所以为‘然’的未必就是‘然’。‘是’若是绝对的是，‘是’和‘非’就有分别了；‘对’若是绝对的对，‘对’和‘不对’就有分别了。可是现在你说某事是，我却说某事不是；我说某事是对的，你却说某事是不对的。”

可见得是非然否都不是绝对的。用理推求，这些都是虚幻的，更用不着辩驳了。既然将生死看破，所以能忘却年岁的长短；将是非看齐，所以能忘却是非的名义。这个大道理膨胀于无穷的空间，寄托于无穷的境界。○以上申明：忘却生死，所以是非之见自然消灭，言语的辩论，更不足恃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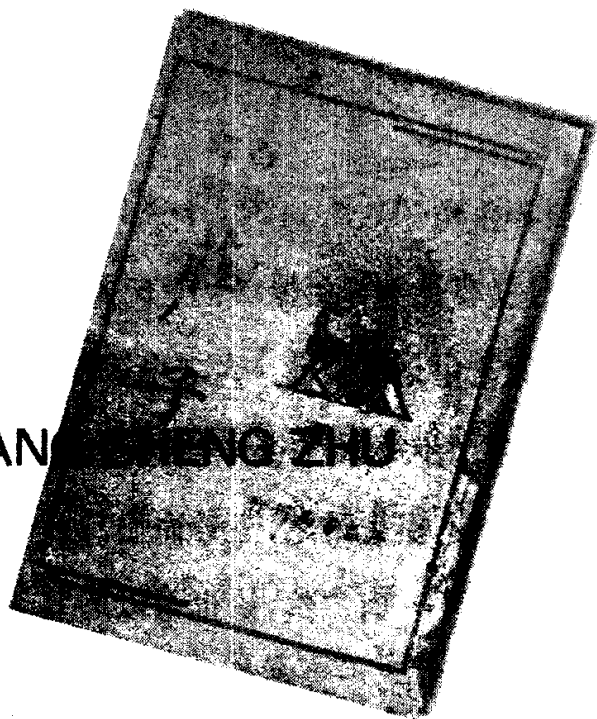
半阴影问影子道：“刚才你在行走，现在你停止不动了。刚才你坐

着,现在你又立起来了。你怎么这般没有独立的志操呢?”影子说:“我因为有所依赖吗?因为我所依赖的又要依赖别物吗?我的行动是被动的,是须依赖别的物件的,也像蛇的行动要依赖它肚子底下的皮,蜩的飞行须依赖它的翅膀吗?我哪里晓得为什么行动须依赖别物呢?我哪里晓得为什么行动不须依赖别物呢?”○以上说:半阴影的行动被影子所主动,影子的主动的又是有形体的物件,有形体的物件的主动的又是精神。所以所重的乃是精神不是形体。形体都可以“置之度外”,物论更不足介意了。

从前,庄周(庄子名周)曾做一梦,梦到自己变成一只蝴蝶。居然是一只生动的蝴蝶,自己很高兴地飞行着,那时不晓得自己乃是庄周了。忽然梦醒,还是有形体的自己。不知道究竟是周做梦变做蝴蝶呢,还是蝴蝶做梦变做周呢?周和蝴蝶必定有分别了。但是在梦里时,不知周和蝴蝶有分别呀!说周是蝴蝶也可以,说蝴蝶是周也可以。这就叫做“物化”——二物化合为一。○以上申明忘却自己。自己都可以忘却,其余一切是非利害、生死贵贱的观念更不会存在胸中了,还有什么物论呢?

养生主

YAN SHENG ZHU



〔原文〕 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无涯，以有涯随无涯，殆已！已而为知者，殆而已矣！为善无近名，为恶无近刑，缘督以为经，可以保身，可以全生，可以养亲，可以尽年。

庖丁为文惠君解牛，手之所触，肩之所倚，足之所履，膝之所踦，砉然响然，奏刀騞然，莫不中音，合于《桑林》之舞，乃中《经首》之善。文惠君曰：“嘻！善哉！技盖至此乎？”庖丁释刀对曰：“臣之所好者，道也，进乎技矣。始臣之解牛之时，所见无非牛者，三年之后，未尝见全牛也。方今之时，臣以神遇，而不以目视，官知止而神欲行，依乎天理，批大隙，道大窾，因其固然，技经肯綮之未尝，而况大辄乎？良庖岁更刀，割也；族庖月更刀，折也。今臣之刀十九年矣，所解数千牛矣，而刀刃若新发于硎。彼节者有间，而刀刃者无厚，以无厚入有间，恢恢乎其于游刃，必有余地矣！是以十九年，而刀刃若新发于硎。虽然，每至于族，吾见其难为，怵然为戒，视为止，行为迟，动刀甚微，謦然已解，如土委地。提刀而立，为之四顾，为之踌躇满志，善刀而藏之。”文惠君曰：“善哉！吾闻庖丁之

言，得养生焉。”

公文轩见右师而惊曰：“是何人也，恶乎介也？天与，其人与？”曰：“天也，非人也，天之生是使独也。人之貌有与也，以是知其天也，非人也。”

泽雉十步一啄，百步一饮，不蕲畜乎樊中，神虽王，不善也。

老聃死，秦失吊之，三号而出。弟子曰：“非夫子之友邪？”曰：“然。”然则吊焉，若此可乎？曰：“然，始也吾以为其人也，而今非也。向吾入而吊焉，有老者哭之，如哭其子；少者哭之，如哭其母。彼其所以会之，必有不蕲言而言，不蕲哭而哭者；是遁天倍情，忘其所受，古者谓之遁天之刑。适来，夫子时也，适去，夫子顺也。安时而处顺，哀乐不能入也，古者谓是帝之县解。”

指穷于为薪，火传也，不知其尽也。

王先谦说：“顺着事物的自然之理，而不被物所拘泥；忘却情感的悲欢不齐，而不违反天命，这乃是庄子养生的宗旨。”

吾人的生命有穷尽，愿望没有止时。要想以有限的生命来完成无穷的愿望，这对于生命是很危险的。不知道这是危险，反以为这是聪明，那更是危险了。若能忘却善恶的观念，就不会：有心为善，去求声名；有心为恶，去犯刑法。顺着自然的正道以为常法，才可以保全身体，护全性分，奉养父母，享尽天赋的寿命。○以上说养生的主要宗旨，是全篇的纲领。以下全是设的譬喻，用来解明这段的。

梁惠王（魏国的国君）的厨子名叫丁的替王杀牛。一切的动作，譬如用手推动牛，用肩靠近牛，用脚踏牛，用膝压牛，牛的皮肉分离声、刀的割切声，全都与《桑林》（汤制的一种舞乐）和《经首》（尧制的音乐）的节奏相合。梁惠王看了叹道：“好啊！手艺精深到这般程度吗？”丁放

下刀来回道：“我所喜欢的乃是道，已不只是手艺了。当初我才杀牛时，所看见的，不过是一头完整的牛。三年以后，所看见的不是完整的牛了，乃是牛身上骨节的分解处和筋络的空间。现在我杀牛的时候，只用神理去悟会，不用眼睛去观察，耳目器官都不用，只是运用心神顺着牛身上皮肉的自然构造，用刀击开骨节连接的地方，分解骨节空虚的地方。因其自然之理，连枝脉、经脉、粘着骨头的肉和连着骨头的筋，都不妨碍我的刀的行动，何况显而易见的大骨头呢？普通称为好厨子的，每年要换一次刀，因为他们用刀去割筋肉，所以用了一年，刀就坏了。次一等的厨子每月要换一次刀，因为他们用刀去砍骨头，所以用了一个月，刀就坏了。现在我的这把刀已用了十九年了，所杀的已有几千头牛了，可是刀口还是像刚磨过的一般。因为牛身上骨节连接的地方有空隙，而我的刀口却薄得不能再薄了。用这般薄的刀切进骨节当中的空隙，真是宽宽大大，对于我的刀有很多空余的地方了。所以这刀虽然已经用了十九年，还是同新磨了的一般。可是杀牛时每遇着筋骨结连，繁杂的地方，我也知道不容易办，所以小心谨慎，眼光专注，手脚迟缓，动刀虽极轻细，牛的骨肉已随刀分解，像泥土溃散落地一般。此时，我提着刀站立，四面一看，心满意足，再把刀子揩干净，收了起来。”梁惠王道：“好啊！我由你这一席话里，得着养生的妙道了。”○以上用牛身上筋骨的缪结来比喻世物的复杂，用刀子来比喻人的心神。杀牛的如懂得乘骨节空虚的地方使用刀，刀不会损坏；处世的如晓得顺事物自然之理以为常法，外物虽然繁杂，自不会损伤自己的心性。

公文轩看见右师（官名）惊道：“这是什么人？怎么只有一只脚？

是天生的吗？还是人为的？是由于天命，不是出于人为。人的形体容貌都是天生的，所以晓得这是由于天命，不是出于人为。”○以上说：右师被切断了一只脚，虽是由刑法所致，像似人为的，但是因为是“无可奈何”的事，是不能避免的，所以说是出于天命。善养生的安分守己，不用人力去违反天命。

野鸡求食虽不容易，要走十步才吃到一口食；走一百步，才饮到一口水。可是有时适巧被人捉住，关在笼子里面，虽然有人喂养，用不着劳神去求食，它终以为不如在野外自由的好。○以上比喻：善于养生的要求精神上的舒适，不求物质的享受，否则反被利禄剥夺了自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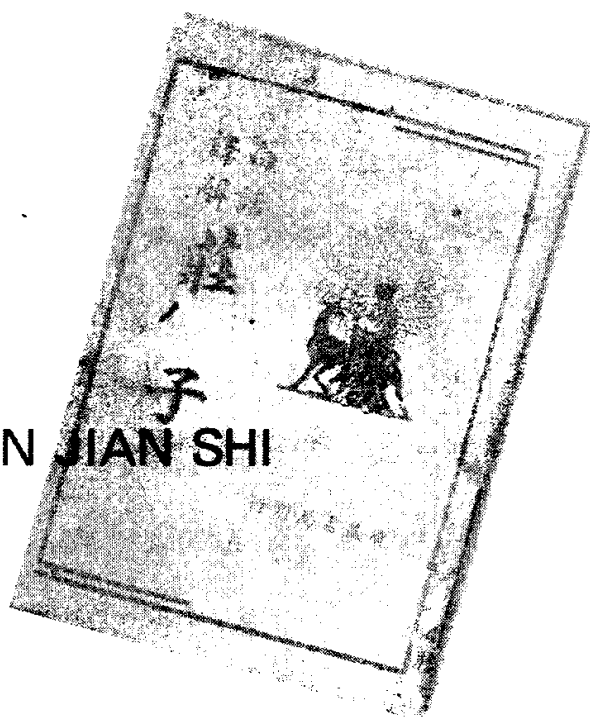
老聃死了，秦失（老聃的友人）去吊丧。只随着别人哭了几声就出来了。他的学生见了问道：“他不是你的朋友吗？”秦失道：“是的。”学生道：“那末你来吊他，应当表示悲伤了，怎么这般，就成了吗？”秦失道：“这样就可以了。我先以为哭的都是他的亲人呢，现在方才晓得不尽是他的亲人，乃是些吊客。当我进去吊的时候，看见有老年人在哭，像父母在哭儿子一般；有年轻的人在哭，像儿子在哭母亲一般。他们会聚在一起哭，必定是情不自禁的。不要说话，不期而然地说出话来；不要哭泣，不期而然地哭了出来。这乃是违反天理，增加人情，忘了他们所受于天的本性。这个古来称做‘遁天之刑’——违反天然之理，被世俗的情感所束缚，像受了刑戮一样。——夫子（指老聃）应时生的，顺理死的。若能安于时机的进展，顺着自然的变化，把死生‘置之度外’，悲哀喜乐更不能入于胸中了。这个古来称做‘帝之悬解’——人被死生的念头困住，像被倒悬吊着一般痛苦。若能忘却死生，不为情感所动，又像被天帝解放了一样。”○以上说善于养生的看破生死，不

为情感所动。

用手指来折断树枝当柴烧，柴有烧完的时候，但是火可以传续下去，没有穷尽的时候。○以上用柴比喻人的形体，用火比喻人的精神。形体有毁灭的时候，精神可以永远不死。善于养生的不注重形体，而宝贵精神。

人间世

REN JIAN SHI



〔原文〕 颜回见仲尼，请行。曰：“奚之？”曰：“将之卫。”曰：“奚为焉？”曰：“回闻卫君，其年壮，其行独，轻用其国，而不见其过。轻用民死，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，民其无如矣。回尝闻之夫子曰：‘治国去之，乱国就之。’医门多疾，愿以所闻思其则，庶几其国有瘳乎？”仲尼曰：“嘻！若殆往而刑耳！夫道不欲杂，杂则多，多则扰，扰则忧，忧而不救。古之至人，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，所存于己者未定，何暇至于暴人之所行？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荡，而知之所为出乎哉？德荡乎名，知出乎争。名也者，相轧也；知也者，争之器也。二者凶器，非所以尽行也。且德厚信弇，未达人气，名闻不争，未达人心；而强以仁义绳墨之言，术暴人之前者，是以人恶有其美也，命之曰菑人。菑人者，人必反菑之，若殆为人菑夫？且苟为悦贤而恶不肖，恶用而求有以异？若唯无诏，王公必将乘人而斗其捷，而目将荧之，而色将平之，口将营之，容将形之，心且成之。是以火救火，以水救水，名之曰益多，顺始无穷。若殆以不信厚言，必死于暴人之前矣。且昔者桀杀关龙逢，纣杀王子比干，是皆修其身以下伋拊人之民，以下拂其上者也。故其君

因其修以挤之，是好名者也。昔者尧攻丛枝、胥敖，禹攻有扈，国为虚厉，身为刑戮；其用兵不止，其求实无已，是皆求名实者也，而独不闻之乎？名实者，圣人之所不能胜也，而况若乎？虽然，若必有以也，尝以语我来！”颜回曰：“端而虚，勉而一，则可乎？”曰：“恶！恶可！夫以阳为充孔扬，采色不定，常人之所不违，因案人之所感，以求容与其心，名之曰日渐之德不成，而况大德乎？将执而不化，外合而内不訾，其庸诿可乎？然则我内直而外曲，成而上比；内直者与天为徒，与天为徒者，知天子之与己，皆天之所子，而独以己言蕲乎而人善之，蕲乎而人不善之邪？若然者，人谓之童子，是之谓与天为徒。外曲者，与人之为徒也，擎跽曲拳，人臣之礼也。人皆为之，吾敢不为邪？为人之所为者，人亦无疵焉，是之谓与人为徒。成而上比者，与古为徒，其言虽教，谄之实也。古之有也，非吾有也。若然者，虽直而不病，是之谓与古为徒，若是则可乎？”仲尼曰：“恶！恶可！大多政法而不谍，虽固亦无罪。虽然，止是耳矣，夫胡可以及化？犹师心者也。”颜回曰：“吾无以进矣，敢问其方？”仲尼曰：“斋，吾将语若；有心而为之，其易邪？易之者皞天不宜。”颜回曰：“回之家贫，唯不饮酒、不茹荤者数月矣，如此则可以为斋乎？”曰：“是祭祀之斋，非心斋也。”回曰：“敢问心斋？”仲尼曰：“若一志，无听之以耳，而听之以心，无听之以心，而听之以气；听止于耳，心止于符。气也者，虚而待物者也，唯道集虚。虚者，心斋也。”颜回曰：“回之未始得使，实自回也，得使之也，未始有回也，可谓虚乎？”夫子曰：“尽矣！吾语若，若能入游其樊，而无感其名，入则鸣，不入则止，无门无毒，一宅而寓于不得已，则几矣。绝迹易，无行地难，为人使易以伪，为天使难以伪。闻以有翼飞者矣，未闻以无翼飞者也；闻以有知知者矣，未闻以无知知者也。瞻彼阕者，虚室生白，吉祥止止，夫且不止，是之谓坐驰。夫徇耳目内通，而外于心知，鬼神将来舍，而况人乎？是万物之化也，禹、舜之所纽也，伏羲、几蘧之所行终，而况散焉者乎？”

叶公子高将使于齐，问于仲尼曰：“王使诸梁也甚重，齐之待使者，盖将甚敬而不急，匹夫犹未可动，而况诸侯乎？吾甚栗之！子常语诸梁也，曰：‘凡事若小若大，寡不道以欢成。事若不成，则必有人道之患；事若成，则必有阴阳之患。若成若不成，而后无患者，唯有德者能之。’吾食也执粗而不臧，爨无欲清之人；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，我其内热与？吾未至乎事之情，而既有阴阳之患矣，事若不成，必有人道之患，是两也。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，子其有以语我来！”仲尼曰：“天下有大戒二：其一命也，其一义也。子之爱亲，命也，不可解于心；臣之事君，义也，无适而非君也，无所逃于天地之间，是之谓大戒。是以夫事其亲者，不择地而安之，孝之至也！夫事其君者，不择事而安之，忠之盛也！有事其心者，哀乐不易施乎前，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，德之至也！为人臣子者，固有所不得已，行事之情而忘其身，何暇至于悦生而恶死？夫子其行可矣！丘请复以所闻，凡交近则必相靡以信，远则必忠之以言，言必或传之。夫传两喜两怒之言，天下之难者也！夫两喜必多溢美之言，两怒必多溢恶之言。凡溢之类妄，妄则其信之也莫，莫则传言者殃。故法言曰：‘传其常情，无传其溢言，则几乎全。’且以巧斗力者，始乎阳，常卒乎阴，大至则多奇巧；以礼饮酒者，始乎治，常卒乎乱，大至则多奇乐。凡事亦然，始乎谅，常卒乎鄙，其作始也简，其将毕也必巨。夫言者，风波也，行者，实丧也，风波易以动，实丧易以危。故忿设无由，巧言偏辞，兽死不择音，气息蓊然，于是并生心厉，克核太至，则必有不肖之心应之，而不知其然也。苟为不知其然也，孰知其所终？故法言曰：‘无迁令，无劝成，过度益也’。迁令劝成殆事，美成在久，恶成不及改，可不慎与？且夫乘物以游心，托不得已以养中，至矣！何作为报也？莫若为致命，此其难者。”颜阖将傅卫灵公太子，而问于蘧伯玉曰：“有人于此，其德天杀，与之无方，则危吾国；与之有方，则危吾身。其知适足以知人之过，而不知其所以过，若然者，吾奈之何？”蘧

伯玉曰：“善哉问乎！戒之慎之，正汝身也哉！形莫若就，心莫若和；虽然，之二者有患，就不欲入，和不欲出。形就而入，且为颠为灭，为崩为蹶；心和而出，且为声为名，为妖为孽。彼且为婴儿，亦与之之为婴儿；彼且为无町畦，亦与之之为无町畦；彼且为无崖，亦与之之为无崖，达之，入于无疵。汝不知夫螳螂乎？怒其臂以当车辙，不知其不胜任也，是其才之美者也；戒之慎之，积伐而美者以犯之，几矣。汝不知夫养虎者乎？不敢以生物与之，为其杀之之怒也；不敢以全物与之，为其决之之怒也。时其饥饱，达其怒心，虎之与人异类而媚养己者，顺也，故其杀者，逆也。夫爱马者，以筐盛矢，以蜾盛溺，适有蚊虻仆缘，而拊之不时，则缺衔毁首碎胸。意有所至而爱有所亡，可不慎邪？”

匠石之齐，至乎曲辕，见栌社树，其大蔽数千牛，絜之百围，其高临山十仞，而后有枝，其可以为舟者旁十数。观者如市，匠伯不顾，遂行不辍。弟子厌观之，走及匠石，曰：“自吾执斧斤以随夫子，未尝见材如此其美也！先生不肯视，行不辍，何邪？”曰：“已矣，勿言之矣，散木也！以为舟则沉，以为棺槨则速腐，以为器则速毁，以为门户则液樗，以为柱则蠹；是不材之木也，无所可用，故能若是之寿。”匠石归，栌社见梦曰：“女将恶乎比予哉？若将比予于文木邪？夫柎梨橘柚果蓏之属，实熟则剥，剥则辱，大枝折，小枝泄。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，故不终其天年而中道夭，自掊击于世俗者也。物莫不若是，且予求无所可用久矣，几死，乃今得之，为予大用。使予也而有用，且得有此大也邪？且也若与予也皆物也，奈何哉其相物也？而几死之散人，又恶知散木？”匠石觉而诊其梦，弟子曰：“趣取无用，则为社何邪？”曰：“密，若无言，彼亦直寄焉，以为不知己者诟厉也。不为社者，且几有翦乎？且也彼其所保与众异，而以义喻之，不亦远乎？”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，见大木焉，有异，结驷千乘，隐将芘其所藪。子綦曰：“此何木也哉？此必有异材夫！仰而视其细枝，则拳曲而不可以为栋梁；俯而视其大根，则

轴解而不可为棺槨；啮其叶，则口烂而为伤；嗅之，则使人狂醒，三日而不已。”子綦曰：“此果不材之木也，以至于此其大也。嗟夫！神人以此不材。宋有荆氏者，宜楸柏桑，其拱把而上者，求狙猴之杙者斫之。三围四围，求高名之丽者斫之；七围八围，贵人富商之家求榱桷者斫之。故未终其天年而中道已夭于斧斤，此材之患也。故解之以牛之白颡者，与豚之亢鼻者，与人有痔病者，不可以适河。此皆巫祝以知之矣，所以为不祥也，此乃神人之所以为大祥也。”

支离疏者，颐隐于脐，肩高于顶，会撮指天，五管在上，两髀为胁。挫针治繻，足以糊口，鼓荚播精，足以食十人。上征武士，则支离攘臂而游于其间。上有大役，则支离以有常疾不受功。上与病者粟，则受三钟与十束薪。夫支离其形者，犹足以养其身，终其天年，又况支离其德者乎？

孔子适楚，楚狂接舆游其门曰：“凤兮凤兮！何如德之衰也。来世不可待，往世不可追也！天下有道，圣人成焉；天下无道，圣人生焉。方今之时，仅免刑焉。福，轻乎羽，莫之知载；祸，重乎地，莫之知避。已乎已乎！临人以德；殆乎殆乎！画地而趋。迷阳迷阳！无伤吾行；吾行郤曲，无伤吾足。”

山木自寇也，膏火自煎也。桂可食，故伐之；漆可用，故割之。人皆知有用之用，而莫知无用之用也。

王先谦说：“‘人间世’就是‘当世’的意思。此篇说：服事暴虐的人君，居于污乱的世间，和事物交接，应当不要求声名；而隐晦自己的德行，乃是保全身体之道。末了引接舆的歌道：‘未来的不可预期，已往的不可追悔。’这乃是庄子借来发他的感慨的。所以称此篇为《人间世》。”

颜回到孔子那里去辞行。孔子问：“你到什么地方去？”颜回道：

“我将到卫国去。”孔子道：“你去做什么呢？”颜回道：“我听说卫国的国君正当壮年，行事独断，不把国家放在心上，臣子都不敢谏止他的过失。又随意用民战争，死的百姓倘使拿献到泽宫里的首级来计算，有生梟（梟就是麻）那么多。人民真是无处可归了。我曾听你说：‘平治的国家，可以离去，因为在那里没有事可做；乱弱的国家，应当依就，因为那里的人民等待援救。’譬如医生的门前，有很多的病人。我想用从先生处听来的教训到卫国去实行，或许‘卫国的病’可以治好吧？”孔子道：“唉，你恐怕去了就要遭卫国人的杀害啊！医病和治国都是一个道理：要纯一不杂，杂了就事绪繁多，事绪繁多心里就扰乱，心里扰乱就起忧虑，此时连救自己都来不及，更不能救别人了。古来的圣人必定要先等自己的道修成了，方才和外人周旋。你现在自己的道尚未纯一，哪有功夫去管暴君的行为呢？你晓得德为什么放荡，智为什么外露吗？德所以放荡，是因为好名；智所以外露，是因为争善。好名是攻击的主因，用智是争善的器具，这两个都是有害的器具，不是用来处世的正道。并且虽然自己的德行纯厚、信用实在，都不能和别人气味相投；虽然不去争夺声名，都不能得到别人同情的心；何况勉强用仁义法度等话在暴君的面前卖弄，必定要被别人忌恨，以为你在夸大自己了，必定要说你去祸害他。祸害别人的，别人必定要反过来祸害他，你恐怕要受别人的祸害了！假使卫君喜欢贤臣，恨恶坏人，那末他朝里的好人正多，何用你去显明你和众人不同呢？若卫君果然昏乱，你去了，除非不说话，如一说话，卫君必将乘你的弱点，使出他的巧辩。那时，你眼光昏花，颜色低下，口只营救自己，容貌卑恭，心渐软化，依顺着他，成功他的罪恶。就像用火去救火，用水去救水一样。这就叫做‘增

加他的罪恶’。开始就迁就他，后来必定要永远地依顺他了。你想用忠厚的话去劝止不相信你的君，结果必定要死在他的面前了！从前桀杀关龙逢（桀的贤臣），纣杀王子比干（纣的叔父），都是因为他们修身爱民，违反了人君的意志。身居下位，得罪了人君，所以人君因他们好名的心陷害了他们，也是不愿意人臣的善名胜过了自己罢了。从前，尧伐丛枝和胥敖，禹伐有扈，结果三国的国家毁了，人民死了，国君被杀，都是因为三国喜欢用兵贪求无厌，这就是求名求实的结果啊。你不曾听说过吗？好名实的人，虽有圣人人都不能感化他们，何况你呢？但是，你此去必有你的把握，你且试着说给我听。”颜回道：“我外貌恭敬，心里谦虚，志气不懈怠，言语专一。这样可以了吗？”孔子道：“唉！这哪里可以呢！卫君骄盛的气，充满于内，显扬于外，面色改变不定。平日人们都不敢违背他。他压制别人的谏劝，以求自己心内的满足。所以说：这种人，每天用小德渐渐地感化他，尚且不成功，何况一时用大德来改变他呢？他必定固执，不被人感动。他听别人谏劝时，虽然外表不反对，可是心里也不加考虑，你想感化他；怎么成功呢？”颜回道：“那末，我心里诚直，外貌恭敬，谏时引成语和古人来比较。心里诚直的和天理同类，既和天理相类，自知道人君和我无分贵贱，全属天生。所以，我说话也不求人以我的话为善，也不求人以为我的话为不善，这般天真无私，人将称我为童子，这就叫做‘和天同类’。外貌恭敬的，得人的好感，执着朝笏跪拜鞠躬，这是人臣应尽的礼节，别人都照着做，我敢不照着做吗？做别人所应做的，别人自不会忌恨我，这就叫做‘和人同类’。谏时引用成语，同古人相比，把言语的责任委在古人的身上，所说的虽是古人的教训，实在却是讽劝现在的人君；言语又出

于古人，不是我所造的，那末言语虽然直率，也不会获罪，这就叫做‘和古同类’。用这三个法子，可以了吗？”孔子道：“唉！不可以。你改正人的法子太多，言语虽然有法度，可是说的时候不晓得侦察别人的意思。虽然鄙陋，也可以免于罪过了，但是止此罢了，哪里能够感化别人，你还有这么多营合的心啊。”颜回道：“我没有再好的方法了。请问先生有何方法？”孔子道：“你先斋戒，我再告诉你。有了成心，再去做事，哪里会容易呢？如果以为容易，就违反了天理。”颜回道：“我家里穷，我不饮酒不吃荤，已有几个月了。这样可以算是斋戒吗？”孔子道：“这是祭祀的斋戒，不是心的斋戒。”颜回道：“请问什么叫做心的斋戒呢？”孔子道：“使你的心志专一。不用耳朵去听，用心去领解，不如不用心去领解，却用气去悟会。耳只能听声音，若只用耳听，不用心领，听得只是一片没有意识的声响；心只能和外物相合，若只用心去领略，不用气去悟会，虽明白声音的意思，尚不能了解它的理趣；至于气，乃是空虚的，真道只聚在空虚的心地里。心地空虚就是‘心的斋戒’。”颜回道：“我未曾使用‘心的斋戒’的时候，心里觉得有我自己，自从使用‘心的斋戒’以后，就忘了有我自己。这样可以算得是心地空虚了吗？”孔子道：“‘心的斋戒’的妙处已尽于此了。我再告诉你：你若能进入卫国的国境，不要因为要求虚名，去感动卫君，卫君听从你的话你就说，不听从你的话你就不说，没有间隙让人可乘，处心于至一的道，必等到不得不说的時候再发话，这般就离大道不远了。譬如：不走路是很容易的，走路要不着痕迹就难了。处世若有了成心，就容易作伪；处世若没有成心，就难作伪了。人用‘没有成心’去处世，就和鸟用翅膀去飞，人用智力去解事一般。我只听说过鸟有翅膀才能够飞，不曾

听说过鸟没有翅膀会飞的；我只听说人有智力才能够明晓事情，不曾听说过人没有智力会了解事物的。如能把万物都看作空虚，就能使自己的心地空虚；心地能够空虚，人自然光明受福了。若不能使精神安定，就所谓：‘形貌安静，精神外驰。’使耳目等器官内通于心，把心智屏除于外，若能这样，连鬼神都来依附，何况人呢？非但能感化人，并且连万物都可以感化了。这是禹和舜处世的关键，伏羲和几蘧（上古的帝王）终身所行的大道，何况一般平凡的人，有不被感化的吗？”○以上说：谏争的方法。

叶公子高（名诸梁，号子高，是楚国的大夫）负了楚王的使命，将到齐国去，来问孔子道：“王付托我的使命极端重大，可是，齐国待外国的使臣，外表虽然恭敬，实际却不肯帮别人的忙。去感动一个平民尚且不容易，何况一国的国君呢？因此我觉得很可怕。你曾对我说：‘凡事无论大小，如不依着道而成就，少有不发生后悔的。’现在，我的使命如果失败，必要受王的刑罚；如果成功，又必须费思虑，受喜惧的刺激，阴阳二气错乱，必生疾病。若成功和失败都没有后悔的，只有盛德的人才能够了。我平日的饮食极为粗粝，不求精美，厨子们因为烹调省事，都不会嫌热去求清凉。现在，我早晨受了王的使命，晚上就觉得燥热，要饮冰水，是因为我心中忧虑过度，生了内热的病吗？我的使命尚未曾实际进行，阴阳二气已经不调，生内热的病；倘使使命再不成功，必定还要受王的刑罚，那我有两个忧患了。做人臣的怎样受得住呢？请你教我避免忧患的方法。”孔子道：“天下有两个大法则：一是天命，一是人为。儿女喜爱父母，这是天命，是人所不能解说的；臣子服事人君，是人为，无论何国都有人君，在天地之间，‘事君’是无可逃避的。

天命和人为就是我所称为的法则。所以事父母的，无论环境如何，都求父母的安适，便是尽孝；事人君的，无论事体是否危险，都安心去做，便是尽忠。事亲和事君若能这般不加选择，顺命做去，虽然环境有苦乐的不同，忠孝的心自不会改变。知道这些都是无可奈何的事，只有安心做去，像命里注定了的一般，便是至德的人。做人臣子的，固然有不得已的事，但是只须尽力朝实际去做，不顾自己的身体，自不会起贪生怕死的念头。先生，你去好啦！我再告诉你我从前所听的话：大凡外交，对于邻近的国家，必用信用去求亲顺；对于远国，必用言语去结信。用言语，必用使臣传达。至于传两国国君喜怒的话，实在是天下最难的事。因为两国国君喜悦的话，必定过于美；两国国君忿怒的话，必定过于恶；大凡美恶过甚的话，都像使臣假造的，那末人君听了，定要疑惑，国君疑惑使臣，使臣就有灾祸了。所以古来格言曾说过：‘只传达平常的实情，不传达美恶过分的话，或者可以保全自己。’譬如：用拳技角力的，起先明为游戏，结果暗用阴谋，互相伤害，甚至于诡计百出，谋害对方；用礼饮酒的，起初依循规矩，结果每至于迷醉昏乱，甚至于做淫荡的游戏。凡事都是这样：起初诚信，结果往往欺诈。事的起端极微小，结果范围扩大，言语好像风浪一般危险，所以传达言语的，有得有失；风浪容易兴动，得失无定，容易遭危险。所以忿怒的起端，没有旁的原由，只是因为虚巧一偏的话相欺而成的。譬如把兽逼在无可逃避的地方，兽必定怪叫起来，气息忿怒，起了伤人的恶念；同样，一个人如待人太苛刻，别人必生恶意谋害他，但是他自己尚不曾觉悟哩！自己尚不曾觉悟，结果有不被害的吗？所以古来的格言也曾说过：‘不要改变国君的命令，不要用劝奖勉强令事成功。’行事过分，就是增减

了国君的命令。想更改命令，用劝奖成功，都足以令事失败的。好事不是一时可以成功的，坏事一成功，就不容易挽救了。这个可以不谨慎吗？随着事物的自然，寄托我的心；顺着必然的道理，去应接外界的事物，培养我心中中和之气，这般乃是达于道的极点了。你只替齐国报答，何必要加你自己的意思在中间呢？只传达使命，我和这个事务像没有关系似的，这是很难的，至于刑罚等忧患，那是不足顾虑的了。”

○以上说处世交际的方法。

颜闾(鲁国的贤人)被聘请去做卫灵公的太子的师傅，他去问蘧伯玉(卫国的大夫)道：“现在此地有一个人，他的天性好杀。若任随他没有法度，他以后必要危害国家；若用法度去约束他，他先就要危害我。他的‘聪明’只能寻别人的过失，责备别人，可是不能见到他自己的过失。像这样的人，我应当怎样去教化他呢？”蘧伯玉道：“你这问题很好。你应当自己先警戒当心，使你自己没有过失。外貌最好对人亲近，心里最好对人和顺。但是，光是这般，还有忧患。外貌亲近，不能依纵他，使他犯罪；心里虽然和顺，不可以显露自己的好处。外貌亲近，任他作恶，结果他必要失败毁灭，并且祸害国家；心里和顺，显露你自己的好处，他必要忌妒你的声名胜过了他，必要设法谋害你。他如果像婴孩一般没有知识，你也随着他像婴孩一般没有知识；他如果行动不守规矩，你也随着他像不守规矩似的；他如果放纵不拘，你也随着他像放荡不羁似的。顺着他的意志，渐渐地将他引到没有过失的正路上。你不晓得螳螂吗？螳螂奋力举起它的膀臂来抵挡车轮子，不知道自己的力量不够，反而以为自己的本事大。所以你要警戒，要当心。常常夸耀你自己的好处，去忤犯他人，就危险了。你不晓得养老虎的

吗？不敢拿活物给它吃，恐怕它扑杀活物时动怒；不敢拿整的食物给它吃，恐怕它分裂食物时动了怒。饮食都有一定的时间，顺着它喜怒的性情去驯服它。老虎和人虽然不同类，可是人若顺着它的性情，它对人自会驯服；至于它伤害人，都是因为人违反了它的性情。喜欢马的，用竹筐去承接马粪，用灰泥的器具去承接马尿。适巧有蚊虫和蚤集在马的身上，爱马的人出其不意替它拍除蚊虫和蚤，马受了惊吓，必要咬断口勒，把头上和胸上的装饰一齐毁坏，怒气一至，立刻将人爱护自己的心忘却了。可以不加谨慎吗？”○以上说处世教化人的方法。

名叫石的匠人往齐国去，到了曲辕，看见社（祭土地神的地方）里的栎树大极了，牛憩在它的旁边，都被隐蔽着看不见。树的粗干的圆径有百围（一围等于十丈）；像山阜一般高，八丈以上，才生有树枝；用它的材料，可以造十几条船。看的人多极了，可是匠人一看都不看，往前行走，根本不停止。他的徒弟饱看了一番，追上匠人道：“自从我们拿了斧头跟随先生学手艺，还未曾见过这么好的材料，先生连看都不肯看，往前进行，根本不停止，是为什么呢？”匠人道：“罢了，不要再多说了！那是没有用的木头：用来做船，就要沉；用来做棺材，腐败得快；用来做器具，又不结实；用来做门户，又有汁液流出来；用来做屋柱，又容易蛀坏。这个树木的材料不好，所以它的寿命能够这般长。”匠人回来之后，夜里梦到栎树对他讲道：“你将要拿我比作什么东西呢？将我比作有用的树木吗？那柎、梨、橘、柚、果、瓜之类：果子熟了，就被人剥削，受人侮辱，大枝被折断，小枝被牵动。这都是因为材料美所受的苦，不能享尽天赋的寿命，半路上就死亡了。受人的打击，都是由于自取啊！凡物都是如此，我经过一个很长的时间，求我对于人没有用处，

可是有时人们尚不知道我是没有用的材料，我几乎被他们砍死。现在才听到你说我是无用的材料，才能保全了我。对于我真有大用。假使我对于人有用，我对于我自己的用处，能这么大吗？并且我和你都是物，你为什么要用我呢？你这要死的无用的人，又哪里晓得无用的树木呢？”匠人醒后，把梦告诉他的徒弟。徒弟道：“它既然求它自己对于人没有用，又何必做社里的树木，当做荣耀呢？”匠人道：“你们不要作声，不要多说！它是特意寄托在社里，任人诟骂它，更显着它是无用的树木，若不生在社里，还会被人折了做柴烧，而且它保全自己的方法和普通的物件不同，用寻常的情理来解释，不是相差太远了么？”

南伯子綦旅行到商之丘(地名)，看见一棵大树与众不同，假使连结一千辆的四匹马的大车，天热时都可以被它的树荫遮盖着。子綦道：“这是什么树木？它的材料一定比普通的树木好了。”仰头看看细枝，都弯弯曲曲，不能做屋梁；低头看看树根，又旋转松散，不能做棺材；舐舐它的叶子，嘴里立刻腐烂受伤；嗅嗅它的气味，人立刻昏醉，三天不醒。子綦道：“这真是不成材料的树木，所以才能长得这般大啊。唉，神人也是不显他的才能，所以能够不为世所用，保全他的天真！”宋国荆氏地方适于种楸、柏和桑三种树木。一握粗的，就被砍了去做击猴子的木槪；三四围(一围等于八尺)粗的，就被砍了去造高大的屋梁；七八围粗的，就被富贵人家取去做棺材。所以不能等待天赋的寿命终了，半路上已被刀斧砍死，这都是材料有用的害处！所以古来解祭(祭祀名)时，凡是白额头的牛、高鼻子的猪和患痔疮的人，都不用去沉在河里祭河神。这样看来，连掌祭祀的都知道不成才的可以保全自己了。不过，掌祭祀的把不成才的当做不

吉祥，而神人反以不成才能够保身为最吉祥。○以上说处世应当隐晦自己的才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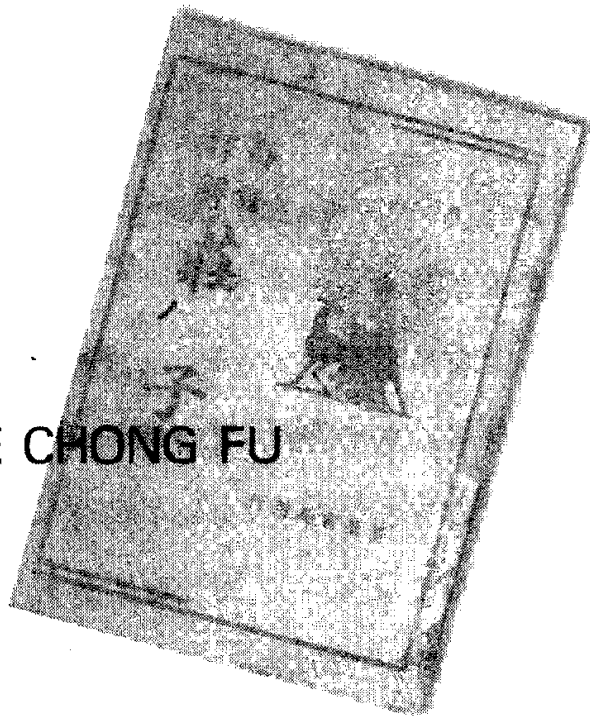
有一个形体不全的人，名叫支离疏（“支离”是形体不全的意思，因为他形体不全，所以有这个绰号）。脸靠近肚脐低下，肩膀高出头顶，颈项后的发髻朝天，五脏的管子向上，腰夹在大腿中间。支离疏替人缝洗衣服，足够一人过活；若替人卜卦算命，足够养活十人。政府征兵，他因为形体不全，所以逍遥自在，不用隐藏；政府募人做工，他因为是残废，所以不胜任工作；政府若放赈周济病人粟米，他独得三钟米、十捆柴。假使形体不全，不能为人所用，尚且能够保养自己的身体，享尽天赋的寿命，何况使德朴实天真，不合世用，那更进于道了。○以上说安于病劣，是对待贫贱的好法子。

孔子将到楚国去，楚国的狂士接舆走过孔子的门外，唱道：“风呀！风呀！你的德怎么这般衰落啊？未来的不能预期，已往的不能救济。天下有道，圣人可以立功勋；天下无道，圣人只能保全自己的性命。现在呀，避免刑罚已属万幸！福，比鸟毛还要轻而易举，人不知道求取；祸，比地球还要重而难当，人不知道避去。罢了！罢了！不要再用德行去劝人；危险啊！危险啊！礼教拘守束缚自身。荆棘呀！荆棘呀！不要妨碍我的进行；我委曲地朝前走啊，你不要刺伤了我的足胫。”○以上感慨世情的险恶。

山上的树木，有的做了斧柄，还来砍伐自己；油脂引燃了火，结果将自己烧干。桂树因为可以吃，所以被人砍伐；漆树因为有用，所以被人割取。人只晓得有用的用处，而不晓得无用的用处。

德充符

DE CHONG FU



〔原文〕 鲁有兀者王骀，从之游者，与仲尼相若。常季问于仲尼曰：“王骀兀者也，从之游者，与夫子中分鲁；立不教，坐不议，虚而往，实而归，固有不言之教，无形而心成者邪？是何人也？”仲尼曰：“夫子圣人也，丘也直后而未往耳！丘将以为师，而况不如丘者乎？奚假鲁国，丘将引天下而与从之。”常季曰：“彼兀者也，而王先生，其与庸亦远矣！若然者，其用心也，独若之何？”仲尼曰：“死生亦大矣，而不得与之变，虽天地覆坠，亦将不与之遗。审乎无假，而不与物迁，命物之化，而守其宗也。”常季曰：“何谓也？”仲尼曰：“自其异者视之，肝胆楚、越也，自其同者视之，万物皆一也。夫若然者，且不知耳目之所宜，而游心于德之和。物视其所一，而不见其所丧，视丧其足，犹遗土也。”常季曰：“彼为己以其知，得其心以其心，得其常心，物何为最之哉？”仲尼曰：“人莫鉴于流水，而鉴于止水，唯止能止众止。受命于地，唯松柏独也正，在冬夏青青；受命于天，唯尧、舜独也正，在万物之首。幸能正生，以正众生。夫保始之微，不惧之实，勇士一人，雄入于九军，将求名而能自要者，而犹若是，而况官天地、府万物、直寓六骸、象耳目，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尝死

者乎？彼且择日而登假，人则从是也，彼且何肯以物为事乎？”申徒嘉，兀者也，而与郑子产同师于伯昏无人。子产谓申徒嘉曰：“我先出则子止，子先出则我止。”其明日又与合堂同席而坐，子产谓申徒嘉曰：“我先出则子止，子先出则我止；今我将出，子可以止乎？其未邪？且子见执政而不违，子齐执政乎？”申徒嘉曰：“先生之门，固有执政焉如此哉？子而说子之执政而后人者也。闻之曰：‘鉴明则尘垢不止，止则不明也，久与贤人处则无过。’今子之所取大者，先生也，而犹出言若是，不亦过乎？”子产曰：“子既若是矣，犹与尧争善，计子之德，不足以自反邪？”申徒嘉曰：“自状其过，以不当亡者众；不状其过，以不当存者寡。知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，惟有德者能之。游于羿之彀中，中央者，中地也，然而不中者命也！人以其全足，笑吾不全足者多矣。我怫然而怒，而适先生之所，则废然而反，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？吾之自寤邪？吾与夫子游十九年矣，而未尝知吾兀者也。今子与我游于形骸之内，而子索我于形骸之外，不亦过乎？”子产蹴然改容更貌曰：“子无乃称。”鲁有兀者叔山无趾，踵见仲尼。仲尼曰：“子不谨，前既犯患若是矣，虽今来，何及矣？”无趾曰：“吾唯不知务而轻用吾身，吾是以亡足；今吾来也，犹有尊足者存，吾是以务全之也。夫天无不覆，地无不载，吾以夫子为天地，安知夫子之犹若是也？”孔子曰：“丘则陋矣！夫子胡不入乎？请讲以所闻。”无趾出，孔子曰：“弟子勉之！夫无趾兀者也，犹务学以复补前行之恶，而况全德之人乎？”无趾语老聃曰：“孔丘之于至人，其未邪？彼何宾宾以学子为？彼且蘄以谀诡幻怪之名闻，不知至人之以是为己桎梏邪？”老聃曰：“胡不直使彼以死生为一条，以可不可为一贯者，解其桎梏，其可乎？”无趾曰：“天刑之，安可解？”鲁哀公问于仲尼曰：“卫有恶人焉，曰哀骀它，丈夫与之处者，思而不能去也。妇人见之，请于父母曰‘与为人妻，宁为夫子妾者’，十数而未止也。未尝有闻其唱者也，常和人而已矣。无君人之位以济乎人之死，无聚禄以望人之腹，又以恶骇天下，和而不唱，知不出乎四域，且而雌雄

合乎前，是必有异乎人者也。寡人召而观之，果以恶骇天下，与寡人处，不至以月数，而寡人有意乎其为人也。不至乎期年，而寡人信之。国无宰，寡人传国焉。闷然而后应，汜而若辞。寡人丑乎？卒授之国，无几何也，去寡人而行，寡人恤焉，若有亡也，若无与乐是国也，是何人者也？”仲尼曰：“丘也尝使于楚矣，适见狔子食于其死母者，少焉眴若皆弃之而走，不见己焉尔，不得类焉尔。所爱其母者，非爱其形也，爱使其形者也。战而死者，其人之葬也，不以鬻资，刖者之屦，无为爱之，皆无其本矣。为天子之诸御，不剪爪，不穿耳；娶妻者止于外，不得复使。形全犹足以为尔，而况全德之人乎？今哀骀它未言而信，无功而亲，使人授己国，唯恐其不受也，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。”哀公曰：“何谓才全？”仲尼曰：“死生存亡，穷达贫富，贤与不肖毁誉，饥渴寒暑，是事之变，命之行也。日夜相代乎前，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，故不足以滑和，不可入于灵府。使之和豫，通而不失于兑，使日夜无郤而与物为春，是接而生时于心者也，是之谓才全。”“何谓德不形？”曰：“平者水停之盛也，其可以为法也，内保之而外不荡也。德者成和之修也，德不形者，物不能离也。”哀公异日以告闵子曰：“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，执民之纪而忧其死，吾自以为至通矣。今吾闻至人之言，恐吾无其实，轻用吾身而亡其国。吾与孔丘非君臣也，德友而已矣。”

闾跂支离无脤说卫灵公，灵公说之，而视全人，其脰肩肩。甕瓮大癭说齐桓公，桓公说之，而视全人，其脰肩肩。

故德有所长，而形有所忘，人不忘其所忘，而忘其所不忘，此谓诚忘。故圣人有所游，而知为孽，约为胶，德为按，工为商。圣人不谋，恶用知？不斫，恶用胶？无丧，恶用德？不货，恶用商？四者天鬻也，天鬻者，天食也。既受食于天，又恶用人？有人之形，无人之情。有人之形，故群于人；无人之情，故是非不得于身。眇乎小哉，所以属于人也；瞽乎大哉，独成其天。惠子谓庄子曰：“人故无

情乎？”庄子曰：“然。”惠子曰：“人而无情，何以谓之人？”庄子曰：“道与之貌，天与之形，恶得不谓之人？”惠子曰：“既谓之人，恶得无情？”庄子曰：“是非吾所谓情也，吾所谓无情者，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，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。”惠子曰：“不益生，何以有其身？”庄子曰：“道与之貌，天与之形，无以好恶内伤其身。今子外乎子之神，劳乎子之精，倚树而吟，据槁梧而瞑，天选子之形，子以坚白鸣。”

王先谦说：“内里道德充实的，外貌必能证明出来。”

鲁国有一个断了一只脚的人名叫王骀，他的学生和孔子的学生数目相等。常季问孔子道：“王骀是断了一只脚的人，他和你二人的学生在鲁国各占了一半。他平日对他的学生不加教授，也不发议论，可是他的学生初去时知识浅陋，回来时学问渊博。难道他会不用言语来教授，不用形式而用心中的道德来感化人吗？这是什么样的人呢？”孔子道：“他是圣人。我未来得及去做他的学生。我尚且要请他做先生，何况一般不如我的呢？岂止鲁国一国的人应当做他的学生，我将要率领天下的人去做他的学生哩。”常季道：“他是断了一只脚的人，居然能做先生的师傅，必定高出普通的人多了。那末他怎样能够使得他的心这般专一呢？”孔子道：“死生的变迁，也算得大了，可是根本不能变动他。天地虽然毁灭，他终不会灭亡。他晓他自己没有过失，所以只是任物自然地变迁，不被物所变动；主宰万物的变化，自然却守住住大道不变。”常季道：“这是怎么讲呢？”孔子道：“大凡观察万物，由不同的一方面看去，自己的肝和胆也会像楚国和越国那般不同；但是若由相同的一方面看去，万物都属一体，更没有分别。能够看到这一层，所以他不用耳目去辨别是非美恶，把心

寄托在道德的中间，无往而不自得。把万物看作一致，所以不觉得自己的形体上有什么得失，看自己断了一只脚，好像失落了一块泥土一般，不足介意。”常季道：“王骀只能修自己的身罢了，他用他的智慧来推测我们的心理，又用推测到的我们的心理去悟明古今常然的心理，众人为什么要聚集在一齐跟随他呢？”孔子道：“人不在流动的水面上照自己的影子，而在静止的水面上照自己的影子，静止的水并未曾求人在它上面照影子，乃是人自动去的，因为它静止不动，所以一般求静水的人都被它吸引住了。树木都是受命于地，只有松柏最后才零落；人都是受命于天，只有尧、舜独自得着天的正性，使自己的性情正当，万物的性情也都随着正当了，能够保守本来的性命的，从何证明呢？譬如不惧怕的，必有勇气，勇敢的武士，一个人敢冲进千军万马当中，将帅决心求功名的，尚且能忘却生死的念头，何况主宰天地，包藏万物，把六骸、躯干、头和四肢当做旅舍，把耳、目等器官当做偶像，把智力所能见到的一切现象看作纯一无二，把自己的心看作本没有生机的，根本没有死生的念头了。他不日将要脱离世俗，游于太虚的境界，世人自要跟随着他，他哪里肯吸引众人呢！”○以上说王骀保守本始的性命，忘却自己的形骸，道德充实于内、表现于外，所以世人都被他吸引住，忘了他的形骸。

申徒嘉是一个断了一只脚的残废，和郑子产（郑国的宰相，姓公孙，名侨）同做伯昏无人的学生，子产觉得和申徒嘉一块儿走是很可羞耻的，所以他对申徒嘉说：“倘使我先出去，你就止住；你先出去，我就止住。”明天，两人又在一块儿坐着，子产又向申徒嘉道：“我先出去，你就稍停；你先出去，我就稍停。现在我将要出去了，你可以稍停一会儿吗？并且你见了贵官都不回避，你和贵官一般高下吗？”申徒嘉道：“先

生这里有倚恃着爵位这般傲慢的吗？你为你的官职高而得意，所以你的德就不如人了！我曾听说过：‘镜子光亮，上面就没有灰尘；有了灰尘，镜子就不光亮了。常和贤人在一块儿，就没有过失。’现在你既然在先生这里求见识广大，还说出这般话来，不是太过分了吗？”子产道：“你已成了残废，还要和有德的人争善，想想你平日的品行，必定因为有了过失才受刑罚，成为残废，这还不够你自己警戒的吗？”申嘉徒道：“自己陈说自己的罪过，以为不应当斫断腿的，很多；自己默认自家的过失，以为应当斫断腿的，很少。知道那事情不是人力可以勉强，只有安心顺命地去做，这只有有德的人能够做到。走进羿（古来善射箭的人）的目标中，那是没有不被箭射中的，可是有时不被射中，岂不是天命吗？众人因为两只脚健全，笑我是残废的，很多；我听了很是生气，及至到了先生这里，我的怒气全消了，不是因为受了先生善道的洗礼吗？我跟随先生已有十九年了，可是先生不知道我是断了一只腿的，现在我和你用道德交友，你反而对我形体上苛求，不是太过分了吗？”子产听了很是不安，立刻除去骄傲的态度，谢罪道：“你再也不要这么说了。”○刑罚的祸患都由于命，有德的人听天由命，所以能忘却形体上的残废。

鲁国有个断了脚的人，名叫叔山无趾（因为没有脚趾所以号无趾）常常去见孔子，孔子道：“你以前不知道谨慎，既已犯了罪，成了残废，现在虽来见我，已来不及挽救了。”无趾道：“我只因为不知世务，所以不知保重身体，触犯了刑法，成了断脚的残废，现在我到你此地来，我还保存着比脚还尊贵的物件，我所以要亟谋保全它哩！天地对于万物是无不包容的，我先前以为你像天地一般大，哪知道你也不过如此啊！”孔子道：“我实在是见识浅陋得很，先生何不请进来，拿所听闻的

指教指教呢？”无趾不进来，就走了。孔子向学生道：“学生，要努力啊！断了脚的还想求学，补救他以前的罪过，何况你们未曾犯罪、全德的人呢？”无趾向老聃道：“孔子对于至人的德，恐怕尚未达到吧？他为什么还要求名似的，去教授学生；希望用奇异怪诞的声名传闻天下呢？不知道至人把声名当做自己的束缚吗？”老聃道：“你为何不用‘死生贯通，是非齐一’的理论去解脱他的束缚呢？”无趾道：“这种束缚，乃是天施的刑罚，哪里可以解脱呢？”○以上说：叔山无趾因为道德充实，所以忘了自己的形体，连他的朋友老聃，也忘了他的形骸。

鲁哀公问孔子道：“卫国有一个面貌丑陋的人，叫做哀骀它（‘哀骀’是丑陋的意思），男人和他相处，感念他不想回去；女人见了，回来向父母请求，与其做别人的妻子，宁可做他的妾的，何止十几个人。未曾听说他有所创造，只是随众附和；他既没有权势去拯救别人，又没有钱财去养活别人，只有丑恶的面貌，使天下人见了惊骇，并不曾招引人，名望不出国境，可是妇人男子都亲附着他，这必定和众人有点不同了！我召他来见我，果然是容貌丑陋得可以惊骇天下的人，但是和我相处不到一月，我已觉得他有过人之处；不到一年，我已经信任他。那时国中没有好宰相，我就把国政委托给他，他像极不介意似的，也无意应承，也无意辞却，我见了很觉惭愧。结果将国政委托给他，不多几时，他逃去了，我觉得很忧愁，像失落了什么东西似的，像国中没有别人能和我共同欢乐了似的。这是什么样的人呢？”孔子道：“我有一次到楚国去，看见小猪在吃已死的母猪的乳，不一会儿都惊惧地逃走，这不过因为：见了母猪的眼睛不能看视，形状和往昔不同，小猪爱他们的母亲，可见得不是爱她的形体，乃是爱主宰她形体的精神啊！譬如为

阵亡的人送葬，不用翼（棺材上装饰的布衣）；犯刑斫断了脚的人，不喜欢鞋子。这都是因为失去了‘根本’。做天子的妃妾的不剪指甲，不穿耳眼；娶妻的在外面休息，当官的不再令他工作；要求形体完全尚且如此，何况使德完全呢？现在哀骀它未曾言语，人已经信任他；未曾立功，人已经亲附他；能使别人将国政委托给他，唯恐他不肯接受，这必定因为‘才全’和‘德不形’的缘故了。”哀公道：“什么叫做‘完全’？”孔子道：“死生、得失、贵贱、贫富、君子、小人、毁誉、饥渴、寒暑等，这都是事物的变化，天命的流行，日夜循环不已，再没有聪明人能够推测出它们的起始。所以只应当任其自然，不应当拿它们来乱我们的本性，扰我们的‘精神的住宅’，使和悦的气流通，不失喜乐的性情，日夜如此，没有间断，随物的所在，都保持着春和的气概。那春天时节的温和之气，永远存在心里，好似心里接续生了时令一般。这就叫做‘才全’。”哀公问道：“什么叫做‘德不形’呢？”孔子道：“物的坦平，没有胜过静的水的。所以要使物平坦，必定要用水做法则，静水里面透明，外面没有荡摇的水纹。德是修太和之道的基础。‘德不形’也像静水内里透明，外面没有形迹可求，可是万物都被德所感动，亲附不肯离去了。”哀公后来告诉闵子（姓闵名子骞，孔子的学生）道：“我先以为：国君治理天下只须守持法度，忧心百姓的死亡，已算尽职的了。现在听到孔丘的话，恐怕我没有德，轻率用我的身体，危亡了我的国。我和孔丘不好算是君臣，实在是以德相交的朋友而已。”○以上说：哀骀它道德充实，众人都被他德所感动，忘了他的形骸。

有一个拐脚的残废容貌丑陋，没有嘴唇。他去和卫灵公谈话，灵公很喜欢他，看看形体完全的普通人，反觉得他们的颈项太细了。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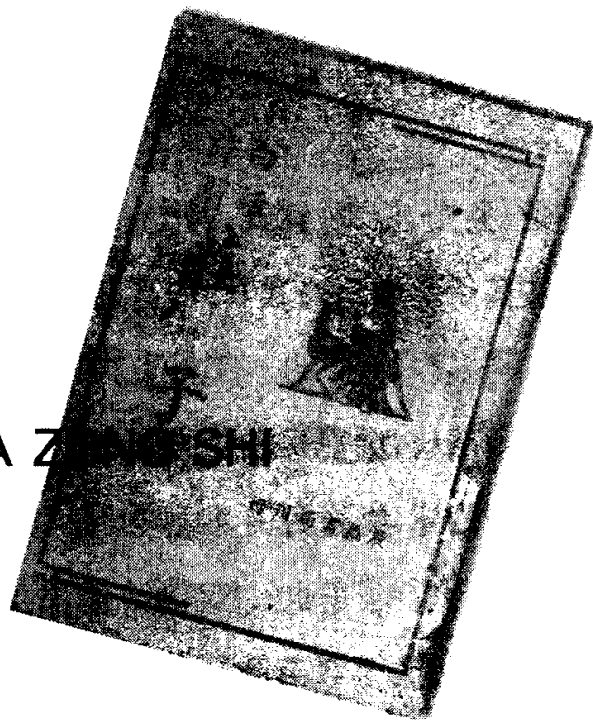
个生大瘤的人，去和齐桓公谈话，桓公喜欢他，看看形体完全的普通人，反觉他们的颈项太细了。○以上说：两个形体残缺丑陋的人，因为道德充实，所以人君都忘了他们的丑陋，反觉得别人丑陋。

所以德过常人的，就忘却形体。人不忘却他应当忘却的形体，反而忘却他不应当忘却的德性，这乃是真正的“忘”啊！所以圣人游虚空的道中，晓得机智是思虑的萌芽；礼义是束缚人的胶漆；德惠是施了去互相交结的；技巧是用了去通商谋利的。圣人既然无心图谋，何用机智？不求雕琢，何用约束？没有丧失，何用德惠？不求货利，何用通商？这四者乃是圣人得了天养。所谓天养，乃是禀受天然之理的意思。既禀天然之理，又何用人为呢？圣人具有人的形体，摒绝人的情感，具有人的形体，所以和人同类；摒绝人的情感，所以是非之端不入他的胸际。和人同类，实在是很微小的；性情和天相合，又是极伟大的了。○以上说：绝念世情，所以能忘却形体。

惠子向庄子道：“人是没有情的吗？”庄子道：“是。”惠子道：“人如没有情，怎么好算是人呢？”庄子道：“阴阳之道，给他容貌；天然的理，赋予他形质，怎么能不算是人呢？”惠子道：“既然是人，怎么能没有情呢？”庄子道：“这不是我所指的‘情’，我所说的无情，乃是指：人不以美恶人欲的情伤了天性，只任本身所具的自然之理。不用人为去增益。”惠子道：“不用人为去增益，怎么能保存这个身体呢？”庄子道：“阴阳之道既给他容貌，天然之理既赋予他形质，又何用好恶的人情，自伤天性呢？现在你驰散心神，劳苦精力，倚着树子歌唱，靠着几子谈说，以致形神疲倦得入睡，天使你具有人的形体，自没有不正在的道理，你何必一定要从事辩论，用坚白的理论来显扬自家呢？”

大宗师

DA ZONG SHI



〔原文〕 知天之所为，知人之所为者，至矣！知天之所为者，天而生也，知人之所为者，以其知之所知，以养其知之所不知，终其天年，而不中道夭者，是知之盛也！虽然，有患。夫知有所待而后当，其所待者，特未定也，庸詎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？所谓人之非天乎？且有真人，而后有真知。何谓真人？古之真人，不逆寡，不雄成，不谟士；若然者过而弗悔，当而不自得也。若然者登高不栗，入水不濡，入火不热，是知之能登假于道也若此。古之真人，其寝不梦，其觉无忧，其食不甘，其息深深。真人之息以踵，众人之息以喉，屈服者其嗑言若哇，其耆欲深者，其天机浅。古之真人，不知说生，不知恶死，其出不诟，其入不距，翛然而往，翛然而来而已矣。不忘其所始，不求其所终，受而喜之，忘而复之，是之谓不以心捐道，不以人助天，是之谓真人。若然者，其心志，其容寂，其颀颀，凄然似秋，煖然似春，喜怒通四时，与物有宜，而莫知其极。故圣人之用兵也，亡国而不失人心，利泽施乎万世，不为爱人。故乐通物，非圣人也；有亲，非仁也；天时，非贤也；利害不通，非君子也；行名失己，非士也；亡身不真，非役人也。若

狐不偕、务光、伯夷、叔齐、箕子、胥余、纪他、申徒狄，是役人之役，适人之适，而不自适其适者也。古之真人，其状义而不朋，若不足而不承，与乎其觚而不坚也，张乎其虚而不华也。邴邴乎其似喜乎？崔乎其不得已乎？濔濔乎进我色也，与乎止我德也，厉乎其似世乎？警乎其未可制也，连乎其似好闭也，悒悒乎忘其言也。以刑为体，以礼为翼，以知为时，以德为循。以刑为体者，绰乎其杀也；以礼为翼者，所以行于世也；以知为时者，不得已于事也；以德为循者，言其与有足者至于丘也，而人真以为勤行者也。故其好之也一，其弗好之也一，其一也一，其不一也一。其一与天为徒，其不一与人为徒，天与人不相胜也，是之谓真人。死生命也，其有夜旦之常，天也；人之有所不得与，皆物之情也。彼特以天为父，而身犹爱之，而况其卓乎？人特以有君为愈乎己，而身犹死之，而况其真乎？泉涸，鱼相与处于陆，相响以湿，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于江湖；与其誉尧而非桀也，不如两忘而化其道。夫大块载我以形，劳我以生，佚我以老，息我以死；故善吾生者，乃所以善吾死也。夫藏舟于壑，藏山于泽，谓之固矣。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，昧者不知也。藏小大有宜，犹有所遁；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遁，是恒物之大情也。特犯人之形而犹喜之；若人之形者，万化而未始有极也，其为乐可胜计邪？故圣人将游于物之所不得遁而皆存，善妖善老，善始善终，人犹效之，又况万物之所系而一化之所待乎？夫道有情有信，无为无形，可传而不可受，可得而不可见。自本自根，未有天地，自古以固存。神鬼神帝，生天生地，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，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，先天地生而不为久，长于上古而不为老。狶韦氏得之，以挈天地；伏羲氏得之，以袭气母；维斗得之，终古不忒；日月得之，终古不息；堪坏得之，以袭昆仑；冯夷得之，以游大川；肩吾得之，以处大山；黄帝得之，以登云天；颡顼得之，以处玄宫；禺强得之，立乎北极；西王母得之，坐乎少广。莫知其始，莫知其终；彭祖得之，上及有虞，下及五伯；傅说得之，

以相武丁，奄有天下，乘东维、骑箕尾而比于列星。

南伯子葵问乎女偶曰：“子之年长矣，而色若孺子，何也？”曰：“吾闻道矣。”南伯子葵曰：“道可得学邪？”曰：“恶！恶可？子非其人也。夫卜梁倚有圣人之才，而无圣人之道；我有圣人之道，而无圣人之才。吾欲以教之，庶几其果为圣人乎？不然，以圣人之道告圣人之才，亦易矣。吾犹守而告之，参日而后能外天下。已外天下矣，吾又守之，七日而后能外物。已外物矣，吾又守之，九日而后能外生。已外生矣，而后能朝彻，朝彻而后能见独，见独而后能无古今，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。杀生者不死，生生者不生，其为物，无不将也，无不迎也，无不毁也，无不成也，其名为撝宁。撝宁也者，撝而后成者也。”南伯子葵曰：“子独恶乎闻之？”曰：“闻诸副墨之子，副墨之子闻诸洛诵之孙，洛诵之孙闻之瞻明，瞻明闻之聂许，聂许闻之需役，需役闻之于讴，于讴闻之玄冥，玄冥闻之参寥，参寥闻之疑始。”

子祀、子舆、子犁、子来四人相与语曰：“孰能以无为首，以生为脊，以死为尻；孰知生死存亡之一体者，吾与之友矣。”四人相视而笑，莫逆于心，遂相与为友。俄而子舆有病，子祀往问之。曰：“伟哉！夫造物者，将以予为此拘拘也。”曲偻发背，上有五管，颐隐于齐，肩高于顶，句赘指天，阴阳之气有沴，其心闲而无事，跼蹐而鉴于井，曰：“嗟乎！夫造物者，又将以予为此拘拘也。”子祀曰：“汝恶之乎？”曰：“亡，予何恶？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，予因以求时夜；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为弹，予因以求鸢炙；浸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，以神为马，予因以乘之，岂更驾哉？且夫得者，时也；失者，顺也。安时而处顺，哀乐不能入也，此古之所谓县解也，而不能自解者，物有结之。且夫物不胜天久矣，吾又何恶焉？”俄而子来有病，喘喘然将死，其妻子环而泣之。子犁往问之，曰：“叱！避！无怛化！”倚其户与之语，曰：“伟哉造物！又将奚以汝为？将奚以汝适？以汝为鼠肝

乎？以汝为虫臂乎？”子来曰：“父母于子，东西南北，唯命之从；阴阳于人，不翅于父母。彼近吾死，而我不听，我则悍矣，彼何罪焉？夫大块载我以形，劳我以生，佚我以老，息我以死，故善吾生者，乃所以善吾死也。今之大冶铸金，金踊跃曰：‘我且必为镆铘！’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。今一犯人之形而曰：‘人耳人耳！’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。今一以天地为大炉，以造化为大冶，恶乎往而不可哉？”成然寐，遽然觉。

子桑户、孟子反、子琴张三人相与友，曰：“孰能相与于无相与，相为于无相为？孰能登天游雾，挠挑无极，相忘以生，无所终穷？”三人相视而笑，莫逆于心，遂相与友。莫然有间，而子桑户死，未葬，孔子闻之，使子贡往侍事焉。或编曲，或鼓琴，相和而歌曰：“嗟来桑户乎！嗟来桑户乎！而已反其真，而我犹为人猗。”子贡趋而进曰：“敢问临尸而歌，礼乎？”二人相视而笑曰：“是恶知礼意！”子贡反，以告孔子曰：“彼何人者邪？修行无有，而外其形骸，临尸而歌，颜色不变，无以命之，彼何人者邪？”孔子曰：“彼游方之外者也，而丘游方之内者也。外内不相及，而丘使女往吊之，丘则陋矣！彼方且与造物者为人，而游乎天地之一气，彼以生为附赘县疣，以死为决疢溃痈。夫若然者，又恶知死生先后之所在？假于异物，托于同体；忘其肝胆，遗其耳目；反复终始，不知端倪。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，逍遥乎无为之业，彼又恶能愤愤然为世俗之礼，以观众人之耳目哉？”子贡曰：“然则夫子何方之依？”孔子曰：“丘，天之戮民也，虽然，吾与汝共之。”子贡曰：“敢问其方？”孔子曰：“鱼相造乎水，人相造乎道。相造乎水者，穿池而养给；相造乎道者，无事而生定。故曰：‘鱼相忘乎江湖，人相忘乎道术。’”子贡曰：“敢问畸人？”曰：“畸人者，畸于人而侔于天，故曰：‘天之小人，人之君子，人之君子，天之小人也。’”

颜回问仲尼曰：“孟孙才，其母死，哭泣无涕，中心不戚，居丧不哀；无是三

者，以善处丧盖鲁国，固有无其实而得其名者乎？回壹怪之！”仲尼曰：“夫孟孙氏尽之矣，进于知矣，唯简之而不得，夫已有所简矣。孟孙氏不知所以生，不知所以死，不知就先，不知就后，若化为物，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？且方将化，恶知不化哉？方将不化，恶知已化哉？吾特与汝，其梦未始觉者邪？且彼有骇形，而无损心，有旦宅而无情死，孟孙氏特觉，人哭亦哭，是自其所以乃。且也相与吾之耳矣，庸詎知所谓吾之乎？且汝梦为鸟而厉乎天，梦为鱼而没于渊，不识今之言者，其觉者乎？其梦者乎？造适不及笑，献笑不及排，安排而去化，乃入于寥天一。”

意而子见许由，许由曰：“尧何以资汝？”意而子曰：“尧谓我，汝必躬服仁义，而明言是非。”许由曰：“而奚来为轶？夫尧既已鲸汝以仁义，而剿汝以是非矣，汝将何以游夫遥荡恣睢转徙之途乎？”意而子曰：“虽然，吾愿游于其藩。”许由曰：“不然。夫盲者无以与乎眉目颜色之好；瞽者无以与乎青黄黼黻之观。”意而子曰：“夫无庄之失其美，据梁之失其力，黄帝之亡其知，皆在炉捶之间耳。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补我劓，使我乘成以随先生邪？”许由曰：“噫！未可知也，我为汝言其大略。吾师乎？吾师乎？鳌万物而不为义，泽及万世而不为仁，长于上古而不为老，覆载天地、刻雕众形而不为巧，此所游已。”

颜回曰：“回益矣！”仲尼曰：“何谓也？”曰：“回忘仁义矣。”曰：“可矣，犹未也。”他日复见，曰：“回益矣！”曰：“何谓也？”曰：“回忘礼乐矣。”曰：“可矣，犹未也。”他日复见，曰：“回益矣！”曰：“何谓也？”曰：“回坐忘矣。”仲尼蹴然曰：“何谓坐忘？”颜回曰：“堕肢体，黜聪明，离形去知，同于大通，此谓坐忘。”仲尼曰：“同则无好也，化则无常也，而果其贤乎？丘也请从而后也。”

子舆与子桑友。而霖雨十日；子舆曰：“子桑殆病矣！”裹饭而往食之。至子桑之门，则若歌若哭，鼓琴曰：“父邪母邪？天乎人乎！”有不任其声而趋举其诗

焉。子與人，曰：“子之歌诗，何故若是？”曰：“吾思夫使我至此极者而弗得也，父母岂欲吾贫哉？天无私覆，地无私载，天地岂私贫我哉？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。然而至此极者，命也夫？”

王先谦说：“这篇里曾说‘人犹效之’，‘效之’就是学的意思。又说‘吾师乎，吾师乎’，就是把大道当做师傅。‘宗’就是祖法的意思。”

陆树芝说：“‘大宗师’就是大道法。”

能知道天道和人事的，可算得无物不通了。知道天道的，顺着自然而生；知道人事的，能用他智力所晓得的养生的道理去保养他智力所不晓得的寿命，所以能够享尽天赋给他的寿命，不半道上死亡，这可算是智的盛大了。但是这个还有患累。因为智的运用必须要看对象如何，方才能定是否妥当，可是对象的变化是没有什么一定的。怎么知道我所以为的天不是人，我所以为的人不是天呢？天和人只一理啊。一定要有了真人，方才有真智。什么叫做真人呢？古来的真人不嫌少，不夸功，不求名。能够如此，所以虽然时机已过，不加追悔；虽然命顺适，不加得意。能够这般，所以登高不恐惧，下水不湿，入火不热，一切利害都不能伤损他。他的见识已升进于道，不是世俗所认做的智了。古来的真人酉时不做梦，醒时没有忧虑，饮食不求精美，气息深沉。真人的呼吸深通脚后跟，众人的呼吸极浅促，只在喉咙中间，议论时一被人屈服，说话就吞吞吐吐，像在哇哇曼语一般。人的嗜欲越深，天机就越浅了。古来的真人不知道喜欢生存，不知道嫌恨死亡，生既不加喜悦，死也不加拒绝。把生死看作往来的常事，都不放在心上。不忘生的来源，不求死的归宿，只是任其自然。有生受形，不以形体为束缚，

极端的喜悦适意；忘却了死亡的念头，因为晓得死亡复为有生的开始。这就是不用心机去违反大道，不用人为去胜过天理。这就叫做真人。能够如此，所以心里没有思虑，容貌安静，头额宽大；端敬，像秋天一般严肃；融和，像春天一般温暖，喜怒都出于无心，像四时运行一般自然；随事都合宜，可是常人不能察出他的痕迹来。所以圣人用兵，虽灭亡了敌人的国家，不失人心的归附；虽利益恩泽传于后代，可是对于人没有一点偏心。所以制作音乐有心去通物的情的，就不是圣人；有私亲的，就不是仁爱的人；审察时机的就不是贤人；不能将利害通达看作齐一的，就不是君子；因为求名而丧失了自己的本性的，就不是有道的人。丧失了自己的真性的，乃是被世人所使用，不能使用世人。诸如狐不偁（尧时贤人，尧让天下给他，他不肯受，投河自杀）、务光（夏时贤人，汤让天下给他，他不肯受，投河而死的）、伯夷和叔齐（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，孤竹君死了，二人互相推让，不肯即位，都隐于首阳山里，等到周武王得了天下，二人不肯吃周朝的食物，都绝食而死）、箕子（纣的叔父，因为忠谏被囚）和胥余（即比干，因为忠谏，被割心而死）纪他（汤时的隐士，听见汤让天下给务光，恐怕将要让给他，乃隐于霖水）、申徒狄（汤时人，闻听纪他隐于霖水，得着高义的名，乃投河自杀）等，都是被人役使，顺从别人的意志，为别人而牺牲，无益于自己的真性。古来真人的状貌义形于色，可是没有奋矜的态度；卑躬自谦，可是并不奉承别人；人格特殊，可是并不固执。志气远大，心地空虚，不慕虚荣；畅快自适，像似非常的喜悦；一举一动，都合于自然的理；和润的颜色，令人可亲，像积水上面反映出的光辉一般动人。和人相接，宽大的德能感化别人，令人归附；威严而不骄傲；高远不受牵制；言语并不流利，像静

默似的；言语没有机心，忘了自己说些什么。真人以为：刑法乃是政治的
本体，不是我所主动的；礼仪乃是人民自行辅翼自己的，不是我所创
造的；智乃是应时而动的，不是由我提倡的，德乃是人民自己遵循的，
不是由于我引导的。以为刑法是政治的本体，施行杀戮，都一任政治，
不参自作威福的念头，所以虽加杀戮，不失宽厚；以为礼乃是人民自行
辅翼自家的，任人民自动地履行，我不加裁制，所以能将礼通行世间。
以为智乃是应时而生的，我不必自作聪明去生事，所以事物都能应付
得宜。以为德乃是人自己遵循的，人人都可以达到，就像一座小山，凡
是有脚的人都可以登临一样。常人以为真人勤劳做事，哪里知道他一
任事体自然成功，他和事体没有干系呢？真人看人，不分彼此，世人有
的喜欢他，有的不喜欢他，但是真人把他们都看作一律。有的以为理
是齐一的，有的以为理是不齐一的，但是真人又把这两种观念看作是
齐一不二的。以为理是齐一的，乃是取法于天然；以为理是不齐一的，
乃是取法于人为，但是真人又以为天和人混同一理，不分高下。明白
这个道理，所以叫做真人。生死都是由于天命，就像日和夜自然地运
行，不是人力所可改变的，都是物理的常情，不必系念。人只以为天是
生我的，就把天当做父亲一般敬爱，何况有比天更高出一等的呢？人
只以为国君的地位比自己高贵，就肯替他尽忠效死，何况有比国君更
确实高贵的‘真君’呢！泉水干了，水里的鱼都困在陆地上，互相把嘴
里的唾沫吐了潮润着，这般倒不如在江湖里，大家互相不顾的好。与
其称赞尧毁谤桀，倒不如不加批评，将善恶喜怒都忘却了。大地生我
成形，使我生时勤劳，老时安逸，死后休息，既然有生，自必有死。所以
如以为我生是好的，就是以为我的死是好啊。譬如将船收藏在山谷里

面，将山收藏在深泽里面，可算得稳固了，可是半夜里，被有力气的人搬运走了，藏的人还昏昏然不晓得呢。无论收藏大的物件，或小的物件，虽然都能各得合宜的地方，可是它们不能没有变化。天下的理我一人所可以私定的，乃是天下人所共有的。若将天下的理付给天下，那末这个理也随之为我所共有，永不会遁逃了，这乃是常物的通理。只具有人的形，已经觉得可喜，那末世界上像人一般具有形体的，千变万化，没有穷尽，那些喜欢自家的形体的，真算不清了。形体虽然有变化，道却没有变化，是永远存在的。所以圣人将心寄托在没有变化而永远存在的大道中。若能顺着寿命的长短，生死的变化，一切都不介意，虽尚不能忘却死生，已够做万物的师傅，人都以他为法则；何况混同万物，齐一变化，做万物的主宰，不是很合宜的吗？道是情理上有的，可以证明它的存在；但是，道是清静没有作为的，是没有形状可以见到的，虽然可传给别人，可是不能一定让别人领受；虽然可以心里悟会，可是没有形迹可见。道是一切事物的根本，更没有别物是道的根本，未有天地以前，已经有道存在了；鬼神和帝王都是由道产生的，天和地都是由道成功的。道在阴阳未分之前已经有了，可是并不算高远；超出天地四方的空间，可是并不算深微；比天地先生，可是并不算长久；比上古的年代长，可是并不算年老。这个道，尧韦氏（上古的帝王）得着了，用去整顿天地；伏羲氏（上古的帝王）得着了，用去调和元气；北斗星得着了，能永远不改变它的位置；日月得着了，能永远地运行不停；堪坏（昆仑山神）得了，入居昆仑山；冯夷（水神）得了，在大河流里游散；肩吾（泰山的神）得了，主持泰山；黄帝（上古的帝王）得了，飞升上天；颡顼（上古的帝王）得了，住在玄宫中（玄宫是北方的宫，只

有得道的人能够居住)；禺强(北海的神)得了，主持北极；西王母(西方的神仙)得了，据有少广(西极的山)，没有人知道她的年代的始终；彭祖得了，寿命长久，生在有虞的时代，经过五伯的时代才死(五伯是夏朝的昆吾，殷朝的大彭和豷韦，周朝的齐桓公和晋文公)，传说他生时做武丁(商朝的国君)的宰相，治理天下，死后他的精神驾骑着东维和箕尾(都是天上的星)与天上众星比列着。○以上说大道是万物变化的本原。

南伯子葵问女偶道：“你的年纪虽老，怎么面色还像小孩子一般呢？”女偶道：“我因为得了道。”南伯子葵道：“道可以学得到吗？”女偶道：“怎么不可以呢？但是你不是学道的人啊！卜梁倚显露圣人的才质，可是不曾得有圣人的道；我虽得有圣人的道，却并不显露圣人的才质。我想将圣人的道教他，那末他或者可以成为圣人了吧？既然已有圣人的才质，再教他圣人的道，那末成功圣人也很容易了。可是我教他的时候，还守住他不离开，细细的将道告诉他，过了三天，他才把天下看作虚空；已经把天下看作虚空了，我再守了他七天，他才将外物忘却；已经将外物忘却了，我又守了他九天，他才将自己的形体忘却；才能像早晨的新鲜空气一般清明；气识清明了，才能悟会到统一的道理；悟会道理统一，才能将古今看作没有分别；将古今看作没有分别后，才能进于生死齐一的境界。绝了贪生的念头，未必就死；有了贪生的念头，未必能生。道对于一切的事物都支配运行，万物没有不是因道而生的，没有不是顺道而死去的，没有不是因道而成功的，没有不是因道而毁灭的。这就叫做‘撝宁’。‘撝宁’的意思就是：外面一切的生死成毁，变化的扰乱，都不能扰动我心地的安宁。”南伯子葵道：“你这道是

从何处听来的呢？”女偶道：“由于文字而诵读，由诵读而了解，由了解而心得，由心得而实行，由实行而快乐歌唱，由快乐歌唱而静默，由静默而空虚，由空虚而得着浑然无迹的大道。”○以上说学道的次序。

子祀、子舆、子犁和子来四人谈话道：“谁人能把虚无当做头，把生存当做脊梁，把死亡当做尾脊骨？谁人能知道死、生、存、亡同属一体？真是我们的同志了。”四人听了，对面笑了出来，心心相印，乃结为朋友。不久，子舆生病，子祀去探问他。子舆道：“伟大呀，这天地的主宰，使我的形体这般受拘束啊！”子舆的身腰弯曲，背上生了疮，有五个疮孔，脸和肚脐并排，肩膀高出头顶，头顶后面的发髻朝着天，阴阳二气搅乱。可是子舆还是心闲着像没有事一般，蹒跚地走到井口边，照看自己的影子，又叹道：“唉，天地的主宰，使我的形体这般拘束啊！”子祀道：“你心里恨吗？”子舆道：“不，我哪里恨，假使把我左面的膀子变做鸡，我就使它替我报晓；假使把我右面的膀子变做弹丸，我就用它去打鸚鸟，烤了吃；假使把我的尾脊骨变做车轮，把我的精神变做马，我就乘坐这个车马，哪里还用另外去求车马呢？并且，生是应时机的，死是顺天命的，若能安守时机，顺着天命，那末哀乐的情感，都不能进我的胸中了。这个古来叫做：‘解放倒悬的束缚’，若不能解放，就是被外物束缚住了。并且‘人力不能胜过天命’由来已久，我虽形体如此，又有什么恨呢？”不久，子来生病，气息急促，将要死了，他的妻子围着他哭泣。子犁去探问他，向子来的妻子道：“回避开，不要惊倒将变化的人。”他倚着门向子来道：“伟大呀，天地的主宰！又要将你变化做何物呢？将令你往何处去呢？将把你变化做鼠的肝吗？将把你变化做虫的膀子吗？”子来道：“父母对于儿子，假使命他往何处去，无论东西南

北，儿子都得听从命令。阴阳的气对于人，和父母对于儿子没有分别，阴阳令我们死，我们如不听从，就算忤逆不顺，它有什么罪过呢？大地使我具有形体，生时勤劳，老年安逸，死后休息。生死是互相循环的，所以以我生存为好的，就是以我死亡为好啊。譬如：现在铁匠化铁，铁跳起来说道：‘必定要把我制成锋利的剑。’铁匠必要以为这不是吉祥的铁。现在，若偶然成了人形，就想世世做人，请求造物的道：‘使我为人，使我为人！’那末造物的必定要以为他是不吉祥的人了。现在把天地看作是化铁的大炉子，把造物的看作是铁匠，我死后，何往而不可呢？死生原像梦境一般，死时像很安闲似的入睡，生时像从睡梦中惊醒一般。”○以上说：明白阴阳的变化，不被疾病所累；明白造化的自然，忘却死生。

子桑户、孟子反和子琴张三人交友，谈道：“谁人能够互相有关系，而不露联络的形迹；互相合作，而出自无心；一任自然，高升天际，游于云雾的当中，超脱于世物以外；顺着天理的自然演进，以至于无穷的境界，既不喜欢生存，也不厌恨死亡呢？”三人听了，对面微笑，心心相印，乃订为朋友。不久，子桑户死了，还不曾下葬，孔子听了，乃命子贡（孔子的学生）去帮助料理丧事。子贡去了，看见孟子反和子琴张两个人一个在编织蚕箔，一个在弹琴。二人合唱道：“唉，桑户呀！唉，桑户呀！你已经回复了你的天真，我们还被人的形体所束缚啊！可叹呀！”子贡连忙走上前去问道：“请问对着别人的尸体唱歌是合礼的吗？”孟子反和子琴张对面笑了一笑，道：“他哪里懂得礼的真意呢！”子贡回来后，把所看见的都告诉了孔子，问道：“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不用礼教去约束自己的行为，忘却了自己的形体，对着友人的尸体唱歌，颜色

都不改变。我不知道应当称他们是什么样的人。请问先生以为如何呢？”孔子道：“他们是‘方外’的人——超脱于世俗之外的人。我是‘方内’的人——寄托在世俗里面的人。内和外是不相干的，可是我命你去吊丧，我可算得是见识浅陋的了。他们将要和天地的主宰交友，和天地间的正气会合为一；以为生存乃是气的凝结不散，像身体上长了肉瘤一般受累；以为死亡乃是气的消散，像疮疖溃破，反而去了累赘。他们能够这般，所以把生死看作循环一气，不分先后，人的有生不过是偶然因地风水火四大元素会合成功的，既然将生和死看作是偶然的，所以能够忘却形体里面的肝和胆，外面的耳朵和眼睛。死和生来来往往，只任他们的自然的变化，没有头绪可寻。心里毫无挂念，超脱于世俗以外，逍遥自在，清静无为。他们哪里肯昏昏乱乱地去行世俗的礼节给众人看呢？”子贡道：“那末先生为什么不依从‘方外’的道呢？”孔子道：“我虽然寄托在‘方内’受礼教的束缚，像受天刑的罪人一般，但是我们不妨共游散于‘方外’啊。”子贡道：“请问这是怎么讲？”孔子道：“鱼的生活须依赖水，人的生活须依赖道。依赖水生活的，掘个池子得些水就足够养活了；依赖道生活的得了道，性分就安定了。所以说：‘鱼在江湖里，极端的舒适，忘了自己在水里；人得了大道，性情安定，自足自乐，忘却了道术。’”子贡道：“请问不和世俗人同类的人是什么样的人。”孔子道：“他们不和世俗的人相合，可是和天理相合。所以说：被礼教拘束住的人，失了本性，天把他们当做小人，世人反把他们当做君子；世俗人当做君子的，乃是天所认为的小人啊！”○以上论“方内”和“方外”的不同点。

颜回问孔子道：“孟孙才的母亲死了，他哭时都没有眼泪；心中又

不感觉悲伤；丧中也不表示哀痛。三种悲哀的表示，他一种都没有，反而以善居丧闻名鲁国，固然有不注重实际而获得空名的吗？我觉得很奇怪的。”孔子道：“孟孙才可算对于道全明白的了。他比知道丧礼的更高进一层。常人对于哀伤不能减损，可是自己的性命的天真就被损伤了。孟孙氏把生死付给自然的理，所以无所谓死生，更不知道去求生或求死，顺着自然的运行，任它把我化为何物，更等待将来不可预知的变化。并且，人的形体新陈代谢，无时不在变化中，哪里晓得自己不正是在变化呢？但是人的精神是不死的，是不变化的，人只知道精神是不变化的，就连形体也当做是不变化的，哪里晓得形体已变化了呢？我和你都像在做梦，不曾醒啊。而且孟孙氏虽然遇着骇人的形式上的变化，可是他并不以此连累他的心神。他以为形体上的改变，像搬进新的住宅一般，本没有实在的死。孟孙氏独自清醒着，别人哭，他也随着哭，这就是他如此居丧的原因！况且世人只看见此时自己具有形体，就以为这个形体是自己，哪里晓得以为是‘自己’的，果然是自己吗？还是不是自己呢？譬如你曾做梦，变做鸟在天空中高飞；变做鱼在水底里游泳。那末究竟不知道是鱼鸟在梦中呢？还是说鱼鸟的在梦中呢？人只知道笑是适意，不知道忽然达到适意的境界，只有心先领会，都来不及笑出来；等到发出笑来，又是顺着自然，人更来不及安排。适意和笑都不能自主，可见凡事都不是人力所能勉强的，自然已经替人安排定当了。现在只应当顺着它的安排，忘却死生变化的悲痛，就可以进于‘太虚的天’的统一的境界。”○以上说：孟孙氏尽方内的礼，行方外的道，把尘世看作大梦，形体看作偶然的成功，一任自然的变化。

意而子(尧时的贤人)去见许由,许由道:“尧教你些什么?”意而子道:“尧对我说:‘你必定要用力实行仁义,明说是非。’”许由道:“那你何必还要到此地来呢?仁义的教化和是非的言论,毁坏人的本性,就像刑罚损伤人的形体一般!尧既然已经用仁义刺伤了你脸,又用是非割了你的鼻子,你怎么能够逍遥放荡,无拘无束,游于变化的境界呢?”意而子道:“但是我希望能够游于这个境界的边域。”许由道:“不可以,瞎子不能够看见眉目颜色,以及青黄锦绣的衣服。你已经被仁义是非损伤了,哪里还能游于道的里面呢。”意而子道:“无庄(古时的美人,因为得了道,自己不加修饰,忘了自己的美丽)能忘却自己的美貌;据梁(古时的大力士,因为得了道,守柔去刚,失了力气)能失去自己的气力;黄帝(古时的圣人,因为得了道,忘了自己的智慧)能忘却自己的智慧。可见人学了道,可以改变自己的气质,就和器具加以锻炼,能变为完好一样。怎么晓得造物的不再会调养我的脸上的刺伤,修补我割去了的鼻子,使我再具有一个完全的身体,随从先生呢?”许由道:“唉,不可以预知啊!我且把大略说给你听听,我的先生吗?我的先生像秋天严肃的霜,使万物零落,并不是有心为义;像春天温和的气,生长万物,恩泽传到万世以后,并不是有心为仁;他的道比上古先有,可是并不算老;包容天地,使万物各具形体,可是只顺着自然,并没有机巧。若想游于道中,只要像这般,就可以了。”○以上说:学道须忘却功名和事业。

颜回告诉孔子道:“我有进步了。”孔子道:“怎样进步呢?”颜回道:“我把仁义忘却了。”孔子道:“可以了,可是尚不完全。”过了几天,颜回又见孔子道:“我又有进步了。”孔子道:“怎么进步呢?”颜回道:“我忘

了礼乐了。”孔子道：“可以了，可是还不完备。”过了几天，颜回又去见孔子道：“我又进步了。”孔子道：“怎么进步呢？”颜回道：“我当下自然地忘却了我的形骸。”孔子听了，面色改变，问道：“怎么叫做当下自然地忘却了自己的形骸呢？”颜回道：“不知道有形体的存在，摒除聪明的作用，离开形体，去掉机智，和大道相合，这就是当下自然地忘却了自己的形体。”孔子道：“和大道相合，就没有私心；顺着大道变化，就没有迁滞的情理。你实在是贤人呢！我也愿随你学学。”○以上说：学道须忘却仁义礼乐，以及自己的形骸。

子舆和子桑是朋友。有一次连下了十天的雨，子舆知道子桑极穷，现在又连着下雨，他一定无处去谋食，便说道：“子桑大概已经饿病了吧？”就包裹了些饭，去送给他吃。到了子桑的门口，听见里面子桑又像在唱歌，又像在哭泣，又听见他弹着琴唱道：“父亲吗？母亲吗？天啊！人啊！”子舆听他唱的声音，晓得他疲惫极了，声气急促，全不成调子，便走了进去，问道：“你唱诗，怎么唱出这种声调来？”子桑道：“我在这里推想是谁使我这般穷困的，可是想不出来。我的父亲和母亲哪里愿意使我这般穷困呢？天包容万物，地承载万物，全没有偏私的心，天地哪里会偏私，独使我穷困呢？推求使我穷困的，终想不出来。那末我这般穷困乃是由于命啊！”○以上说学道、求道的门径，应当是安命乐道。

应帝王

YING DI WANG



〔原文〕 齧缺问于王倪，四问而四不知，齧缺因跃而大喜，行以告蒲衣子。蒲衣子曰：“而乃今知之乎？有虞氏不及泰氏，有虞氏其犹藏仁以要人，亦得人矣，而未始出于非人。泰氏其卧徐徐，其觉于于，一以己为马，一以己为牛，其知情信，其德甚真，而未始入于非人。”

肩吾见狂接舆，狂接舆曰：“日中始何以语女？”肩吾曰：“告我君人者，以己出经式义度，人孰敢不听而化诸？”狂接舆曰：“是欺德也，其于治天下也，犹涉海凿河，而使蚊负山也。夫圣人之知也，治外乎？正而后行，确乎能其事者而已矣。且鸟高飞，以避矰弋之害；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，以避熏凿之患，而曾二虫之无知。”

天根游于殷阳，至蓼水之上，适遭无名人而问焉，曰：“请问为天下？”无名人曰：“去！汝鄙人也，何问之不详也？予方将与造物者为人，厌则又乘夫莽眇之鸟，以出六极之外，而游无何有之乡，以处圹垠之野，汝又何帛以治天下，感予之心为？”又复问。无名人曰：“汝游心于淡，合气于漠，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，而天

下治矣。”

阳子居见老聃曰：“有人于此，向疾强梁，物彻疏明，学道不倦，如是者可比明王乎？”老聃曰：“是于圣人也，胥易技系，劳形怵心者也。且曰：‘虎豹之文来田，猿狙之便，执殳之狗来藉，’如是者可比明王乎？”阳子居蹴然曰：“敢问明王之治？”老聃曰：“明王之治，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，化贷万物而民弗恃。有莫举名，使物自喜，立乎不测，而游于无有者也。”

郑有神巫曰季咸，知人之死生存亡、祸福寿夭，期以岁月旬日若神。郑人见之，皆弃而走；列子见之而心醉，归以告壶子曰：“始吾以夫子之道为至矣，则又有至焉者矣！”壶子曰：“吾与汝既其文，未既其实，而固得道与？众雌而无雄，而又奚卵焉？而以道与世亢，必信，夫故使人得而相汝，尝试与来，以予示之。”明日，列子与之见壶子，出而谓列子曰：“嘻！子之先生死矣，弗活矣，不以旬数矣，吾见怪焉，见湿灰焉。”列子入，泣涕沾襟，以告壶子。壶子曰：“乡吾示之以地文，萌乎不震不正，是殆见吾杜德机也，尝又与来。”明日又与之见壶子，出而谓列子曰：“幸矣！子之先生遇我也，有瘳矣，全然有生矣，吾见其杜权矣。”列子入以告壶子，壶子曰：“乡吾示之以天壤，名实不入，而机发于踵，是殆见吾善者机也，尝又与来。”明日又与之见壶子，出而谓列子曰：“子之先生不齐，吾无得而相焉，试齐，且复相之。”列子入，以告壶子，壶子曰：“吾乡示之以太冲莫胜，是殆见吾衡气机也，觊桓之审为渊，止水之审为渊，流水之审为渊，渊有九名，此处三焉，尝又与来。”明日又与之见壶子，立未定，自失而走。壶子曰：“追之。”列子追之不及，反，以报壶子曰：“已灭矣，已失矣，吾弗及也。”壶子曰：“乡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，吾与之虚而委蛇，不知其谁何？因以为弟靡，因以为波流，故逃也。”然后列子自以为未始学而归，三年不出，为其妻爨，食豕如食人，于事无与亲，雕琢复朴，块然独以其形立，纷而封哉，一以是终。

无为名尸，无为谋府，无为事任，无为知主。体尽无穷，而游无朕，尽其所受乎天，而无见得，亦虚而已。至人之用心若镜，不将不迎，应而不藏，故能胜物而不伤。

南海之帝为倏，北海之帝为忽，中央之帝为浑沌；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，浑沌待之甚善。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，曰：“人皆有七窍，以视听食息，此独无有，尝试凿之。”日凿一窍，七日而浑沌死。

郭象说：“没有成心，任随自然变化的，应当做帝王。”

啮缺去问王倪，连着四问，王倪四次都回说不知道。啮缺悟会到不知的妙处，喜欢得跳了起来，走去告诉蒲衣子。蒲衣子道：“你现在方才知道吗？有虞氏（虞舜，古时的帝王）不如泰氏（太昊伏羲氏，上古时代的帝王，）就是因为：有虞氏心怀仁义，要结人心，虽得人民的归顺，可是不能超脱物外；至于泰氏，睡时极端的安适，醒时浑浑沌沌，像没有知识似的，任人称我做马也好，称我做牛也好，他的智天真没有造作，他的德自然没有虚伪。和自然大道混合，从来不曾被物所束缚。”

○以上说治理天下要以天为法则。

肩吾去见狂接舆，狂接舆道：“日中始对你说什么？”肩吾道：“他说：‘做人君的执法度，人民谁敢不听从，不被我所感化呢？’”狂接舆道：“这不是自然的德，这只好欺骗人民罢了。要用这个去治理天下，就譬如要在海中凿河、使蚊虫背负山一样不能成功。所以圣人的治理天下，摒除一切法度，天下方可以太平，的确顺着百姓的性情，任他们尽自己的能力，去图自己的生存，我不加作为，而人民自然治理了。鸟尚且知道高飞避开罗网和箭；小鼠尚知道深藏在社坛底下，免受火熏

铲掘；人民自然知道保身避患，何至于连这两个虫都不如呢？”○以上说：治理天下，在因百姓自治，不必用法度。

天根游于殷阳(地名)，到了蓼水，遇着无名氏，天根就问他道：“请问天下应当怎样治理？”无名氏道：“离开这里，你这个鄙陋的人！问这些问题，怎么不嫌烦呢？我正要和天地的主宰交友，厌倦了，就驾着像雀鸟一般轻虚的气飞出天地四方以外，游于莫须有的地方，住在空旷无边的野外，你为何又拿治理天下的问题来烦扰我的心呢？”天根又问，无名氏便说道：“你使你的心淡泊，使你的气恬静，顺着物性的自然，不要用自己的私意，那末天下就可以平治了。”○以上说：治理天下，须要心地恬淡，顺着物的自然，不用机智。

阳子居去见老聃，问道：“现在譬如此地有一个人应事敏捷，勇于决断，通达物理，勤于学道，这样可以和有圣德的帝王相比了吗？”老聃道：“这个人若照这样去学圣人，就和衙役有了才能受人役使，会技艺的反被他的技艺系累，结果劳苦自己的形体，扰乱自己的心神，离圣人越远了。再看虎豹因为身上有文彩，以致招引了人来打猎；猴子因为身体活泼，猎狗因为会捉牛，所以被人捉去，用绳子系了起来。有了智能反而招祸，若说可以比得上有圣德的帝王，那末虎豹猴子和狗也可以去作明王吗？”阳子居听了面色改变，问道：“那末请问明王怎样治天下？”老聃道：“明王治理天下功业普及，可是自己以为不是我立的功；教化施及万物，可是百姓忘了他的功；百姓不能说出他的德来，然而万物都各得其所；他立足于神妙不可测的地位，而行其所无事。”○以上说：治理天下，须出于无心。

郑国有一个极灵验的相面的，名叫季咸。他能够预言人的死生祸

福、寿命的长短，断定日期，没有不灵验的。郑国的人唯恐他说出不吉祥的话来，所以见了他都逃走。列子见了季咸，心中极信服，回去告诉壶子（列子的先生）道：“起初我以为先生的道已极其高深了，哪晓得还有更高深的哩！”壶子道：“我只传授了你虚文，未曾尽传给你道的实理，你以为晓得这些虚文就算得道了吗？我未曾传给你道的实理，你怎么能得道？就像许多母鸡，内中若没一只雄鸡，怎么能孵出小鸡来？你的道尚浅，就要和世人争胜，所以反被人乘机窥测了。你姑且叫季咸来替我相面。”第二天，列子果邀同季咸一起来，季咸相完了壶子的面，出来向列子道：“唉，你的先生将要死了，活不到十天了！我看见这般奇怪的相貌，像潮湿了的死灰，没有一毫生气啊！”列子进去哭泣着把这一席话告诉了壶子。壶子道：“我刚才给他看的相貌像土地一般没有生气，像山陵一般没有动静，他大概见我闭塞了我的生机，所以这般说吧！你再叫他来替我相面。”第二天，列子又约了季咸来。季咸相罢了壶子的面，出来对列子道：“幸亏你的先生遇着了！好了，有生气了！我见他闭塞当中有权变了！”列子进去把这话告诉了壶子。壶子道：“我刚才给他看的相貌像天地之间生育万物，微露出的生机一任自然，全没有名实的形象可求。这一股生气，是由脚后跟发出来的。他大概见我微露生机，所以这般说吧！你再叫他来，替我相面。”第二天，列子又陪了季咸来，季咸相罢了壶子，出来对列子道：“你的先生的气色不一定，我不能替他相面，姑且等待他的气色平定了，再替他相吧。”列子进来把他的的话告诉了壶子。壶子道：“我刚才给他看的相貌，乃是太空的气，圆浑无迹，他大概因见我的气机平衡，没有头绪可寻，所以没有法子替我相面了。鲋鱼在水中来回地游泳，激起波浪，成为深

泉,有的水被鱼止住,回浪漩成深泉;有的水顺流下去,积成深泉;深泉共有九种,我给季咸看的相只取象于以上三种而已。你约他来,替我看相。”第二天,列子又陪季咸来见壶子,季咸见了壶子还未曾站定,便惊惶逃走。壶子道:“追上他!”列子没有追赶上,回来报告壶子道:“已经跑掉了,已经失去了,我不曾追赶得上。”壶子道:“我刚才给他看的,乃是万象俱空的境界。动静俱寂,一毫不把我所宗主的显露出来。我对于他,一去心机,顺物推移,没有丝毫的牵挂。像小草遇风披靡,像水随波逐流,千变万化,没有些微的迂滞。他不能窥测我,所以逃去了。”列子这才感觉到自己所学的极浅,乃去到家中,三年不外出。替他的妻烧饭,不觉得羞耻;喂猪只当做请人饮食,忘却了贵贱的分别;对于世事,全无心作为;由文彩反归朴实,像木石似的,没有丝毫的情感;将世间万物,尽看作空虚。除我以外,像根本没有第二个物件似的。外表上看去纷杂散乱,不加修饰,可是能够终身专一于道。○以上说治理天下,须虚心没有作为,立足于神妙不测的地位,不可以让天下的人窥测透彻,开了机智的端。

不要享受名誉;不要主出谋虑;不要有作为,去负担事务,不要使机智,去主宰物类。体会大道无穷的理,外面看去愈加朴实,没有些微的形迹显露,保全天赋的本性,更没有自以为得的成见。这也不过是使心地空虚无物而已。有至德的人的用心,像镜子一般光明照见万物,可是并不是出于有心,任物的来去,不加迎送,物进了可照见的范围以内,自现出影像来,没有丝毫的隐藏。所以能够应接万物,不劳心神,不为物所损伤。○以上是全篇的正文。

南海的帝王名叫倏,北海的帝王名叫忽,中央的帝王名叫混沌。

倏和忽常常到浑沌的国里遇会。浑沌待他们很好。倏和忽计划报答浑沌的美意,道:“人都有七窍(耳朵、眼睛、嘴和鼻孔)用来看、听、饮食和呼吸,唯独他没有,我们试着替他凿开七窍来。”于是他们每天替浑沌凿开一窍,到了第七天,浑沌就死了。○以上比喻知巧能够伤身损性。

骈拇

PIAN MU



〔原文〕 骈拇枝指出乎性哉？而侈于德，附赘县疣出乎形哉？而侈于性。多方乎仁义，而用之者列于五藏，而非道德之正也。是故骈于足者，连无用之肉也，枝于手者，树无用之指也。多方骈枝于五藏之情者，淫僻于仁义之行，而多方于聪明之用也。是故骈于明者，乱五色，淫文章，青黄黼黻之煌煌，非乎？而离朱是已。多于聪者，乱五声，淫六律，金石丝竹，黄钟大吕之声，非乎？而师旷是已。枝于仁者，擢德塞性，以收名声，使天下簧鼓，以奉不及之法，非乎？而曾、史是已。骈于辩者，累瓦结绳窜句，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，而敝跬誉无用之言，非乎？而杨、墨是已。故此皆多骈旁枝之道，非天下之至正也。彼正正者，不失其性命之情。故合者不为骈，而枝者不为跂，长者不为有余，短者不为不足。是故凫胫虽短，续之则忧，鹤胫虽长，断之则悲。故性长非所断，性短非所续，无所去忧也。意仁义其非人情乎？彼仁人何其多忧也？且夫骈于拇者，决之则泣，枝于手者，斲之则啼。二者或有余于数，或不足于数，其于忧一也。今世之仁人，蒿目而忧世之忧；不仁之人，决性命之情而饕富贵，故意仁义其非人

情乎？自三代以下者，天下何其嚣嚣也？且夫待钩绳规矩而正者，是削其性者，待绳约胶漆而固者，是侵其德者也。屈折礼乐，响俞仁义，以慰天下之心者，此失其常然也。天下有常然，常然者，曲者不以钩，直者不以绳，圆者不以规，方者不以矩，附离不以胶漆，约束不以纆索。故天下诱然皆生，而不知其所以生，同焉皆得，而不知其所以得。故古今不二，不可亏也，则仁义又奚连连如胶漆纆索，而游乎道德之间为哉？使天下惑也！夫小惑易方，大惑易性，何以知其然邪？自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，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，是非以仁义易其性与？故尝试论之曰：“三代以下者，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，小人则以身殉利，士则以身殉名，大夫则以身殉家，圣人则以身殉天下。故此数子者，事业不同，名声异号，其于伤性以身为殉，一也。臧与谷二人相与牧羊，而俱亡其羊，问臧奚事？则挟策读书，问谷奚事？则博塞以游。二人者，事业不同，其于亡羊均也。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，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，二人者所死不同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；奚必伯夷之是，而盗跖之非乎？天下尽殉也，彼其所殉仁义也，则俗谓之君子，其所殉货财也，则俗谓之小人。其殉一也，则有君子焉，有小人焉。若其残生损性，则盗跖亦伯夷已，又恶取君子小人于其间哉？且夫属其性乎仁义者，虽通如曾、史，非吾所谓臧也。属其性于五味，虽通如俞儿，非吾所谓臧也。属其性乎五声，虽通如师旷，非吾所谓聪也。属其性乎五色，虽通如离朱，非吾所谓明也。吾所谓臧者，非仁义之谓也，臧于其德而已矣。吾所谓臧者，非所谓仁义之谓也，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。吾所谓聪者，非谓其闻彼也，自闻而已矣。吾所谓明者，非谓其见彼也，自见而已矣。夫不自见而见彼，不自得而得彼者，是得人之得，而不自得其得，适人之适，而不自适其适者也。夫适人之适，而不自适其适，虽盗跖与伯夷，是同为淫僻也。余愧乎道德，是以上不敢为仁义之操，而下不敢为淫僻之行也。”

焦竑说：“《内篇》的题目，都各有深刻的意思，《外篇》和《杂篇》各篇就只摘取篇首的字做题目。”

吴澄说：“《骈拇》，《马蹄》，《胠箴》，《缮性》和《刻意》五篇自成一體，究竟是不是庄子的书还是周朝秦朝人作的，不可断定。”王夫之和姚姬传也都疑《外篇》不出于庄子的笔墨。马通伯师说：“这篇极言自己炫耀矜夸的离出本性，全篇都是这一个意义。”

脚大拇趾与第二趾相连的，叫：骈拇，手有六个指头的，叫枝指，都是生来有的，但所得比人为过分。悬挂的赘疣是形成后附加的，但比于初生，本性就过于自然。用多种方法施用仁义的，以为五性是人所同有，就将它列为五脏，以配合五行，但这实非道德本然的面目。所以脚指骈的，是连无用的肉；手指多一枝的，是长无用的指头，多旁边骈枝；说到五脏情理的，是对于仁义五行过于诡僻，而用聪明的方法太多。所以，骈聚于目力明亮的，就迷乱五色，过分修饰文章，青黄两色画成斧形的黼黻，辉煌眩目不对吗？这就是从离朱等人开始产生出来的问题了。听觉聪敏的，就迷乱于宫商角徵羽的五声，放纵在音乐的六律里面，金石丝竹黄钟大吕的声音不对吗？这又是师旷等人产生出来的问题了。标举仁义的，就只愿表显其德，不管塞蔽他们的本性，收罗名誉，使天下喧哗得像同笙簧鼓动一般，来奉行不可从的法式，这不对吗？像曾参、史鱼就是如此；并力于辩的就聚集无用的言语，如同堆瓦块结绳子一样，穿凿文字句子，把心思游荡在坚白同一类的辩论里面疲劳，于有一时的名誉，而无实用的言语，这不对吗？杨朱、墨翟就是如此；但这种都是多出来旁枝之道，不是天下最正的。最正的是不失他性命原来的情理，所以就是合拢来的也不觉得连并，枝出来的也不觉得多一趾头；长的不觉得有余，短的也不

觉得不够。譬如小鸭子的腿虽然短，但硬要接长些，它反倒要忧愁了；仙鹤的腿虽然长，倘硬要斫短些，它反倒要悲哀了。所以性本来是长的，不必缩短；性原来是短的，也不必接长。都任从它本然的特性，那自然就没有忧愁了，何必还要免去忧愁呢？再说：难道仁义不是人情吗？那班仁人何以那么多忧呢？脚拇指头连的，但倘要劈开，就要哭泣；手指多一根的，如咬掉它，就要叫起来。这两个对于固定的数：一个是太多，一个是不够，但是，忧愁起来，却是一样。现在世界上的仁人，忧虑世界上未来的祸患，常常眯起眼睛发愁，眼睫毛蒙得像有青蒿一般；不仁的人又拼命贪图富贵，所以说：仁义难道不是人情吗？但自从夏、商、周三代以后，天下何以又喧嚷不清呢？总之，候用钩子绳子规矩来弄正的，都是损害了物的本性；用绳子绑起，用胶同漆黏牢的，也是伤了它的天真；周旋礼乐，假仁假义来安慰天下人心的，这是失掉了它的常然。天下有常然，常然就是弯曲的，不用钩子；直的，不用绳子；圆的，不用规；方的，不用矩；粘拢的，不用胶漆；束缚的，不用绳索。天下仿佛像引导着都有生气，但自然而然的，并不知道，所以生的道理都觉得自得，并不知道所以自得的原故。从古到今，都无二理，就是不可用人力来亏损它，那么仁义又何必接接连连如同胶漆绳索一样，在道德之中来游逛些什么啦！这简直是使天下迷惑呢！而且小惑是迷了方向，大惑就要失了直性，怎么知道的呢？因为自从虞、舜举揭着仁义的幌子，来扰乱天下，天下就都拼命奔往仁义里去，这不是用仁义来改变本性吗？所以曾经谈论过三代以后的，没有不是用外面的事物来改变本性的了，于是乎小人就为利牺牲自身，读书人就为名牺牲自身，做官的就为家牺牲自身，圣人就为天下牺牲自身；这几种人做的事业都不同，名声也不一样，然而他们伤害本性、牺牲自身却

是一样。臧(男仆娶个头婢女的叫臧,)同谷(女人嫁奴隶的叫谷)两个人去放羊,羊全跑了,问臧在干什么事,他是拿着鞭子在读书,问谷在干什么事,她是掷骰子玩去了,两个人做的事不同,但是丢失羊却是相同。伯夷为名死在首阳山的下面,盗跖为利死在东陵的上边,两个人死得虽然不同,但他残害生命,损伤本性是相等的,何必要说伯夷是对,盗跖不对呢?天下尽是在牺牲啦!他所牺牲的是为仁义,世界上俗人就称他为君子;他所牺牲的是为货财,世界上俗人就叫他为小人;其实牺牲都是一样,而有君子,有小人,若说到残害生命损伤本性,那盗跖也就是伯夷,又何必称呼有君子小人的不同呢?并且强迫其性属于仁义的,就是通达得像曾参、史鱼一样,也不是我们所谓好的;强迫其性属于五味的,就是通达得像俞儿(古时知味的人)一样,也不是我们所谓好的;强迫其性属于五声的,就是通达得像师旷一样,也不是我们所谓聪敏的;强迫其性属于五色的,就是通达得像离朱一样,也不是我们所谓精明的。我所说:‘好’的,不是仁义的意思,是要好在能自得;我所说:‘好’的,不是仁义的意思,是要能任从他性命的真性情;我所说:‘聪敏的,’不是说他听得见别人,是要能听得见自己;我所说:‘精明’的,不是说他看得见别人,是要能看得见自己;倘若不能够看见自己,只看见别人,不能够自得,只得之于别人,这是舍己救人,得别人所得的,而不能得自己的所得,安逸别人的安逸,而不能安享自己本性固有的安逸。要是安逸别人的安逸,而不能够安享自己本性的安逸,那盗跖同伯夷都同是过于偏僻了。我本来对于道德颇觉惭愧,所以上也不敢为仁义的节操,下也不敢作偏僻的行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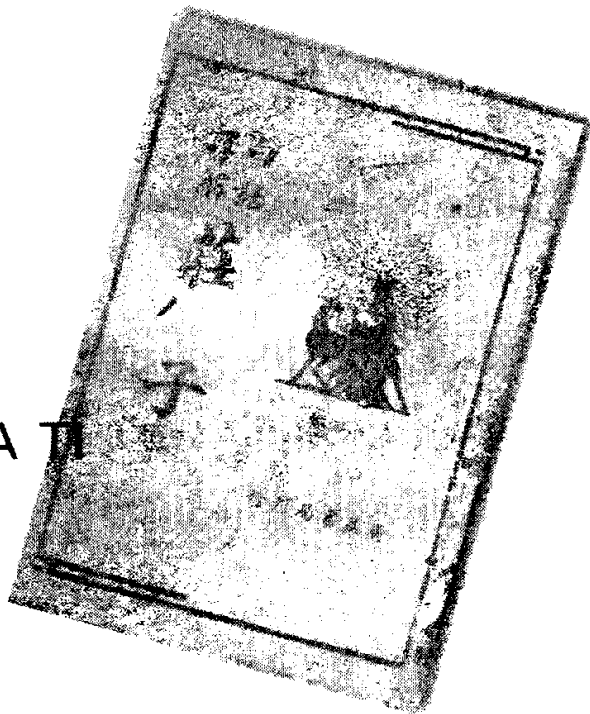
外 篇



目 录

马蹄

MA TI



〔原文〕 马，蹄可以践霜雪，毛可以御风寒，龔草饮水，翘足而陆，此马之真性也。虽有义台路寝，无所用之。及至伯乐曰：“我善治马。”烧之剔之，刻之雠之，连之以羁縶，编之以皁棧，马之死者十二三矣。饥之渴之，驰之骤之，整之齐之；前有櫜饰之患，而后有鞭笞之威，而马之死者，已过半矣。陶者曰：“我善治埴，圆者中规，方者中矩。”匠人曰：“我善治木，曲者中钩，直者应绳。”夫埴木之性，岂欲中规矩钩绳哉？然且世世称之曰“伯乐善治马，而陶匠善治埴木”，此亦治天下者之过也。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，彼民有常性，织而衣，耕而食，是谓同德。一而不党，命曰天放，故至德之世，其行填填，其视颠颠。当是时也，山无蹊隧，泽无舟梁，万物群生，连属其乡，禽兽成群，草木遂长。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，鸟鹊之巢，可攀援而窥。夫至德之世，同与禽兽居，族与万物并，恶乎知君子小人哉？同乎无知，其德不离，同乎无欲，是谓素朴，素朴而民性得矣。及至圣人，蹵蹵为仁，踉跄为义，而天下始疑矣；澶漫为乐，摘僻为礼，而天下始分矣。故纯朴不残，孰为牺尊？白玉不毁，孰为珪璋？道德不废，安取仁义？性情不

离，安用礼乐？五色不乱，孰为文采？五声不乱，孰应六律？夫残朴以为器，工匠之罪也；毁道德以为仁义，圣人之过也。夫马陆居则食草饮水，喜则交颈相靡，怒则分背相踶，马知己此矣。夫加之以衡扼，齐之以月题，而马知介倪，阷扼鸢曼，诡衔窃轡。故马之知而恣至盗者，伯乐之罪也。夫赫胥氏之时，民居不知所为，行不知所之，含哺而熙，鼓腹而游，民能以此矣。及至圣人屈折礼乐，以匡天下之形，县跂仁义，以慰天下之心，而民乃始踶跂好知，争归于利，不可止也，此亦圣人之过也。

苏舆说：“此篇乃是申明老子所说‘无心作为，人民自然感化；清静不扰，人民自然正当’的旨意。全篇从头到尾，用马作譬喻，也是庄子内篇中所未有的。”

马的蹄，可以践踏霜雪；毛，可以抵抗风寒；吃草饮水；高举起蹄乱跳；这才是马的真性。至于高台大屋对于马反没有用处。自从伯乐（姓孙名阳，是古时善养马者）说“我精于养马”，就烧了铁来炼马，修剪马毛，铲削马掌，在马身上烙印子。再用头勒和脚绊把马连成行列，用马槽马枥将马分开次序，马死的已有十分之二三了。再加饮食不足，奔跑过分，时刻被修饰扰乱，前面有嘴勒和纓络为累，后面有鞭打的威胁，马死了的已有一大半了。烧窑的说：“我深明泥土的性质，精于治土器，于是造作土器，圆的像规，方的像矩。”木匠说：“我深明树木的性质，精于治木器。”于是制造木器，弯的像钩子，直的像绳子。泥土和树木的本性哪里和规矩钩绳相像呢！然而世人总称：“伯乐精于养马，烧窑的和木匠精于制造土器木器，深明泥土和树木的本性。”也和治理天下的矫造人民的本性，反被称为深明人民的本性同一的过失啊！我以

为会治理天下的不像这般。因为人民都有常性，譬如纺织衣服穿，耕种粟米吃，都是同一的要求自足。都是浑一不偏，任天自在。所以‘盛德的时代’，人民的行动迟重，视察专一。那时，人都自足，安居家中，更不外求，所以山上尚不曾有小路，河里也不曾有船只桥梁。万物齐生，各不干犯，只和自己居处邻近的交结。禽兽众多，草木茂盛。人没有害禽兽的心，禽兽见了人也不怕，所以禽兽可以让人牵曳着游散，鸟雀的巢可以任人扳住观看。当‘盛德的时代’，人类和禽兽同住在一起，和万物同聚在一块。哪里知道有什么‘君子’和‘小人’的分别呢？万物同一的没有机智，所以保有自己的本性，不离开大道；同一的没有欲望，所以都是天真无伪，朴朴实实的，这样才是人民的本性啊。及至圣人用心设仁爱的教化，用力去创义理的法度，天下方才惑乱了；发明放纵无度的音乐，制作拘束烦碎的礼仪，天下方才分裂了。所以，完整的树木如不雕残，怎么会有酒杯；白玉如不加凿毁，怎么会有珪璋（珪和璋都是玉器）；道德如不曾废坏，要仁义的教化有什么用？性情如不曾离开正道，要礼乐的制度有什么用？青黄赤白黑五色若不曾错乱，怎么会成文采？工商角徵羽五声若不曾错乱，怎么会合音律！残损了物的天真，制成器具，这是工匠的罪过。至于毁坏了道德，制作仁义的教化，乃是圣人的过失啊！马住在陆地上，吃草饮水；高兴时，把颈项靠紧，互相的摩擦着，表示亲热；忿怒时，背面相对，用后面的蹄互相踢蹋；马所晓得的已尽于此了。等到将驾马的横木加在马的身上，用月题（加在马额上的佩饰，形状像月亮）加在马的头上，使马的行止齐一，马方才晓得用眼睛斜看，低曲着颈项和驾马的横木抵触，企图吐出它的口勒，褪脱它的笼头。所以使马晓得这些，失去了它们的本性，以

致态度虚诈，近于盗贼的，都是伯乐的罪过啊。当赫胥氏（上古的帝王）的时代，人民居家非常的满足，浑浑沌沌的，不知道所做的是些什么事；出外极端的适意，随随便便的，不知道应当往什么地方去；嘴里含着食物嬉戏，挺胸叠肚的四出游散。人民所能的已尽于此了。等到圣人矫造礼乐，来匡正天下人的形体；凭空企慕仁义，来安慰天下人的心性；人民才开始矜夸自己，欺诈别人。竞争利益，结果无法禁止。这乃是圣人的过失啊！

胠箠

QU QIE



〔原文〕 将为胠箠、探囊、发匱之盗而为守备，则必摄絨縻，固扃鐃，此世俗之所谓知也。然而巨盗至，则负匱揭箠担囊而趋，唯恐絨縻扃鐃之不固也。然则乡之所谓知者，不乃为大盗积者也？故尝试论之，世俗之所谓知者，有不为大盗积者乎？所谓圣者，有不为大盗守者乎？何以知其然邪？昔者齐国邻邑相望，鸡狗之音相闻，罔罟之所布，耒耨之所刺，方二干余里，阖四竟之内，所以立宗庙社稷，治邑屋州闾乡曲者，曷尝不法圣人哉？然而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，所盗者岂独其国邪？并与其圣知之法而盗之。故田成子有乎盗贼之名，而身处尧、舜之安，小国不敢非，大国不敢诛，十二世有齐国。则是不乃窃齐国，并与其圣知之法，以守其盗贼之身乎？尝试论之，世俗之所谓至知者，有不为大盗积者乎？所谓至圣者，有不为大盗守者乎？何以知其然邪？昔者龙逢斩，比干剖，苋弘脔，子胥靡，故四子之贤，而身不免乎戮。故盗跖之徒问于跖曰：“盗亦有道乎？”跖曰：“何适而无有道邪？夫妄意室中之藏，圣也，入先，勇也，出后，义也，知可否，知也，分均，仁也。五者不备，而能成大盗者，天下未之有也。”由

是观之，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，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；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，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，而害天下也多。故曰：“唇竭则齿寒，鲁酒薄而邯郸围，圣人生而大盗起；掊击圣人，纵舍盗贼，而天下始治矣。”夫川竭而谷虚，丘夷而渊实，圣人已死，则大盗不起，天下平而无故矣。圣人不死，大盗不止，虽重圣人而治天下，则是重利盗跖也。为之斗斛以量之，则并与斗斛而窃之，为之权衡以称之，则并与权衡而窃之。为之符玺以信之，则并与符玺而窃之，为之仁义以矫之，则并与仁义而窃之。何以知其然邪？彼窃钩者诛，窃国者为诸侯，诸侯之门，而仁义存焉。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？故逐于大盗，揭诸侯，窃仁义并斗斛权衡符玺之利者，虽有轩冕之赏弗能劝，斧钺之威弗能禁。此重利盗跖而使不可禁者，是乃圣人之过也。故曰：“鱼不可脱于渊，国之利器，不可以示人。”彼圣人者，天下之利器也，非所以明天下也。故绝圣弃知，大盗乃止，擿玉毁珠，小盗不起。焚符破玺，而民朴鄙，掊斗折衡，而民不争；殫残天下之圣法，而民始可与论议。擢乱六律，铄绝竽瑟，塞瞽旷之耳，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。灭文章，散五采，胶离朱之目，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。毁绝钩绳，而弃规矩，搯工倕之指，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。故曰：“大巧若拙。”削曾、史之行，钳杨、墨之口，攘弃仁义，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。彼人含其明，则天下不铄矣；人含其聪，则天下不累矣；人含知其，则天下不惑矣；人含其德，则天下不僻矣。彼曾、史、杨、墨、师旷、工倕、离朱，皆外立其德，而以煊乱天下者也，法之所无用也。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？昔者容成氏、大庭氏、伯皇氏、中央氏、栗陆氏、骊畜氏、轩辕氏、赫胥氏、尊卢氏、祝融氏、伏羲氏、神农氏，当是时也，民结绳而用之，甘其食，美其服，乐其俗，安其居。邻国相望，鸡狗之音相闻，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；若此之时，则至治已。今遂至使民延颈举踵曰：“某所有贤者。”赢粮而趣之，则内弃其亲，而外去其主之事，足迹接乎诸侯之境，车轨结乎千里之外，则是上好知之过也。上诚好知而无

道，则天下大乱矣。何以知其然邪？夫弓弩毕弋机变之知多，则鸟乱于上矣；钩饵罔罟罾筍之知多，则鱼乱于水矣；削格罗落置罟之知多，则兽乱于泽矣；知诈渐毒、颀滑坚白、解垢同异之变多，则俗惑于辩矣。故天下每大乱，罪在于好知。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，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；皆知非其所不善，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，是以大乱。故上悖日月之明，下烁山川之精，中堕四时之施，惴栗之虫，肖翘之物，莫不失其性。甚矣夫，好知之乱天下也！自三代以下者是已。舍夫种种之民，而悦夫役役之佞，释夫恬淡无为，而悦夫哼哼之意，哼哼已乱天下矣。

马通伯师说：“此篇乃是庄子愤恨当时的政客打着‘仁义’的虚幌子，去图自己的私利、祸害天下而作的。”

做偷摸人家提箱行囊的扒手，和窃取人家柜里什物的小贼，到了要防卫自己的赃物时，必定用绳子捆紧，用锁关牢。这是世俗的人所称作的“聪明”。可是大强盗一来，背起柜子，举起箱子，挑起包袱，一齐都抢走了，唯恐绳子捆得不牢，锁锁得不完固。那末以先所称的“聪明”，不只是在替大盗积蓄吗？所以我们试加讨论一下：世俗的人所认为“聪明”的人有不替大盗积蓄货财的吗？有不替大盗防卫财物的吗？何以见得是如此呢？从前，齐国强盛时，城市相接，没有荒芜的地方；人口繁多，鸡和狗的叫声各地互相可以听得见。捕鱼的范围和耕种的区域合起来有二千余平方里。统括四境之内，所以建立主庙和社稷（国君祭天地的地方），以及施設地方行政的，何尝不都是以圣人做法则呢？可是田成子（齐国的大夫，名叫随恒）忽然杀了齐国的国君，用非法的行动得到齐国，他所“盗”的岂但齐国的国，并连齐国取法于圣人治理

国家的法度也一并“偷窃”去了，所以田成子虽名为盗贼，然而身居尧、舜的地位。当时小国不敢向他抗议；大国对他不敢讨伐。到现在，他的子孙身为齐国国君的，已传了十二代了。这不是不但窃取齐国，并且窃取了齐国取法于圣人治理国家的法度，用来保护盗贼身体的安全吗？再加推论一下：世俗之人所称为“最聪明的人”，有不替大盗积蓄货财的吗？所称为“大圣人”的，有不替大盗防守赃物的吗？何以见得是如此呢？从前，龙逢（桀的贤臣）被杀，比干被割心，苾弘（周灵王的贤臣）被破肠，子胥（伍子胥是吴王夫差的贤臣）被杀了投在江中腐烂。所以四人虽贤，身体尚不免被杀戮，就是因为暴虐的国君“窃取”了圣人的法度，臣子不敢抵抗，这都是圣人的法度的祸害啊！所以盗跖（古来的大盗）的徒党问盗跖道：“强盗也有道吗？”盗跖道：“强盗何往而不是道。”譬如：起意偷人家屋里的什物，先推测里面的虚实，全算个正着，这就是圣；先进去就是勇；后出来就是义；知道见机行事就是智；分赃平均就是仁。圣，勇，义，智，仁，五样不完全，而能成功大盗，这是天下绝没有的事情。这样看来，行善的人如不曾得圣人的道，是不成的；盗贼坏人如不曾得圣人之道也不行。但是天下的好人少，坏人多。那末圣人之道对于天下，有利益的很少，而祸害天下的反而很多了！所以说：“把嘴唇高揭起来，牙齿就寒冷；鲁国的酒薄了，赵国的京城就被围（楚国大会诸侯，鲁国和赵国都献酒给楚王。鲁国的酒比赵国的酒淡薄，楚国管酒的就向赵国讨酒，赵国不肯给，管酒的气了，把鲁、赵二国的酒互相调换了献上去。楚王以为赵国的酒淡薄，动了怒，就把赵国的邯郸围困住）。有了圣人，就有大盗。”这都是自然相因而生的。如打倒圣人，释放盗贼，天下就可以太平了。譬如泉流干了，山谷方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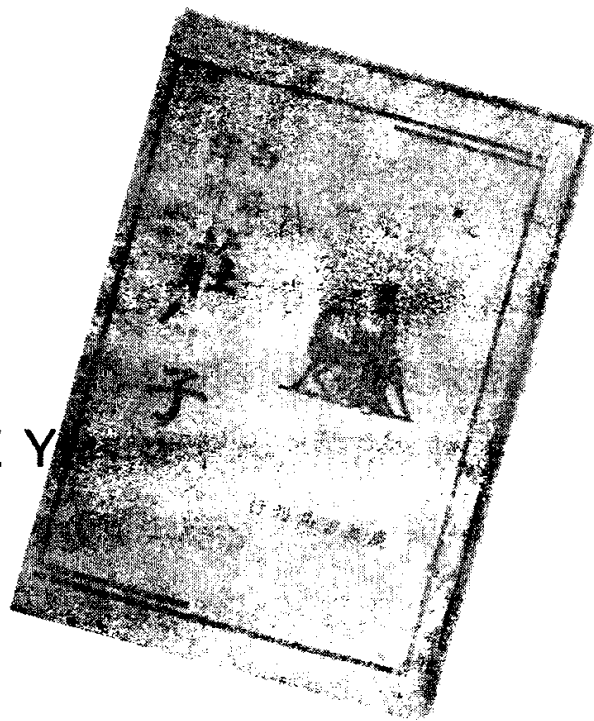
空虚；高山平了，深水才可填满。圣人死了，大盗才可以不再有，天下方可太平无事。圣人如不死，大盗永不会肃清。若倚重圣人治理天下，只是对于盗贼一类的坏人更加有利益：制造升斗，用来量物，就有伪造升斗的反用升斗去渔利；规定秤杆秤锤，用来称物，就有伪造秤杆秤锤的反用了去渔利；用符节和官印加以保证，就有伪造符节和官印的，反用对牌和图章去图利；用仁义矫正百姓，就有假仁假义的，反用“仁义”去求私利，祸害别人。何以见得呢？譬如偷窃别人腰带上的钩子的，抓获了就被杀戮；用偷窃的手段，得到别人的国家，成功以后，身为诸侯。并且诸侯的府第内歌功颂德之声不绝，一切仁义的教化都由此出，这不是虚伪造作，偷取了仁义圣知之说，来图自己的私利吗？所以随仿大盗，强夺诸侯的地位，用偷窃的手段拿仁义之说和升斗、秤杆、秤锤、符节和图信去图私利的，虽然有官爵的重赏都不能劝止，虽用刀斧的严刑都不能禁阻。这般使“盗贼”享特殊的利益，结果无法禁止的，都是圣人的过失啊！所以说：“鱼不可以离开深水。国家赖以制人的精锐的器具不能公开让人看见。”所谓“圣人”的乃是天下赖以治人的精锐的器具，不是应当给天下人公开晓得的。所以只有摒除圣智，大盗方可肃清；摔毁珠玉，小盗方可不再有；烧灭印信，人民自会诚实；击破升斗，折断秤杆，人民自不争夺；毁尽天下圣人的法度，人民方才有资格和在上的议论；拔乱乐器上合于音律的竹管，烧断竽（一种乐器）琴，闭塞瞎眼的师旷（晋平公的乐师，以明音律著名）的耳朵，天下的人就不显露自己的听觉过人了；毁灭文章，散乱五采的颜色，黏合离朱（黄帝时人，以目光敏锐著名，传说能看见千里以外的针尖）的眼睛，天下的人就不显露自己的目力过人了；毁坏钩子绳索，弃去规矩（匠人

用来画方圆的器具);折断倮(倮是尧时的人,以巧艺著名)的手指,天下的人就不显露自己的机巧了。所以说:“‘大巧的人’因为机巧不外露,所以外表反似笨拙。”除去曾参、史鱼的行为,封锁杨朱、墨翟的言论,弃去仁义之说,天下的人保有天真,都极端的自得,和玄妙的大道混同了。倘使人都不显露自己的目光过人,去辨清事物,天下就不会被“光芒的气焰”消坏了;人都不显露自己的听闻明达过人,去审察事物,天下就没有忧患了;人都不显露自己的智慧机巧过人,去加造作,去扰乱事物,天下就不会惑乱了;人都不显露自己的德行过人,朴朴实实的,天下就没有邪僻的行为了。像曾参、史鱼、师旷、工倮、离朱等人都将自己所得的标谤示人,像火光逼人一般,只足扰乱天下,若依照“正法”,这都是应当去掉的。你们独不知道“盛德的时代”吗?从前,当容成氏、大庭氏、伯皇氏、中央氏、栗陆氏、骊畜氏、轩辕氏、赫胥氏、尊卢氏、祝融氏、伏羲氏、神农氏(都是古代的帝王)的时代,人民用绳子打结来记事;安分守己,觉得自己的饮食合口,衣服美观,习俗可乐,起居安适;邻国紧接,没有荒芜之地;人民繁多,鸡狗的叫声两地可以互相听见;人民都自食其力,有的一辈子都不互相往来。像这个时代,天下乃是真正的太平。现在乃至使人民伸长颈项,垫高着脚跟,寻求安身的地方,道:“某地的统治者是贤人!”就携带些粮食赶去依就。遗弃了家庭的亲爱,避免了对于主上应尽的职务。纷纷离开本国,以至于脚迹接连于邻国的国境,车轮的印子交错于千里以外,这都是在上位喜欢机智的过失。居上位的若喜欢用机智扰乱事物,又无道去平靖事物,天下就要大乱了。何以见得呢?譬如弓、弩(有柄的弓,可以连发许多支箭)、毕(捕鸟的网)、弋(箭上结有丝绳、射后可将箭和射获

物收回)、机(弩上钩弦的齿子)一般的机巧的造作多了,天空中的鸟就被扰乱了;钓鱼的钩子、引鱼的食物、捕鱼的网和捉鱼的竹器,一般机巧的造作多了,水底下的鱼就被扰乱了;施罗网的木栅、捕兽的网和捉兽的翻车,一般机巧的造作多了,山林里的兽就被扰乱了;欺诈阴险、不正当的言论如同“坚白”,诡怪的学说如同“同异”(“坚白”和“同异”都是辩论的学说),一般机巧的言论变化多了,世俗的人就被迷惑了。所以天下昏昏乱乱的,都是喜欢机智的罪过。天下的人都知外求自己所不晓得的知识,反不知实行自己已经晓得的分内的事;都只知道非难别人的错处,不知道自己所认为对的乃是错误,所以天下大乱了。以致日月的光明都被扰乱,山川的精华都被消尽,四时的运行都被破坏,连无足的爬虫和极微小的飞虫都失了自己的本性。唉,喜欢机智能如此地扰乱天下啊! 自从三代以后,都是这样:舍弃诚实谨慎的百姓,喜欢精明机巧的人才。不用清静没有作为的政策去顺理百姓,反而喜欢自己去教诲别人。只是“自己去教诲别人”一桩已把天下扰乱了!

刻意

KE YI



〔原文〕 刻意尚行，离世异俗，高论怨诽，为亢而已矣。此山谷之士，非世之人，枯槁赴渊者之所好也。语仁义忠信，恭俭推让，为修而已矣。此平世之士，教诲之人，游居学者之所好也。语大功，立大名，礼君臣，正上下，为治而已矣。此朝廷之士，尊主强国之人，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。就藪泽，处闲旷，钓鱼闲处，无为而已矣。此江海之士，避世之人，闲暇者之所好也。吹响呼吸，吐故纳新，熊经鸟申，为寿而已矣。此道引之士，养形之人，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。若夫不刻意而高，无仁义而修，无功名而治，无江海而闲，不道引而寿。无不忘也，无不有也，淡然无极，而众美从之，此天地之道，圣人之德也。故曰：“夫恬淡寂寞，虚无无为，此天地之平，而道德之质也。”故曰：“圣人休休焉，则平易矣，平易则恬淡矣，平易恬淡，则忧患不能入，邪气不能袭，故其德全而神不亏。”故曰：“圣人之生也天行，其死也物化，静而与阴同德，动而与阳同波。不为福先，不为祸始，感而后应，迫而后动，不得已而后起。去知与故，循天之理，故无天灾，无物累，无人非，无鬼责。其生若浮，其死若休，不思虑，不豫谋，光矣而不耀，信矣

而不期。其寝不梦，其觉无忧，其神纯粹，其魂不罢，虚无恬惔，乃合天德。”故曰：“悲乐者德之邪，喜怒者道之过，好恶者德之失。故心不忧乐，德之至也，一而不变，静之至也，无所于忤，虚之至也，不与物交，惔之至也，无所于逆，粹之至也。”故曰：“形劳而不休则弊，精用而不已则劳，劳则竭。水之性不杂则清，莫动则平；郁闭而不流，亦不能清，天德之象也。”故曰：“纯粹而不杂，静一而不变，惔而无为，动而以天行，此养神之道也。”夫有干越之剑者，柙而藏之，不敢用也，宝之至也。精神四达并流，无所不极，上际于天，下蟠于地，化育万物，不可为象，其名为同帝。纯素之道，惟神是守，守而勿失，与神为一，一之精通，合于天伦。野语有之曰：“众人重利，廉士重名，贤人尚志，圣人贵精。”故素也者，谓其无所与杂也，纯也者，谓其不亏其神也；能体纯素，谓之真人。

马通伯师说：“这篇是以‘体会纯素’立论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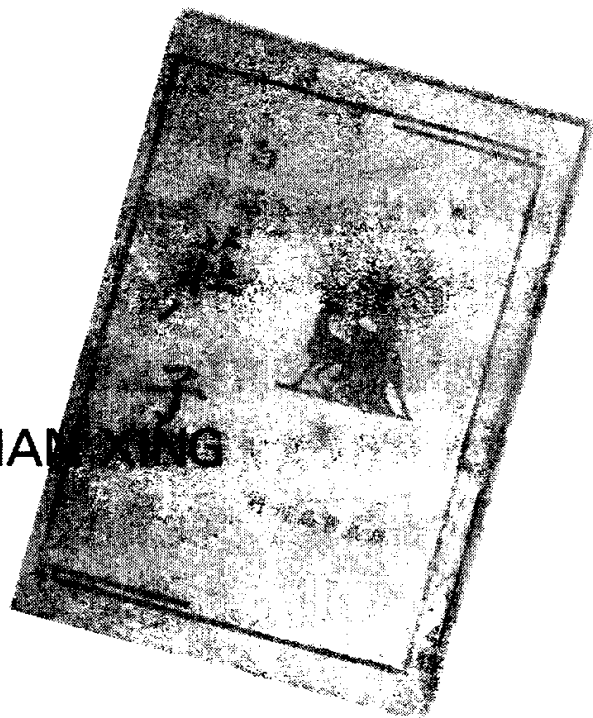
刻削意志使行为高尚，不合潮流，议论唱高调，抨击社会黑暗，怨自己不遇时，只一味的高亢，这是山野轻世的人，自甘枯寂、沉沦不返的人所嗜好的；讲仁义忠信，恭敬节俭推让，只一味自己修身，这是平时世上教育家、游学的人所嗜好的；谈论立大功，成大名，讲君臣的礼节，定上下尊卑的名分，只一味的为治平，这是朝廷里尊重君主、强霸国家的人，用功力于兼并敌国的所嗜好的；依着山林中水草丛生的地方，居住在旷野的所在，悠闲钓鱼，只一味地为闲散，这是江海上隐逸闲暇的人所嗜好的；练深呼吸，吐故纳新，习体操，学熊悬挂在树枝上，学鸟雀伸缩头颈，只一味地为长寿，这是引导体气柔和、修炼养形的人，想高寿像彭祖的所嗜好的。倘若不刻削意志而高尚，没有讲仁义而修整，无意在功名而治平，没有江海而闲散，不修炼导引而长寿；没

有不忘的，没有不包括的，淡然到没有一定的极点，众美就全随之而来了，这才是天地的大道，圣人的美德。所以说，恬静淡泊，清静寂寞，空虚无为，是天地的平衡、道德的根本；圣人休息在恬淡空虚里面，就是经历着险阻，也能平稳恬淡，能平稳恬淡，忧愁祸患就不能够侵入，邪气也不能够侵袭；于是他的德完整，而精神丝毫不亏损，所以说圣人的生存，是任凭自然而运动，他的死，是无所系挂，像蜕化一样，一动一静都随同阴阳，出于无心，凡事不提倡，不为幸福的先进，也不作祸患的开始，感受着了方才响应，机会降临了方才动作，不得已方才起来，去掉智慧与机巧，顺着天理所以没有天灾，没有物累，没有人的是非，没有鬼的责备，他生存好像浮着，他死去如同休息，也不思想，也不预先计划，有光彩并不炫耀，有信实而并不固执，他睡着了不做梦，醒了也没有忧愁，他的精神不杂乱，魂灵不疲劳，空虚恬淡，这才合天的德。所以说，悲哀欢乐是德的不正，喜悦忿怒是道的过错，嗜善恶嫌是德的过失。心不忧愁欢乐，是德的极点，能纯一不变动是静到极点，心中空洞没有丝毫的违忤，是空虚到极点，凡事都听任其自来，没有与事物交接的心情，是淡泊到极点，胸中不杂一点污浊的人欲，就没有觉得不顺的，这是纯粹到极点，所以说形体劳苦不休息就要弊坏，精力用之不已就要疲劳，疲劳就枯竭，譬如水的本性，不混杂它就清，不搅动它就平，但是闭塞不流动，又要腐浊，也不能清，这种静地里随着自然的运用就是天德的现象，所以概括说，纯粹不杂，虚静专一而不变动，淡泊无为，举动都顺着天然，这是养神的道理，如同有吴国干溪同越国若邪山出产的宝剑，保藏在柜子里面，不敢轻易用它，宝贵到极点，精神四面流露，没有不达到的地方，上通于天，下伏于地，能变化养育万物，而不能

得到它的形迹同现象,名字就叫“同帝”(与天地同用的意思)。纯粹朴素的道理,是只要保守住精神,保守住不失掉,就与精神合为一,统一的精通,就合着自然的天理。俗语说:普通人注重利,廉洁的人注重名,贤人高尚意志,圣人宝贵精神。所以素的意义,是说它没有杂乱,纯的意义,是说不亏损他的精神,能够解悟到纯素的道理,就叫做真人。

缮性

SHAN XING



〔原文〕 缮性于俗，俗学以求复其初，滑欲于俗，思以求致其明，谓之蔽蒙之民。古之治道者，以恬养知，知生而无以知为也，谓之以知养恬。知与恬交相养，而和理出其性。夫德，和也；道，理也。德无不容，仁也；道无不理，义也；义明而物亲，忠也；中纯实而反乎情，乐也；信行容体，而顺乎文，礼也。礼乐遍行，则天下乱矣。彼正而蒙己德，德则不冒，冒则必失其性也。古之人在混芒之中，与一世而得淡漠焉。当是时也，阴阳和静，鬼神不扰，四时得节，万物不伤，群生不夭，人虽有知，无所用之，此之谓至一。当是时也，莫之为而常自然，逮德下衰，及燧人、伏羲始为天下，是故顺而不一。德又下衰，及神农、黄帝始为天下，是故安而不顺。德又下衰，及唐、虞始为天下，兴治化之流，澡淳散朴。离道以善，险德以行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。心与心识知，而不足以定天下，然后附之以文，益之以博。文灭质，博溺心，然后民始惑乱，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。由是观之，世丧道矣，道丧世矣，世与道交相丧也！道之人何由兴乎世，世亦何由兴乎道哉？道无以兴乎世，世无以兴乎道，虽圣人不在山林之中，其德隐矣。隐故

不自隐。古之所谓隐士者，非伏其身而弗见也，非闭其言而不出也，非藏其知而不发也，时命大谬也。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，则反一无迹；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，则深根宁极而待，此存身之道也。古之行身者，不以辩饰知，不以知穷天下，不以知穷德，危然处其所而反其性，已又何为哉？道固不小行，德固不小识，小识伤德，小行伤道，故曰：“正己而已矣。”乐全之谓得志。古之所谓得志者，非轩冕之谓也，谓其无以益其乐而已矣。今之所谓得志者，轩冕之谓也。轩冕在身，非性命也，物之悦来寄者也；寄之，其来不可圉，其去不可止。故不为轩冕肆志，不为穷约趋俗，其乐彼与此同，故无忧而已矣。今寄去则不乐。由是观之，虽乐，未尝不荒也。故曰：“丧己于物，失性于俗者，谓之倒置之民。”

宣颖说：“此篇和孟子所说的‘君子的性分一定，虽然通达，对于他的性分并没有增益，虽然穷困，对于他的性分也没有损失’的意思相同。”马通伯师说：“此篇以‘看淡世间上的因缘’立论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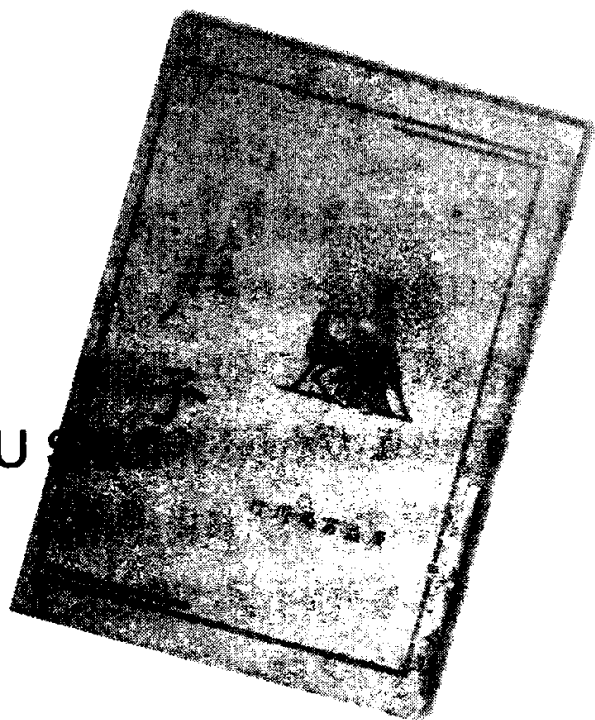
将世俗的学说来穿凿性情，以求回复到本性的好处；将世俗的思想来扰乱欲望，以求达到道德的光明，这种人就叫做“昏昧迷惑的人”。古来学道的人用恬静来养智慧，虽有智慧，却不去用智慧，这又是用智慧来养恬静。智慧和恬静互相保养，和顺的道德自然由性中发出来了。德只是和，理只是顺。德没有不包容的，这就是仁；道没有不顺理的，这就是义；义理明白，万物都来亲附，这就是忠；忠实统一，回返到本来的性情，就是快乐；实行于容貌形体，顺着自然的文理节度，就是礼仪。礼乐是要和天下人的性情相合的，若将一偏的礼乐勉强行于天下，天下就要乱了。万物都是自然的正当，若将我的德施在他们上面，也必是由于我的德和他们的德互相感应，出于自然；必不能将我

的德勉强加在他们上面。勉强加在他们上面，万物都要失去他们的本性了。古代的人在天地初分的时候，和世人混合在一起，可是恬淡寂寞，没有作为。那时节，阴阳的气和顺安静，鬼神都不扰乱人类，四时的运行合于节度，万物都不受伤害，生物都不死于非命，人虽然有聪明，都无处可用，这就叫做“统一的至德”。那个时代没有作为，万物都顺着自然。可是，德渐渐衰落了，等到燧人和伏羲治理天下时，已只能顺人民的心，不能混同万物为一；德更衰落了，等到神农、黄帝治理天下时，已只安天下，不能顺天下人的心；德更衰落了，等到唐、虞氏治理天下时，开治理天下感化万民的端，使淳厚的民气日渐淡薄，朴实的实质日渐消灭。离开了道去求善，隐没了德去行事，所以结果舍去天性，顺从人心了。人都用心机互相窥破，所以巧诈更多，更不能平定天下。再用世俗的礼文来修饰，用世俗的学问求见识广博。可是礼文消灭实质，世俗的学问广博令人心性迷惑，所以结果人民才迷惑昏乱，不能将性情返于原来的天真了。这样看来，世俗的风气放荡，消灭大道；大道消灭，世人把假道当做真的大道，更令世俗淳古的风气消灭无余。所以世风和道互相破坏，有道的人何从被世所用、行他的大道呢？世俗也何从恢复淳古有道的风气呢？有道的人不能行道显扬于世间，世俗不能恢复淳古有道的风，那末圣人虽然不藏身在山林里，他的圣德终不能被人见用，如同隐晦了一般。所以遇着这种时候，不必自己隐藏，自然已经隐藏起来了。古来所称的“隐士”，并不是有意隐住自己不被人看见；并不是有意封锁自己的言论，不发表出来；并不是有意藏起自己的智慧，不显露出来，乃是因为时机命运不顺利，不得不如此啊。遇着时机和命运顺利，将大道行于天下，就令世俗回复到至德统一的时

代，连形迹都看不出来；不逢着时机和运命的顺利，穷困于世间，就修养保护自己的性命去等待时机的成熟；这乃是保存身体的妙道。古来善于保身的不用精明去点缀自己的智慧，不使机智去使天下人受困苦，不使聪明多求无厌反累了自己的德。独自正正当地安于所处的地位，自己又何用有作为呢？道本来是没有作为的，德本来是没有知识的。有了知识，对于德就有亏损了；有了作为，对于道就有亏损了。所以说：“只使自己的性情正当好了。”以自己的天性不曾亏损为快乐的就叫做“得志”。古来所称作“得志”的并不是身做高官，乃是指“没有再加可乐的性分的愉快”。现在是称为“得志”的乃是指身做高官。但是官爵对于人，不是像性命一般，乃是外物偶然来寄托的，凡是寄托的，来不可以禁止它，去也不可以留住它。所以有道的人不因为自己的官爵高贵，就放纵自己的心志；不因为自己的地位穷困，就抑低自己的身份，去讨世俗的好；看身居高官的和身处穷困的“快乐”都没有分别。所以身居贵显的官才能没有忧虑。现在世俗的人“寄托”的官爵一失去就不快乐了。这般看来，他们虽在快乐的时候，终不能不担心外物。所以说：因为外物而丧失了自己，因为世俗而丧失了天性的，就叫做“不明内外轻重的颠倒的人”。

秋水

QIU SHUI



〔原文〕 秋水时至，百川灌河，泾流之大，两涘渚崖之间，不辨牛马。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，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，顺流而东行，至于北海，东面而视，不见水端。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，望洋向若而叹曰：“野语有之曰：‘闻道百，以为莫己若者’，我之谓也！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，而轻伯夷之义者，始吾弗信，今我睹子之难穷也，吾非至于子之门，则殆矣！吾长笑于大方之家。”北海若曰：“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，拘于虚也，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，笃于时也，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，束于教也。今尔出于崖涘，观于大海，乃知尔丑，尔将可与语大理矣。天下之水，莫大于海，万川归之，不知何时止而不盈？尾闾泄之，不知何时已而不虚？春秋不变，水旱不知，此其过江河之流，不可为量数，而吾未尝以此自多者，自以比形于天地，而受气于阴阳。吾在天地之间，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，方存乎见少，又奚以自多？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，不似罍空之在大泽乎？计中国之在海内，不似稊米之在大仓乎？号物之数谓之万，人处一焉。人卒九州，谷食之所生，舟车之所通，人处一焉。此其比万物也，不似豪末之在于马体乎？

五帝之所连，三王之所争，仁人之所忧，任士之所劳尽此矣。伯夷辞之以为名，仲尼语之以为博，此其自多也，不似尔向之自多于水乎？”河伯曰：“然则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？”北海若曰：“否！夫物量无穷，时无止，分无常，终始无故。是故大知观于远近，故小而不寡，大而不多，知量无穷。证曩今故，故遥而不闷，掇而不跂，知时无止。察乎盈虚，故得而不喜，失而不忧，知分之无常也。明乎坦途，故生而不说，死而不祸，知终始之不可故也。计人之所知，不若其所不知，其生之时，不若未生之时。以其至小，求穷其至大之域，是故迷乱而不能自得也。由是观之，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细之倪，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穷至大之域？”河伯曰：“世之议者，皆曰：‘至精无形，至大不可围’，是信情乎？”北海若曰：“夫自细视大者不尽，自大视细者不明。夫精，小之微也，埤，大之殷也，故异便，此势之有也。夫精粗者，期于有形者也；无形者，数之所不能分也，不可围者，数之所不能穷也。可以言论者，物之粗也，可以意致者，物之精也。言之所不能论，意之所不能察致者，不期精粗焉。是故大人之行，不出乎害人，不多仁恩。动不为利，不贱门隶，货财弗争，不多辞让。事焉不借人，不多食乎力，不贱贪污。行殊乎俗，不多辟异，为在从众，不贱佞谄。世之爵禄不足以为劝，戮耻不足以为辱，知是非之不可为分，细大之不可为倪。闻曰：‘道人不闻，至德不得，大人无己’，约分之至也。”河伯曰：“若物之外，若物之内，恶至而倪贵贱，恶至而倪小大？”北海若曰：“以道观之，物无贵贱，以物观之，自贵而相贱，以俗观之，贵贱不在己。以差观之，因其所大而大之，则万物莫不大；因其所小而小之，则万物莫不小。知天地之为稊米也，知豪末之为丘山也，则差数睹矣。以功观之，因其所有而有之，则万物莫不有；因其所无而无之，则万物莫不无。知东西之相反，而不可以相无，则功分定矣。以趣观之，因其所然而然之，则万物莫不然，因其所非而非之，则万物莫不非。知尧、桀之自然而相非，则趣操睹矣。昔者尧、

舜让而帝，之、咍让而绝，汤、武争而王，白公争而灭。由此观之，争让之礼，尧、桀之行，贵贱有时，未可以为常也。梁丽可以冲城，而不可以窒穴，言殊器也。骐骥骅骝，一日而驰千里，捕鼠不如狸狌，言殊技也。鸱鸢夜撮蚤，察毫末，昼出瞋目而不见丘山，言殊性也。故曰：‘盖师是而无非，师治而无乱乎？’是未明天地之理、万物之情者也。是犹师天而无地，师阴而无阳，其不可行明矣。然且语而不舍，非愚则诬也。帝王殊禅，三代殊继，差其时，逆其俗者，谓之篡夫。当其时，顺其俗者，谓之义徒。默默乎河伯，女恶知贵贱之门，小大之家？”河伯曰：“然则我何为乎？何不为乎？吾辞受趣舍，吾终奈何？”北海若曰：“以道观之，何贵何贱，是谓反衍。无拘而志，与道大蹇，何少何多，是谓谢施。无一而行，与道参差，严乎若国之有君，其无私德，繇繇乎若祭之有社，其无私福。泛泛乎若四方之无穷，其无所畛域，兼怀万物，其孰承翼，是谓无方。万物一齐，孰短孰长？道无终始，物有死生，不恃其成，一虚一满，不位乎其形。年不可举，时不可止，消息盈虚，终则有始，是所以语大义之方，论万物之理也。物之生也，若骤若驰，无动而不变，无时而不移，何为乎？何不为乎？夫固将自化。”河伯曰：“然则何贵于道邪？”北海若曰：“知道者必达于理，达于理者必明于权，明于权者不以物害己。至德者火弗能热，水弗能溺，寒暑弗能害，禽兽弗能贼，非谓其薄之也。言察乎安危，宁于祸福，谨于去就，莫之能害也。故曰：‘天在内，人在外，德在乎天。’知天人之行，本乎天，位乎德，踔躅而屈伸，反要而语极。”曰：“何谓天，何谓人？”北海若曰：“牛马四足是谓天，落马首，穿牛鼻，是谓人。故曰：‘无以人灭天，无以故灭命，无以得殉名。’谨守而勿失，是谓反其真。”

夔怜蚘，蚘怜蛇，蛇怜风，风怜目，目怜心。夔谓蚘曰：“吾以一足跼蹐而行，予无如矣；今子之使万足，独奈何？”蚘曰：“不然，子不见夫唾者乎？喷则大者如珠，小者如雾，杂而下者，不可胜数也。今予动吾天机，而不知其所以然。”蚘谓

蛇曰：“吾以众足行，而不及子之无足，何也？”蛇曰：“夫天机之所动，何可易邪？吾安用足哉？”蛇谓风曰：“予动吾脊胁而行，则有似也。今子蓬蓬然起于北海，蓬蓬然入于南海，而似无有，何也？”风曰：“然，予蓬蓬然起于北海，而入于南海也，然而指我则胜我，鳍我亦胜我。虽然，夫折大木、蜚大屋者，唯我能也，故以众小不胜为大胜也，为大胜者，唯圣人能之。”

孔子游于匡，宋人围之数币，而弦歌不辍。子路人见曰：“何夫子之娱也？”孔子曰：“来，吾语女，我讳穷久矣，而不免，命也！求通久矣，而不得，时也！当尧、舜而天下无穷人，非知得也；当桀、纣而天下无通人，非知失也，时势适然。夫水行不避蛟龙者，渔父之勇也，陆行不避兕虎者，猎夫之勇也。白刃交于前，视死若生者，烈士之勇也。知穷之有命，知通之有时，临大难而不惧者，圣人之勇也。由处矣，吾命有所制矣。”无几何，将甲者进，辞曰：“以为阳虎也，故围之，今非也，请辞而退。”

公孙龙问于魏牟曰：“龙少学先王之道，长而明仁义之行，合同异，离坚白，然不然，可不可，困百家之知，穷众口之辩，吾自以为至达已！今吾闻庄子之言，汙焉异之，不知论之不及与，知之弗若与？今吾无所开吾喙，敢问其方？”公子牟隐机太息，仰天而笑曰：“予独不闻夫埳井之蛙乎？谓东海之鳖曰：‘吾乐与？出跳梁乎井干之上，入休乎缺甃之崖，赴水则接腋持颐，蹶泥则没足灭跗，还视虾、蟹与科斗，莫吾能若也！且夫擅一壑之水，而跨埳埳之乐，此亦至矣！夫子奚不时来入观乎？’东海之鳖，左足未入，而右膝已繁矣。于是逡巡而却，告之海曰：‘夫千里之远，不足以举其大，千仞之高，不足以极其深。禹之时十年九潦，而水弗为加益，汤之时八年七旱，而崖不为加损。夫不为顷久推移，不以多少进退者，此亦东海之大乐也。’于是埳井之蛙，闻之适适然惊，规规然自失也！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，而犹欲观于庄子之言，是犹使蚊负山，商鼯驰河也，必不胜任

矣。且夫知不知论极妙之言，而自适一时之利者，是非埳井之蛙与？且彼方趾黄泉而登大皇，无南无北，夷然四解，沦于不测。无东无西，始于玄冥，反于大通。子乃规规然而求之以察，索之以辩，是直用管窥天，用锥指地也，不亦小乎？子往矣！且子独不闻寿陵余子之学行于邯郸与？未得国能，又失其故行矣，直匍匐而归耳。今子不去，将忘子之故，失子之业。”公孙龙口呿而不合，舌举而不下，乃逸而走。

庄子钓于濮水，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，曰：“愿以境内累矣！”庄子持竿不顾，曰：“吾闻楚有神龟，死已三千岁矣，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，此龟者，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？宁其生而曳尾于途中乎？”二大夫曰：“宁生而曳尾途中。”庄子曰：“往矣！吾将曳尾于途中。”

惠子相梁，庄子往见之。或谓惠子曰：“庄子来，欲代子相。”于是惠子恐，搜于国中三日三夜。庄子往见之曰：“南方有鸟，其名为鹓鶵，子知之乎？夫鹓鶵，发于南海，而飞于北海，非梧桐不止，非练实不食，非醴泉不饮。于是，鸱得腐鼠，鹓鶵过之，仰而视之曰：‘吓！’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耶？”

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，庄子曰：“儵鱼出游从容，是鱼之乐也。”惠子曰：“子非鱼，安知鱼之乐？”庄子曰：“子非我，安知我不知鱼之乐？”惠子曰：“我非子，固不知子矣，子固非鱼矣，子之不知鱼之乐，全矣。”庄子曰：“请循其本，子曰：‘汝安知鱼乐’云者，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，我知之濠上也。”

此篇推演《齐物论》的意旨。“不要以人事毁灭天然，不要以造作损伤性命，不要将有限的所得牺牲于无穷的名。谨慎守住这三句话不要违背，就回复到天真的本性了。”这是全篇的立论。

秋天的水涨，所有小河里的水都灌注到黄河里去，黄河的水面突

然宽阔，两岸距离远了，隔着水都分不出牛和马来。于是河神大喜，以为天下的好处，全被他一人占尽了。乃顺着河流朝东行去，到了北海，朝东面一看，看不见水的边际。于是河神才将头转过来，仰面向海神叹息道：“俗语说：‘只听了万分之一的道，就以为没有人比得上自己。’这正是说我的啊。并且我曾听说有人看不起孔子的见闻和伯夷的高义，起初我不相信，现在看见你这般高深莫测，方才相信这话不虚啊。我若不到你这里来就糟了，必定永远被有大道的笑话。”北海神道：“井里的鱼，不可以和它谈大海，因为它被井里的空间所拘束；夏季的虫不可以和它们谈冬天的冰，因为它们被时令所支配；乡曲的读书人不可以和他们谈大道，因为他们被礼教束缚住了。现在，你才从两岸中间出来，看见了大海，就晓得你自己不如人，你还算虚心，可以和你谈说大道。天下的水，没有比海更大的了：无数的河流不歇地将水注进，不知道何时停止，可是海并不盈满；尾闾（海水外出的地方）不歇地将水泄漏出去，不知道何时停止，可是海并不因此空虚；春秋转变，不能改变我；水旱的灾，不能影响我。我的容量超过江河诸水，都不能用数量来计算了。但是我从来不曾因此觉得自己比别的东西伟大，因为我以为具形于天地，受阴阳的气，我在天地中间，就像小石头小树木在大山里一般，只存了自以为小的念头，怎么会觉得自己伟大满足呢？再计算四海在天地当中，不像蚂蚁洞在大山泽里面一样吗？计算中国在四海当中，不像稊米在大米仓里面一样吗？假使称物类的数目有一万种，人类不过居其中一份；再统括四海以内的人，凡是依谷食生存的，车和船能够到达的，人数繁多，不可胜计，但是个人不过居其中的一份。若将个人去比较万物，不像一根毫毛尖子在一匹马的身体上面一

样吗？凡是玉帝所连续的，三王所竞争的，仁人所忧虑的，能人所力行的，这些也不过如此了。伯夷辞去这些，就以为有高义的名；孔子谈说这些，就以为学问渊博；他们这般自己夸大，不也像你刚才夸大你的水一样吗？”河神道：“那末我以天地为大，毫毛的尖子为小，可以吗？”北海神道：“不可以，因为万物的限量没有穷尽，时间没有止期，得失没有一定，终始没有头绪可寻。所以大聪明的人远近一齐观察，不只偏看一处。知道万物的限量没有穷尽，所以不以小为少，也不以大为多；知道时间没有止境，所以证明古今，不因为古代遥远，不能达到而烦闷，不因为现代接近，就勉强去求分外的事；知道得失没有一定，审察到天道有增减，所以虽然得到并不喜欢，虽然丧失也不忧愁；知道终始循环没有头绪，明白生死是人所共行的平坦的大道，所以不把生存当做快乐，也不把死亡当做祸患。计算人所知道的总没有他们不知道的那么多，计算人生存的时间总没有他们不曾生的时间长。所以人的寿命短，不曾晓得的知识无穷。要用最小的生命去求探尽范围最大的知识，所以结果自己迷惑昏乱，毫无所得。这样看来，又怎么知道毫毛的尖子足够判定最小的度量，又怎么知道天地的巨量足够包括最大的范围呢？”河神道：“世俗议论的都说：‘极端微小的，没有形体可求；极端巨大的，没有范围可定。’这是实在的情理吗？”北海神道：“由微小的地位去观察巨大，不能看全遍；由极大的地位去观察微小，不能看清楚。精微是小中更小的，盛大是大中更大的。大小不同，所以认为对于自己便利的也各不相同，这都是由于形势而言，不必细加辨别。所称为精小和粗大的，都是限于有形迹可求的，至于微小到没有形迹的，连数量都不能分析；巨大到没有范围的，连数量都不能包括。可以用言语

形容的，尚可以称为是物的巨大的；可以用意思传达的，尚可以称为是物的精细的。至于言语所不能形容的，意思所不能传达的，就不限于精微和巨大了。所以有大道的人的行为：不损害别人，也不以为自己的仁爱恩泽过人；不求利禄，也不以为守门的仆役求利为卑贱；不争钱财，也不以为谦让的德为高尚；做事不求人援助，用自己的力量只求自足，但是也不以贪求无厌的人为卑贱；行为比世俗人特殊，但是并不孤僻怪异，做事顺着大众，但是也并不以附和少数要人为卑贱；世间的官爵俸禄都不能够劝励他；世间刑戮的耻辱都不能侮辱他；因为他知道：是非没有标准可以分别，大小没有头绪可以寻见。我听说：‘有道的人不求有声名；有德的人不知有得；大人忘却了自己；尽性至命达于极点了。’”河神道：“既然不限精微和粗大，那末物性的内面和物性的外面，怎么会分贵贱，怎么会分出大小来呢？”北海神道：“由大道看去，万物都不分贵贱；由万物本身看去，都以自己为贵，以别物为贱；由世俗方面看去，贵贱都是外来的，不是自己固有的。由等差的数量方面看去，那末万物的性分都是齐一的，若因为它们的性分满足，就说它们大，万物都大了；若因为它们的性分没有剩余，就说它们小，万物都小了。知道天地和稊米，豪毛的尖子和大山，一般的性分齐一，不分大小，等差的数量就可以相等了。由功用方面看去，万物的功用都是互相对待的，譬如箭因为有功用，所以盾牌也有功用的，凡和它们对待而发生的物件都有功用了；若说某物没有功用，凡是和它们对待而发生的物件都没有功用了。凡功用都是对待的，若知道东方和西方是相反的，但是没有东方就不能定西方，就晓得功分是相对的，不是绝对的了，由众人的意见的倾向看去，那末随着别人称对的也称作对，万物都是对的

了；随着别人称不对的也称不对，万物都不对了。知道尧和桀和他们的党徒都以自己方面为对，以对方为不对，那人心倾向的不定就可以看出来了。从前，尧和舜让天下，而成有道的帝王；之哿（燕国的国君，让位给宰相子之，过了三年，国里大乱）因为让位而绝灭；汤和周武王因为争夺而有天下；白公（楚平王的孙子，因为作乱而死）因为争夺，就灭亡了。这样看来，争夺和谦让的事体，尧和桀的行为，结果遭逢贵贱，都是偶然遇时，没有一定。大屋梁可以用去冲城，可是不可以用去塞小洞，这是说器具不同；骐驎骅骝（都是好马）一天可以跑一千里的路程，可是反不如狐狸和野猫会捉老鼠，这是说技能的不同；猫头鹰夜里能捉蚤子聚着吃，分别豪毛的尖端，白天虽瞪着眼睛，却看不出大山来，这是说个性的不同。俗语说：‘何不只取法于对的，不要取法于不对的；只取法于治理的，不要取法于扰乱的呢？’这个乃是不曾明白天地和万物的情理的话，这个就和‘只取法于天，不取法于地；只取法于阴，不取法于阳’一般，不可以实行，是很明显的了，可是大家还将这话说个不停，那不是愚笨没有知识，就是故意瞎说了。五帝和三王得到天下，有的同族相承，有的让给别人，都各不相同；夏、商、周三代的延续，有的父子相承，有出于争夺，也各不相同。和时代相差、和世俗违逆的就被称为篡夺的人；和时代适合、和世俗相顺，就被称为高义的人。静默吧，河神！你哪里知道贵贱的门径和大小的根由呢？”河神道：“那末我应当做什么，不做什么呢？我一切推辞、接受、进行和停止，到底应当怎样呢？”北海神道：“由大道看来，何分贵贱呢？这就叫做‘混合为一’。不要拘束了你的意志，以致难行大道，又何分多少呢？这就叫做‘替代和施用没有一定’。你行事不要执有成见，以致和大道

不齐合；要庄严正直，像国君对于人民没有偏私的恩惠；极端的自得，像社里的神对于祭他的人没有偏私的保佑；宽宽大大的，像大水四面不见边岸，不分界限；包容万物，不分彼此，又有谁承接我，有谁扶助我呢？这就叫做‘没有偏向’。万物既然是齐一的，有何长短的分别呢？大道是没有终始的，但是万物却有生死的变化，所以不可依赖一时的成功。天地的消长循环，所以形状都没有定位。年岁不可以保存，时间不可以停留，天地阴阳的气消灭、生长、充实和亏虚，都是终始循环不已。能知道这个的，才可以和他谈大义的内容，论万物的情理。万物生时，像马跑一般快，没有一个举动中不在变化，没有一刻时间里不在更动。应当做什么呢？不应当做什么呢？物自会自然地变化啊！”河神道：“既然顺着自然变化，那末道有什么可贵的呢？”北海神道：“知道大道的，必定通达物理；通达物理的，必能明白权变；明白权变的，不被外物伤害自己。至德的人，火不能烧死他，水不能淹死他，寒暑不能损害他，禽兽都不能伤残他。并不是说他自身逼近危险，不受损伤；乃是因为他能辨别安宁和危险，安守穷困和通达，进退都极端地谨慎，所以没有物能伤害他。所以说：‘天机隐藏在里面，人事显露在外面，德和天然相合。’知道天然和人为的运行的理的，才能够取法于天，适合自己的本分，随时屈伸，没有固定。这乃是学问的极端大道的顶点了。”河神道：“什么叫做天然？什么叫做人为？”北海神道：“牛马生来有四只脚，就叫天然；用笼头络在马头上，用环子穿在牛鼻子上，就叫做人为。所以说：‘不要用人事去毁灭天然，不要用造作去损坏性命，不要将有限的所得为无穷的名而牺牲。’谨慎守住这三句话，不要违背，就可以回复到天真的本性了。”○以上说学道的第一要识量大，见

识精，再要知道最大的和最精的不限于形迹，大小、贵贱、是非和功用都不是绝对的，都是没有一定的，所以要没有作为，顺着自然的变化，回复天真的本性。

独脚的兽羡慕多脚的虫，多脚的虫羡慕蛇，蛇羡慕风，风羡慕眼睛，眼睛羡慕心。独脚兽向多脚虫道：“我用一只脚跳着行走，没有比我再简便的了，现在你使用一万只脚，怎样行走呢？”多脚虫道：“你这话不对。你不曾看过吐唾液的吗？唾液喷出来，大点子像珠子，小点子像细雾，夹杂着一齐下来的，数都数不尽，都是出于天然啊。现在我顺着天机而动，自己也不晓得是什么缘故。”多脚虫对蛇说道：“我用许多脚行走，尚不如你没有脚走得快，是什么缘故呢？”蛇道：“我顺着天机而动，哪能更改呢？我要脚有什么用处？”蛇对风说道：“我将脊背和两肋引动着行走，还像有脚一样；现在你吹得呜呜地响，由北海起鼓动到南海，像全没有形体似的，这是什么缘故呢？”风道：“是的。我吹得呜呜地响，由北海起，吹到南海。但是人若用指头指我，我不能吹断他的指头，所以人胜过了我；人若用脚踢我，我也不能吹断他的脚，所以人又胜过了我；不过折断大树木，吹倒大房屋，只有我能够了。所以这是不求小胜利而成功大胜利。这种大胜利只有圣人能够有。”○以上解释“不要用人为去毁灭天然”的意思。

孔子游历到匡，卫人将他重重围住。可是孔子还是弹琴歌唱不停。子路进去见孔子，问道：“先生怎么这般快乐？”孔子道：“过来，我告诉你。我忌讳穷困很久了，可是不能免于穷困，这也是天命如此啊。我力求通达很久了，可是不能得到通达，这也是时机如此啊。在尧和舜的时代，天下没有穷困的贤人，并不是因为他们极聪明；在桀和纣的

时代，天下没有得意的贤人，并不是因为他们不聪明，乃是因为时机和形势的偶然不同啊。在水面进行，不避开蛟龙，这是渔夫的勇敢；在陆地行走，不避开兕（野牛）虎，这是猎人的勇敢；明晃晃的刀子交错在前面都不怕，将死亡看作像生存一般，不足介意，这是烈士的勇敢；知道穷困是由于天命，知道通达是由于时机，面对大灾难都不惧怕，这是圣人的勇敢。由你去安息吧，我的命运是由天注定的了。”不多时，持着兵器的将官进来谢罪道：“我们把你当做阳虎了，所以误将你围困住，现在方晓得不是的，我们谢罪，把军队撤走了。”○以上解说“不要用造作去损坏性命”的意思。

公孙龙问魏牟道：“我年幼时学古代圣王的大道，年长后就明白仁义的行为，于是创出‘混合同和不同’和‘分析坚硬和白色’的理论。别人以为不对的，我能证实成对的；众人以为不可以的，我能证实成可以的。困塞所有著述家的智理，屈服一般人的辩论，我自己以为明达极了。可是现在我听见庄子的言论，觉得迷惑奇怪，不知道是因为我的辩论不及他呢，还是因为我的智理不及他呢？现在我只好不开口了。请问这是什么缘故？”魏牟听了，靠着几子叹息着，仰起头来向着天笑道：“你就不曾听说过浅井里的蛤蟆的故事吗？浅井里的蛤蟆对东海里的鳖说道：‘我快乐啊！我在井边的栏上来回地跳着；在井里靠近水边的破砖上休息着；在水里游泳，水就承托两腋，淹齐两腮；在泥里跳跃，泥就盖没脚背；回头看井里的红虫、螃蟹和蝌蚪都没有我这般快乐。并且我专有一坑水，盘踞一口浅井，这也是快乐的极点了。先生，你何不常进来参观参观呢？’”东海的鳖左脚尚未曾跨进，右面的膝已被绊住了，于是缓缓地退却，将大海的形状告诉蛤蟆道：“虽是有千里

远的距离,尚够不上它的阔大;虽是千仞(一仞等于八尺)的高度,都量不尽它的深沉。禹的时代,十年里有九年淹水,可是海里的水并不增加;汤的时代,八年里有七年干旱,可是海边的水并不减退。不因为时间的长短而改变,不因为雨量的多少而增减,这也是在东海的大快乐啊!”浅井里的蛤蟆听了这话方才惊骇得张皇失措。“现在你的聪明尚不够知道是非的精微的理,就想观察庄子的精微的言论,这也像令蚊虫背负大山、令商蛇(一种小虫,又名马蛭)在河里跑一般,必定是办不到的事了。并且,你的聪明不够知道去论极微妙的理论,就逗流利的口舌去图一时的适意,不也像浅井里的蛤蟆一样吗?而且庄子将踏着地下最深的地方而高升到天上;不分南北,四面通达没有阻碍,下面达到深不可测的境界;不分东西,他的道生于极端精微玄妙,结果对于物情无不通达。你反这般小气去求他苛察,寻他辩论,这简直是等于由管中小洞里去看天,用锥尖子去测量地一样,不太小了吗?你去吧!而且你就不曾听说寿陵(战国时代燕国的地名)的未成年的人到赵国的京城去学竞走吗?未曾学得赵国人的技能,又失去自己本来的竞走术,简直只好爬着回去啊。现在你若不离开此地,将要忘却你原有的技能,丧失你本来的行业!”公孙龙听了,惊骇得张开了嘴闭不拢,鼓起了舌头放不下来,阴阴地逃走了。○以上解说“不要将有限的所得为无穷的名而牺牲”的意思。

庄子在濮水边钓鱼,楚王令两个大夫前去通知道:“我愿将国内的大事付托给先生。”庄子听了,拿着钓鱼竿不理,说道:“我听说楚国有个神龟,死了已经有三千年了。大王尚将它收在竹器里,用布巾包好,藏在庙堂的上面。这个龟情愿死后保留着骨头被人贵重呢,还是情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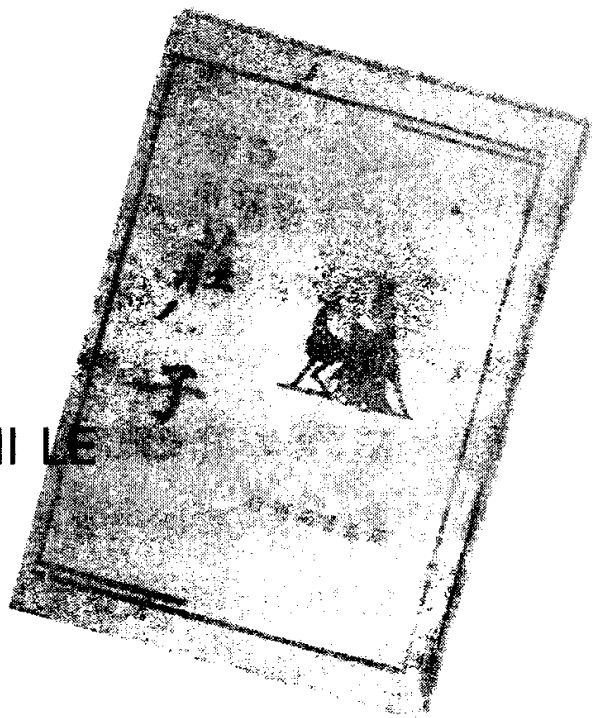
活着在烂泥里拖着尾巴爬呢？”两个大夫都说道：“情愿活着在烂泥里拖着尾巴爬。”庄子道：“去吧！我将‘拖着尾巴在烂泥里爬’。”

惠子做梁惠王的宰相，庄子将去见他。有人对惠子说：“庄子来，想代替你做宰相。”惠子听了害怕，于是在国内搜寻庄子，搜了三天三夜，庄子于是去见他，说道：“南方有一只鸟，名叫鹓鶵。你知道吗？鹓鶵由南海出发，飞往北海。不遇到梧桐，它不止息；不得到竹结的果子，它不吃别的食；不得到甜的泉水，它也不饮水。有一只猫头鹰得到一只腐烂了的老鼠，当鹓鶵飞过它时，他恐怕鹓鶵要夺它的老鼠，于是仰起头来向着鹓鶵发出忿怒的声音。现在你要因为你的梁国而对我发出忿怒的声音吗？”○以上两段都是在解说“不要将有限的所得因为无穷的名而牺牲”的意思。

庄子和惠子在濠水的桥梁上游玩。庄子道：“儵鱼（白鱼）很舒缓地游泳着，这是鱼快乐了啊。”惠子道：“你又不是鱼，你怎么会知道鱼是快乐呢？”庄子道：“你不是我，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呢？”惠子道：“我不是你，固然不知道你了。但是你总不是鱼，你不知道鱼的快乐是没有疑义的了。”庄子道：“理一下我们的话端，你曾说‘你怎么知道鱼的快乐’。探求你这个问题的本意，是已经知道我知道鱼的快乐了，再问我的，不过是问我从何处晓得的，我就是在濠水的桥梁上面知道的啊。”○以上说庄子在桥上游玩快乐，就知道桥下的鱼也快乐，是证明“返归天真”的意思，保有天真的本性，就能随地和物同乐了。

至 乐

ZHI LE



〔原文〕 天下有至乐无有哉？有可以活身者无有哉？今奚为奚据，奚避奚处，奚就奚去，奚乐奚恶？夫天下之所尊者，富贵寿善也，所乐者，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声也，所下者，贫贱夭恶也。所苦者，身不得安逸，口不得厚味，形不得美服，目不得好色，耳不得音声。若不得者，则大忧以惧，其为形也亦愚哉？夫富者，苦身疾作，多积财而不得尽用，其为形也亦外矣。夫贵者，夜以继日，思虑善否，其为形也亦疏矣。人之生也，与忧俱生，寿者惛惛，久忧不死，何苦也？其为形也亦远矣。烈士为天下见善矣，未足以活身，吾未知善之诚善邪？诚不善邪？若以为善矣，不足活身，以为不善矣，足以活人。故曰：“忠谏不听，蹲循勿争。”故夫子胥争之以残其形，不争名亦不成，诚有善无有哉？今俗之所为，与其所乐，吾又未知乐之果乐耶？果不乐邪？吾观夫俗之所乐，举群趣者径径然如将不得已，而皆曰乐者，吾未之乐也，亦未之不乐也。果有乐无有哉？吾以无为诚乐矣，又俗之所大苦也。故曰：“至乐无乐，至誉无誉。”天下是非，果未可定也。虽然，无为可以定是非，至乐活身，唯无为几存。请尝试言之，天无为以之清，地

无为以之宁，故两无为相合，万物皆化。芒乎茷乎？而无从出乎？茷乎芒乎？而无有象乎？万物职职，皆从无为殖，故曰：“天地无为也，而无不为也，人也孰能得无为哉？”

庄子妻死，惠子吊之，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。惠子曰：“与人居，长子、老、身死，不哭亦足矣，又鼓盆而歌，不亦甚乎？”庄子曰：“不然，是其始死也，我独何能无概？然察其始而本无生，非徒无生也，而本无形，非徒无形也，而本无气。杂乎芒茷之间，变而有气，气变而有形，形变而有生。今又变而之死，是相与为春秋冬夏，四时行也。人且偃然寝于巨室，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，自以为不通乎命，故止也。”

支离叔与滑介叔观于冥伯之丘、昆仑之虚，黄帝之所休。俄而柳生其左肘，其意蹶蹶然恶之。支离叔曰：“子恶之乎？”滑介叔曰：“亡，予何恶？生者假借也，假之而生生者，尘垢也，死生为昼夜。且吾与子观化而化及我，我又何恶焉？”

庄子之楚，见空髑髅，骹然有形，撻以马捶，因而问之曰：“夫子贪生失理而为此乎？将子有亡国之事，斧钺之诛，而为此乎？将子有不善之行，愧遗父母妻子之丑，而为此乎？将子有冻馁之患，而为此乎？将子之春秋，故及此乎？”于是语卒，援髑髅，枕而卧。夜半，髑髅见梦曰：“子之谈者似辩士，视子所言，皆生人之累也，死则无此矣，子欲闻死之说乎？”庄子曰：“然。”髑髅曰：“死，无君于上，无臣于下，亦无四时之事，从然以天地为春秋，虽南面王乐，不能过也。”庄子不信，曰：“吾使司命复生子形，为子骨肉肌肤，反子父母妻子，闾里知识，子欲之乎？”髑髅深瞑蹙额曰：“吾安能弃南面王乐，而复为人间之劳乎？”

颜渊东之齐，孔子有忧色。子贡下席而问曰：“小子敢问，回东之齐，夫子有忧色，何邪？”孔子曰：“善哉汝问，昔者管子有言，丘甚善之，曰：‘褚小者不可以

怀大，綆短者不可以汲深。’夫若是者，以为命有所成，而形有所适也，夫不可损益。吾恐回与齐侯言尧、舜、黄帝之道，而重以燧人、神农之言，彼将内求于己而不得，不得则惑，人惑则死。且女独不闻邪？昔者海鸟止于鲁郊，鲁侯御而觞之于庙，奏九韶以为乐，具太牢以为膳。鸟乃眩视忧悲，不敢食一脔，不敢饮一杯，三日而死。此以己养养鸟也，非以鸟养养鸟也。夫以鸟养养鸟者，宜栖之深林，游之坛陆，浮之江湖，食之鰭鱖，随行列而止，逶迤而处。彼唯人言之恶闻，奚以夫谄谄为乎？咸池九韶之乐，张之洞庭之野，鸟闻之而飞，兽闻之而走，鱼闻之而下入，人卒闻之，相与还而观之。鱼处水而生，人处水而死，彼必相与异，其好恶故异也。故先圣不一其能，不同其事，名止于实，义设于适，是之谓条达而福持。

列子行食于道从，见百岁髑髅，撻蓬而指之曰：“唯予与汝知，而未尝死，未尝生也，若果养乎？予果欢乎？种有几，得水则为继，得水土之际，则为蛙蟾之衣，生于陵屯，则为陵舄。陵舄得郁栖，则为乌足，乌足之根为蛭蟺，其叶为胡蝶。胡蝶胥也，化而为虫，生于灶下，其状若脱，其名为鵽掇。鵽掇千日为鸟，其名曰乾余骨，乾余骨之沫为斯弥，斯弥为食醯。颐辂生乎食醯，黄輶生乎九猷，瞿芮生乎腐蠹，羊奚比乎不箰。久竹生青宁，青宁生程，程生马，马生人，人又反入于机，万物皆出于机，皆入于机。”

此篇和《大宗师》的旨意相同。

宣颖说：“世俗所尚的快乐是形体的享乐；学道人所尚的快乐乃是精神的愉快。形体上的享乐伤身损性，至于精神上的快乐乃是‘最真的快乐’。”

天下究竟有没有“最真的快乐”？有没有保存生命的方法？这都

有,但不知世人如何取舍罢了。不知道他们做些什么,依据什么,避免什么,保守什么,迁就什么,舍弃什么,喜欢什么,厌恶什么?天下常人所赞美的是:长命、富、贵和幸运。所喜欢的是:身体的安适、饮食的合口、装饰的华丽、色欲的满足、音乐的悦耳。所厌恶的是:穷困卑贱、死亡和疾病。所引为忧苦的是:身体不得安逸,口腹不得美味,没有美丽的服装点缀容貌,没有美丽的颜色看,没有动人的音乐听。若得不到这些形体上的满足,就忧愁不定。这般的为形体,不是太愚蠢了吗?富人劳苦身体,勤恳做事,钱财聚得很多,自己都不能用完,这般的为形体,也过于外求物质的满足了!政府的要人日夜只是计划自己地位的安危,对于自己的形体也太疏忽了!人既有生,总离不了忧愁,长寿的人稀里糊涂,成天忧愁不能马上死去,怎么这般苦啊!对于自己的形体,离保存生命的道理也太远了。烈士被天下的人称“善”,可是不能保存自己的生命。我不知道这个“善”实在是善呢,还是不善呢?若把他认为善,可是他连自己的生命都保不住;若把他认为不善,他又能保存别人的生命。所以说:“谏止国君,若国君不听,只是卑躬地顺从他,不要和他争论。”所以子胥因为谏争,结果自己的形体都被刑罚残损了。心想用争谏去成名,这算不算好呢?现在世俗的所为,和他们认为快乐的,我不知道是实在快乐,还是不快乐?我看世俗之人所喜欢的,都拼了命去追求,好像身不由己似的。可是世人都说:“这是快乐。”我既不以此为快乐,也不以此为不快乐。果然世间有快乐吗?没有快乐吗?我以为“清静无为”是真快乐的,然而世俗的人又以为这是苦恼。所以说:“‘最真的快乐’是忘却一切形体上的快乐。‘最真的荣誉’是离开一切美好的荣誉。”天下的是非果然不可以一定啊。但是,

清静无为，忘却是非，是非就可以定了。所以“最真的快乐”和“保存生命的方法”，只有清静无为，方可以得到。让我再加申说一番：譬如天因为没有作为所以清虚，地因为没有作为所以安宁。天和地两个没有作为的相合，万物才变化生成。恍恍惚惚的，不知从何处生出来，更没有造作的形象可求。万物繁多，都是从“没有作为”生出来的。所以说：“天地无心作为，可是没有一样东西不是天地造成的。”人谁能无心作为啊！○以上说：要“最真的快乐”，必先无心作为。

庄子的妻死了。惠子前去吊丧。看见庄子正蹲坐着，敲着盆在唱歌。惠子道：“和妻居住在一块这么许多年了，她替你生儿育女，现在年老身死，你最多不哭罢了，再敲着盆子唱歌，不太过分了吗？”庄子道：“你这话不对。当她才死的时候，我心内也不免有所感触。可是仔细一考察，她的始初本没有生命；非但没有生命，并且没有形体；非但没有形体，并且没有气质。在恍恍惚惚若有若无之间，才变化成气质；气质变化成形体；形体再具有生命；现在又变化，回到死亡。这就像春夏秋冬四季的运行一般，全是顺着自然之理，别人仰睡在天地之间，无拘无束的，我反而在旁边哇哇地哭，我觉得这样对于性命的常理太不通达了，所以停止去哭她。”

支离叔和滑介叔（“支离”是“忘却形体”的意思。“滑介”是“忘却心智”的意思。“支离叔”和“滑介叔”都是虚构的人名）同到野坟地去观看——那个地方是昆仑的荒野之地，黄帝曾在那里休息。忽然滑介叔左面的手腕上生了个瘤，滑介叔惊动不安，像是很嫌恨它。支离叔道：“你嫌恨它吗？”滑介叔道：“不，我哪里嫌这个。人有生命，不过是偶然的会合。偶然会合，而有生命；那末人生也像本没有灰尘，偶然逢

着风起，灰尘暂时凑集而已。生死像日夜一般循环不已，不过是自然的变化。而且我和你是来看生死的变化的，现在变化临到我的身上，我又有什么嫌恨呢？”

庄子到楚国去，看见一个骷髅，当中全都空干了。庄子拿马鞭子在上面敲了敲，问道：“先生，你是因为生前贪生怕死，行为不合法度，被人杀死的吗？是因为你国家灭亡，被人害死的吗？是因为你生前行为不好，怕连累了你的父母妻子的名誉，自杀的吗？是因为你穷困，冻饿死的吗？是因为你的寿命尽了，自然死亡的吗？”庄子说完了这一席话，把骷髅骨拿了过来，当做枕头枕着睡去。到了半夜里，庄子梦见骷髅向他说道：“刚才你的谈话，很像辩士的口吻。但是你所说的，都是活人的系累，死了就没有这些了。你想听死后的情形吗？”庄子道：“我很想听。”骷髅道：“死后，上面没有人君；下面没有臣子；也没有春夏秋冬四时的转变。放纵没有拘束，把天地的长久当做自己的年岁。就连‘天子的快乐’，也不能更进于此啊。”庄子不相信，说道：“我命‘掌人生命的神’使你的形体复活，骨肉再造，肌肤重生。使你和你父母妻子团聚。重回你的故乡，和你的朋友相会。你愿意吗？”骷髅听了，皱着眉梢，蹙着额道：“我哪能弃去‘天子的快乐’，回复人间的劳苦呢？”○

以上三段说：死并不是不快乐，求“最真的快乐”的，须将生死的关头看破。

颜渊到齐国去，孔子表示很忧愁。子贡（孔子的学生）离开位子问道：“学生请问回（颜渊的名字）东行到齐国去，先生有忧愁之色，为的什么呢？”孔子道：“你这个问题问得好。从前管子有两句话，我觉得很好。他说：‘口袋小了，不能装过大的物件；绳子短了，不能汲提深水。’

他这般说,就是认为:‘人的性命是天生成的,形体也有其适当的用处。’所以性命和形体都非人力所可改变。我恐怕颜回要向齐侯说黄帝、尧、舜的大道,并且推重燧人、神农的言论啊。齐侯听了,心里不能了解;不能了解,就要疑惑别人所说的话;别人被他猜疑,就不免被他杀戮了。况且你不曾听说过吗?从前有个海鸟降落在鲁国的郊外,鲁侯把它迎进庙去,献酒给它饮,奏九韶(音乐名)给它听,宰一头大牛给它吃。海鸟于是目光昏乱,心内悲伤,不敢吃一块肉,不敢饮一杯酒,三天就死了。这是用‘养人之道’来养鸟,不是用‘养鸟之道’来养鸟。用‘养鸟之道’养鸟的应当让鸟在深林里栖住,在沙滩边游散,在江湖上漂浮,给它泥鳅吃,行止随它自然的次序,止息任它性情的自得。它连人说话都不喜欢听,要那些噪人的音乐有什么用呢?如在洞庭的野地奏‘咸池’‘九韶’的音乐,鸟听了惊飞;兽听了逃走;鱼听了深避水底;人忽然听见,都围绕着观看。鱼在水里才可以活,人在水里就要淹死了。他们的性质不同,所以他们‘所好’和‘所恶’也不同。所以古来的圣人任人顺着个性发展各人不同的才能,使他们各做适合自己才能的事情。名称的定立,和实际相符;义理的施设,和性情相适。这就叫做:‘条理通顺,受福坚固。’”○以上说养形不如适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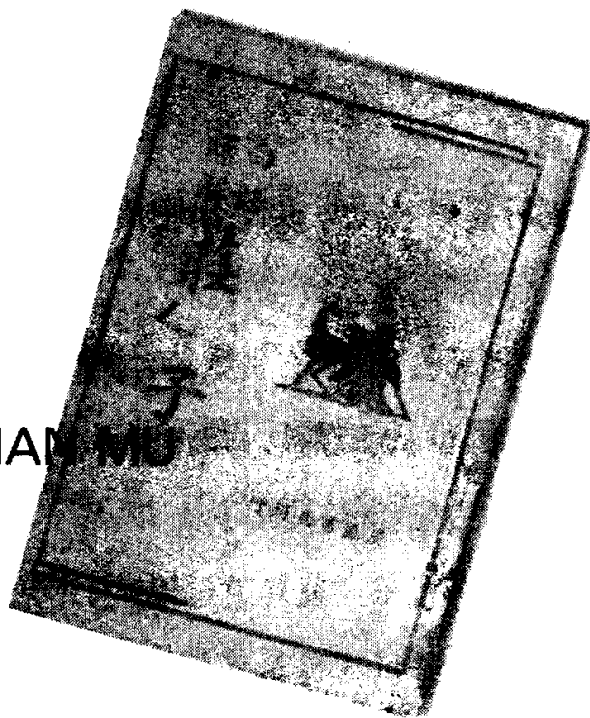
列子旅行至某地,看见路旁有一个百年开外的骷髅骨。列子把它上面的草拔去,指着它道:“只有我和你相知。你未曾死,也未曾生啊。你果以死为忧吗?我果以生为乐吗?”

变化有几种呢?先沾着水的湿润之气,从无中生出绝细微的水草;再得到土气,就在水土之间生出青苔来;生在高爽的地方,因为干燥,化为车前草;车前草遇着粪土,又变成乌足草;乌足草的根在粪土

中又变做蛭螭(金龟子的幼虫),叶子变做蝴蝶;蝴蝶忽然化为虫,生在灶的底下,形状像没有皮壳,名字叫鵽;鵽过一千天,变化成鸟,鸟名叫干余骨,干余骨的口涎化为斯弥;斯弥化为醋坛子里的虫;醋坛子里的虫生颐辂;颐辂生九猷;九猷生黄軼;黄軼生腐蠃(萤火虫);腐蠃生瞿芮(瓜里的黄甲虫);羊奚(一种草,根像芨芨)的根连合在久不生笋的竹上,就生出青宁(竹根上的虫)来;青宁生程(一种红虫);程生马;马生人;人又回复于天机。万物都发生于天机,都复归于天机。○以上说万物变化只是一气之转,并无生死。

山 木

SHAN MU



〔原文〕 庄子行于山中，见大木枝叶盛茂，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。问其故，曰：“无所可用。”庄子曰：“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。”夫子出于山，舍于故人之家，故人喜，命竖子杀雁而烹之。竖子请曰：“其一能鸣，其一不能鸣，请奚杀？”主人曰：“杀不能鸣者。”明日，弟子问于庄子曰：“昨日山中之木，以不材得终其天年；今主人之雁，以不材死，先生将何处？”庄子笑曰：“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。材与不材之间，似之而非也，故未免乎累。若夫乘道德而浮游，则不然。无誉无訾，一龙一蛇，与时俱化，而无肯专为。一上一下，以和为量，浮游乎万物之祖，物物而不物于物，则胡可得而累邪？此神农、黄帝之法则也。若夫万物之情，人伦之传，则不然。合则离，成则毁，廉则挫，尊则议，有为则亏，贤则谋，不肖则欺，胡可得而必乎哉？悲夫！弟子志之，其唯道德之乡乎？”

市南宜僚见鲁侯，鲁侯有忧色。市南子曰：“君有忧色，何也？”鲁侯曰：“吾学先王之道，修先君之业，吾敬鬼尊贤，亲而行之，无须臾离居；然不免于患，吾是以忧。”市南子曰：“君之除患之术浅矣！夫丰狐文豹，栖于山林，伏于岩穴，静

也，夜行昼居，戒也。虽饥渴隐约，犹旦胥疏于江湖之上而求食焉，定也。然且不免于罔罗机辟之患，是何罪之有哉？其皮为之灾也。今鲁国独非君之皮邪？吾愿君剖形去皮，洒心去欲，而游于无人之野。南越有邑焉，名为建德之国，其民愚而朴，少私而寡欲。知作而不知藏，与而不求其报，不知义之所适，不知礼之所将。猖狂妄行，乃蹈乎大方，其生可乐，其死可葬。吾愿君去国捐俗，与道相辅而行。”君曰：“彼其道远而险，又有江山，我无舟车奈何？”市南子曰：“君无形倨，无留居，以为舟车。”君曰：“彼其道幽远而无人，吾谁与为邻？吾无粮，我无食，安得而至焉？”市南子曰：“少君之费，寡君之欲，虽无粮而乃足。君其涉于江而浮于海，望之而不见崖，愈往而不知其所穷，送君者皆自崖而反，君自此远矣！故有人者累，见有于人者忧，故尧非有人，非见有于人也。吾愿去君之累，除君之忧，而独与道游于大莫之国。方舟而济于河，有虚船来触舟，虽有偏心之人不怒。有一人在其上，则呼张歛之，一呼而不闻，再呼而不闻，于是三呼邪，则必以恶声随之。向也不怒，而今也怒，向也虚，而今也实。人能虚己以游世，其孰能害之？”

北宫奢为卫灵公赋敛以为钟，为坛乎郭门之外，三月而成上下之县。王子庆忌见而问焉，曰：“子何术之设？”奢曰：“一之间，无敢设也。奢闻之：既雕既琢，复归于朴，侗乎其无识，恍乎其怠疑，萃乎芒乎！其送往而迎来。来者勿禁，往者勿止，从其强梁，随其曲傅，因其自穷。故朝夕赋敛，而毫毛不挫，而况有大涂者乎？”

孔子围于陈蔡之间，七日不火食，大公任往吊之，曰：“子几死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“子恶死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任曰：“予尝言不死之道，东海有鸟焉，其名曰意怠，其为鸟也跢跢然，而似无能，引援而飞，迫胁而栖，进不敢为前，退不敢为后，食不敢先尝，必取其绪。是故其行列不斥，而外人卒不得害，是以免于患。直木先

伐，甘井先竭，子其意者饰知以惊愚，修身以明污，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，故不免也。昔吾闻之大成之人曰：‘自伐者无功，功成者堕，名成者亏。’孰能去功与名，而还与众人？道流而不明居，得行而不名处，纯纯常常，乃比于狂，削迹捐势，不为功名。是故无责于人，人亦无责焉，至人不闻，子何喜哉？”孔子曰：“善哉！”辞其交游，去其弟子，逃于大泽，衣裘褐，食杼粟，人兽不乱群，人鸟不乱行，鸟兽不恶，而况人乎？

孔子问子桑雽曰：“吾再逐于鲁，伐树于宋，削迹于卫，穷于商周，围于陈蔡之间；吾犯此数患，亲交益疏，徒友益散，何与？”子桑雽曰：“子独不闻假人之亡与？林回弃千金之璧，负赤子而趋，或曰：‘为其布与？赤子之布寡矣，为其累与？赤子之累多矣。弃千金之璧，负赤子而趋，何也？’林回曰：‘彼以利合，此以天属也。夫以利合者，迫穷祸患害相弃也，以天属者，迫穷祸患害相收也。’夫相收之与相弃，亦远矣！且君子之交淡若水，小人之交甘若醴，君子淡以亲，小人甘以绝。彼无故以合者，则无故以离。”孔子曰：“敬闻命矣！”徐行翔佯而归，绝学捐书，弟子无挹于前，其爱益加进。异日，桑雽又曰：“舜之将死，真泠禹曰：‘汝戒之哉！形莫若缘，情莫若率，缘则不离，率则不劳。’不离不劳，则不求文以待形，不求文以待形，固不待物。”

庄子衣大布而补之，正纆系履而过魏王。魏王曰：“何先生之惫邪？”庄子曰：“贫也，非惫也。士有道德不能行，惫也；衣弊履穿，贫也，非惫也；此所谓非遭时也。王独不见夫腾猿乎？其得楠梓豫章也，揽蔓其枝，而王长其间，虽羿、蓬蒙不能睥睨也。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间也，危行侧视，振动悼慄。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，处势不便，未足以逞其能也。今处昏上乱相之间，而欲无惫，奚可得邪？此比干之见剖心，徵也夫！”

孔子穷于陈蔡之间，七日不火食，左据槁木，右击槁枝，而歌焱氏之风。有

其具而无其数，有其声而无宫角。木声与人声，犁然有当于人心。颜回端拱还目而窥之。仲尼恐其广己而造大也，爱己而造哀也，曰：“回，无受天损易，无受人益难，无始而非卒也，人与天一也。夫今之歌者其谁乎？”回曰：“敢问无受天损易？”仲尼曰：“饥渴寒暑，穷桎不行，天地之行也，运物之泄也，言与之偕逝之谓也。为人臣者，不敢去之，执臣之道犹若是，而况乎所以待天乎？”“何谓无受人益难？”仲尼曰：“始用四达，爵禄并至而不穷，物之所利，乃非己也，吾命其在外者也。君子不为盗，贤人不为窃，吾若取之何哉？故曰：‘鸟莫知于鹪鹩，目之所不宜处，不给视，虽落其实，弃之而走。’其畏人也，而袭诸人间，社稷存焉尔。”“何谓无始而非卒？”仲尼曰：“化其万物，而不知其禅之者，焉知其所终，焉知其所始？正而待之而已耳。”“何谓天与人一邪？”仲尼曰：“有人，天也；有天，亦天也。人之不能有天，性也。圣人晏然体逝而终矣。”

庄周游于雕陵之樊，睹一异鹊自南方来者，翼广七尺，目大运寸，感周之颡而集于栗林。庄周曰：“此何鸟哉？翼殷不逝，目大不睹。”蹇裳躩步，执弹而留之。睹一蝉方得美荫而忘其身，螳螂执翳而搏之，见得而忘其形；异鹊从而利之，见利而忘其真。庄周怵然曰：“噫！物固相累，二类相召也。”捐弹而反走，虞人逐而淬之。庄周反入，三月不庭。蔺且从而问之，“夫子何为顷间甚不庭乎？”庄周曰：“吾守形而忘身，观于浊水而迷于清渊。且吾闻诸夫子曰：‘入其俗，从其令。’今吾游于雕陵而忘吾身，异鹊感吾颡，游于栗林而忘真，栗林虞人以吾为戮，吾所以不庭也。”

阳子之宋，宿于逆旅。逆旅人有妾二人，其一人美，其一人恶，恶者贵而美者贱，阳子问其故？逆旅小子对曰：“其美者自美，吾不知其美也；其恶者自恶，吾不知其恶也。”阳子曰：“弟子记之，行贤而去自贤之行，安往而不爱哉？”

苏舆说：“此篇乃是庄子的学生所记，旨意和《人间世》相同，所说的大都是身处乱世、避免祸害的方法。”

庄子在山中行走，看见有极大的树木，枝叶长得非常的茂盛，可是有些砍取木料的工匠在旁边都不动手去砍。庄子觉得很奇异，于是问他是什么缘故。匠人答道：“因为材料不好，没有用处。”庄子乃道：“这个树木因为无用，所以能够享尽天赋予它的寿命！”庄子从山里出来，到一个友人家里去，友人见了庄子很高兴，命童仆杀一只鹅请客。童仆问道：“有一只鹅会叫，还有一只鹅不会叫。现在杀哪一只呢？”主人道：“杀那只不会叫的。”第二天，庄子的学生问道：“昨天，山里的树木因为无用，而能保全天赋予它的寿命。现在主人的鹅又因为无用而被杀死。请问先生将令自己为有用呢，还是无用呢？”庄子笑道：“我或将处于‘有用’和‘无用’的中间。处于‘有用’和‘无用’的中间似乎近于处世免害之道了，然而并不是和有道德的人隐晦自己相同，所以还是不能免于物累。若心怀道德以处世，就不必论‘有用’和‘无用’了。既没有荣誉，也没有毁辱。或如神龙现露，或如虫蛇隐伏。顺时变化，永不偏滞专于一物。或屈或伸，以天地中和之道为度量。寄心于未曾有物之先。主宰物而不被物所拘泥。怎么会受物的累呢？这乃是神农氏和黄帝处世的方法啊。至于万物的情理和人类的变化就不是这样：有会合就有分离，有成功就有毁坏；清廉必被损伤；高贵就会倾覆；有作为就要吃亏；贤人心志高尚，遭人忌恨，必被人谋害；常人知识浅薄，又被人欺诈。哪里能免于物累呢？唉，可叹啊！学生记着，处世若要免于物累，只有归向道德了。”○以上说：处世免害，须明大道。

市南宜僚（楚国人，姓熊，名宜僚。因住在市南，所以号称市南宜

僚)去见鲁侯,鲁侯面色很忧愁。市南宜僚于是问道:“你面色忧愁,为的什么呢?”鲁侯道:“我学古代圣王治国之道,来完成先君的功业。敬重鬼神,尊崇贤人。亲自实行,没有片刻的休息。然而还是不能免于祸患,我所以表示忧愁了。”市南宜僚道:“你的除去祸患的方法也太浅了!譬如皮毛丰美的狐狸和身上有纹采的豹子,住在山林里,藏在洞穴里,可算得性静的了;夜里才外出,白天只待在洞里,可算得警戒的了;虽然食物缺乏,非常的饥渴,可是还远行到江河无人的地方去求食,可算得心神安定的了。然而狐狸和豹子尚且不能避免捕兽的罗网和机关的灾害,他们有什么罪过呢?就是受了自己的皮毛的害啊!现在鲁国难道不是你的皮毛吗?我希望你破开你的‘形体’,剥去你的‘皮毛’,洗净你的心志,去除你的欲望,而游于‘没有人的野外’。南越有一个国,名叫‘建德之国’,那里的人民愚钝朴实,没有私心,也没有欲望;只知道耕作,不知道收藏;只知道周济别人,不知道求别人的报答;不知道怎样行是合乎义理,怎样做是合乎礼法,随心所欲,任意而行,却都合乎规矩。生时居处快乐,死后葬地安全。我希望你离开你的国家,放弃你的人民,和大道并行。”鲁侯道:“到那个地方去,路途遥远难行,又有山河阻隔。我没有车辆船只,怎样去呢?”市南宜僚道:“你如形体不傲慢,又不拘滞于物,虽没有车辆船只也可以到。”鲁侯道:“那个地方深远又没有人,我和谁做邻居呢?并且我又没有粮食,怎么能够达到呢?”市南宜僚道:“减少你的费用和欲望,那末你虽然没有粮食,也可以饱足了。你一人渡江飘海,直到看不见边岸,还是前进不已,远得不知到了何处,送你的人都从边岸回去,你比别人远得多了!所以利用别人的,就要受累;被人利用的,就有忧患。所以尧不利

用人民图自己的私利，也不被人所利用。我希望你不要利用人而受累，也不要被人所利用而遭忧患，独自和大道游于‘广漠的国’。譬如：合并两只船在渡河，忽然来了一只空船撞在大船上，大船上虽有性急的人，都不会发怒。假使‘空船’上有一个人在上面，大船上的人必都呼喊：‘把船撑开，靠岸去！’第一声呼喊如不曾听见，必定再呼喊第二声；第二声若还是不曾听见，必定再呼喊第三声。接连着就恶声恶气地骂将起来。起先不发怒，而现在发怒，就是因为起先看见船是空的，现在看见船上有了人，是实在的了。人处世若能虚心，虽无意地触犯了别人，也能得人的原谅，谁能祸害他呢？”Q以上说：处世要虚心。

北宫奢(卫国的大夫)替卫灵公募款制钟。在城门外面筑了一座祭坛，就在那里制钟。只用三个月，已将上下两层悬挂钟的架子全都制好了。王子庆忌(周室的王子，在卫国做官)见了问道：“你用什么方法募款制钟，使得这般快法？”北宫奢道：“我心思全用在造钟里面，更没有出别的法子。我听说：世俗既已受了‘雕琢’，渐近机巧，只有使它回复朴实，方才可以用诚意去感动。所以我造钟时，只期望成功，心专一在钟上，忘却了其他一切事情，像无知无识似的；又恐怕不成功，心里没有定见，恍恍惚惚的，像懈怠又像在疑惑。所以我募款时，人民来来往往的多极了，聚在一起，都分辨不清。来的不加禁止，去的也不加挽留。不愿捐款的，随他们的自便；有意捐款的，也任他们的自由。所以名为募款，实在是任人民自动地捐助。所以虽然早晚在‘募款’，却像连人民的毫毛都未曾被损坏。何况用大道化民，人民更加顺从了。”O以上说：专一朴实，用度自足。

孔子被围困于陈、蔡之间，连着七天，不曾举火烧饭。大公任(大

公是官职的名称)去吊慰他,说:“你几乎死了吗?”孔子道:“是。”任道:“你恨死吗?”孔子道:“是的。”任道:“我试将‘不致干犯祸患而死的道’讲给你听:东海有只鸟,名叫意怠。这个鸟飞行得极慢,像是一点本事都没有。飞行时要别的鸟领导,居住时夹在众鸟的当中。进时不敢在前面,退时不敢在后面。吃食不敢争先尝,只吃众鸟所剩的。因此它同伙的众鸟不排斥它,外人也终不能害它,所以它能免于祸害。直的树木,先被斧砍;甜水的井,先被用干。都是因为有用,所以受害啊!你或者因为卖弄聪明,来惊骇世俗的愚人;修身立德,去显明别人的污浊;光芒外露,像挑着太阳和月亮在游行一般,所以不能免于祸患了。当初,我听老子说过:‘自夸的不会成功,自恃功业成就的,就要倾覆;自恃声名成就的,就要吃亏。’谁能除去求功求名的心,而回复到和众人相同呢?大道流行天下,而不居有道之名;德流行天下,而不居有德之名;心地统一,行为平常,外貌不加修饰,像疯狂无知似的。摒除形迹,减去势力。不求功名,所以不用求人,人也不来求我。‘至德之人’不求有声名,你何必自鸣得意呢?”孔子道:“你这话真对!”于是辞别他的朋友,离开他的学生,逃到山泽野地去,穿毛布制的皮衣,吃栗子果腹。走入兽群中,兽都不惊乱;走入禽鸟当中,鸟的行列也不会被扰乱。鸟兽尚且不嫌恶他,何况人呢?○以上说处世须无心求功名。

孔子问子桑雎道:“我在鲁国两次被驱逐出来;在宋国遭逢‘砍树的祸’(孔子在宋国,和学生们在树底下演习礼节。宋国的司马叫桓魋的想杀害孔子,乃令人去砍倒大树,孔子乃率领学生离去);绝迹于卫国;穷困于商周;被围于陈、蔡之间。我接连遇到这些患难,一般亲戚故旧都疏远了,学生朋友更离散了。这是什么缘故呢?”子桑雎道:

“你就不曾听说过假国人逃亡的故事吗？假国亡了，林回（假国人）弃去了价值千金的玉璧，背着他的小孩子逃跑。有人疑问道：‘因为贪图钱财吗？那小孩子远不如玉璧值钱。因为怕累赘吗？那小孩子比玉璧累赘得多了。那末弃去价值千金的玉璧背着小孩子逃跑，为的什么呢？’林回道：‘我和玉璧不过因为贪利而相合，至于和这个小孩子乃是因为天性而相聚。’因为利益相合的，遇到逼迫穷困和灾祸就互相遗弃了；因为天性相聚的，遇到逼迫穷困和灾祸反而互相收容。收容和遗弃相差得远了。而且君子结交像水一般淡薄，小人结交像酒一般甜蜜。君子淡薄的交情能保持长久的亲信，小人甜蜜的交情不多几时就断绝了。凡是偶然结合的必定也偶然地分离。”孔子道：“我恭听你的教诲了。”于是舒缓自在地走了回去。他停止讲学，摒弃书籍，学生在他面前无可取法，可是师生的感情较前更厚了。过了几天，桑季又说道：“舜将要死的时候，乃命禹道：‘你当心啊！形体的动作不如顺着事物的自然，情感的表现不如适合‘中庸之道’。形体的动作若顺着自然，就不会离开事物的原则，性情适中，就不用劳心去安排。既不离开物，又不劳心去安排，自不用礼义等虚文来待遇形体。既然不用礼义等虚文来待遇形体，更不去求外物了。’”○以上说：处世交友，不应因利益相聚合。

庄子穿了一件布衣，上面打了补丁，鞋子的绊子没有了，用根麻绳系着，去会魏王。魏王道：“先生，你怎么这般困苦啊？”庄子道：“这是贫穷，并不是困苦。读书的人有道德而不能将道德行于天下，这才是困苦，至于衣服鞋子破旧，乃是贫穷，不是困苦。这就叫做不逢时啊！大王，你就不曾看过腾猿吗？在楠梓豫章等大树林里，捉住树枝，盘在

树叶里面,在那里妄自尊大,虽然有羿和蓬蒙(都是古来精于射箭的人)都不能害它。等它一到了柘棘枳枸等有刺的树木丛子里,行动时小心斜看,怕得抖抖的。这个并不是因为筋骨被人束缚住没有从前灵活,乃是因为所处的地位不适当,不能施展出它的本领。现在我处的地位在昏君和乱相的中间,还想不困苦,怎么能够呢?处于乱世,若不安守困苦,就要遭杀身的祸,比干被割心就是一个最明显的见证啊!”

○以上说处乱世应当安守贫穷。

孔子穷困于陈、蔡之间,连着七天不曾举火烧饭,左面靠着一根枯木头,右手拿了根枯树枝敲着,唱焱氏(古代的帝王)的歌。有敲击的器具,没有节奏;有歌唱的声音,没有音律。敲打木头的声音和人唱歌的声音,听了令人心中感觉到非常的爽适。颜回听了非常佩服,恭恭敬敬地缩着手站立,回过眼睛来看。孔子恐怕他因此达观过度以致自大;爱惜自己过度,以致悲哀,于是说道:“回不受天的损伤容易,不受人的利益却难。开始就是终结。天和人是一体的。现在,在唱歌的是谁呢?”颜回道:“请问‘不受天的损坏容易’怎么讲?”孔子道:“譬如饥饿干渴,天气的冷热,以及穷困不通,都是天地的流行、运动万物而发出的现象。我顺着天然的变化,共同进展好了。做人臣的,不敢违背国君的命令,做人臣的道理尚且如此,何况对待天更应当顺命了。能顺受一切天命,那末穷困灾祸对于我都似若无其事,更不能损伤我了。”颜回道:“什么叫做‘不受人的利益难’呢?”孔子道:“譬如初进社会就极顺利,官爵俸禄,连来不已,这乃是外物的利益,对于自己的性分上毫无关系,不过因为我的气数偶然和外物相顺罢了。君子不做偷盗的事,贤人不做窃取的事。贪图官爵俸禄和偷盗窃取没有分别,我

为什么要去做窃盗的事呢？所以说：鸟没有再比燕子聪明的了，觉得有危险不可以停留，不等待再看就飞去，虽然失落了嘴里衔的食物，也在所不惜而逃走。它这般怕人，可是住在人的屋宇底下，就是因为它安身的巢在那里。”颜回道：“什么叫做‘开始就是终结’呢？”孔子道：“天生万物，变化无穷，不知道谁是替代的。哪里知道什么时间是终结，什么时候是开始？只有守正听变化的自然罢了。”颜回道：“什么叫‘天和人是一体的’呢？”孔子道：“人是因自然的理而生的，天也是因自然的理而生的。人和天所秉的全是一理。人所以不能保全他的天理，乃是因为他的性分有所损亏了。只有圣人终身很安静地顺自然的变化。”○以上说：处世须安守定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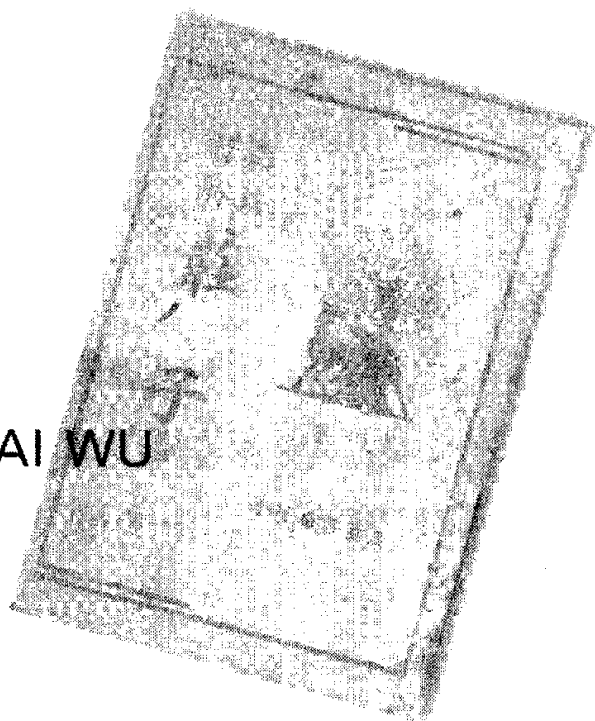
庄子到雕陵某果园里去游玩，看见一只奇异的鹊由南方飞来，翅膀有七尺宽，眼睛的直径有一寸长，碰着庄子的头飞过去，停在栗树林里。庄子道：“这是什么鸟？翅膀这般大，可是不飞去；眼睛这般大，连人都不曾看见。”于是掣起衣裳，急速地走了过去。拿着弹弓等在旁边。此时，看见一个蝉正得着树荫遮蔽的舒适，忘了自己的身体，螳螂在后面举起膀臂来捉蝉，只看见捕获蝉，忘了自己的形体；怪鹊在后面贪图吃螳螂，只看见利益，失去了自己的真性。庄子见了心惊道：“唉！物互相求利，就互相受累；有心谋害他物，就招引别物谋害自己！”立刻丢下弹弓回头就走。管果园的以为他在偷栗子，追在后面骂。庄子回来，连着三天，都觉得不快意。蔺且（庄子的学生）问道：“先生这几天为什么表示不快意呢？”庄子道：“我守着外物的形状，忘了自己的形体；观看浑浊的水，头脑昏乱，等到去看澄清的水，也觉得迷糊了。并且我曾听先生（就是老聃）说过：‘到某地去，就应当顺从那地的习俗。’”

现在我到雕陵去游玩，忘了我自己的身体；怪鹊碰着我的头飞过，到栗树林里去，忘了它自己的真性；管理栗树林的人又来侮辱我，我所以觉得不快。”○以上说：处世不应当追逐外物。

阳子(就是阳朱)到宋国去，住在旅馆里。旅馆的主人有两个妾，一个妾长得很美丽，还有一个妾长得极丑陋。主人宠爱丑陋的妾，不喜欢美丽的妾。阳子于是问是什么缘故？旅馆的主人答道：“那个美丽的，自以为美丽而骄傲，可是我并不以为她美丽；那个丑陋的，自以为丑陋而恭顺，可是我不晓得她的丑陋。”阳子听了乃向学生们道：“学生记着：行为良好，又不自以为好，何往而不受人的爱重呢？”○以上说处世须行为优美，但是自己须忘却“自己的行为是优美的”念头，不要因此骄傲。

外物

WAI WU



〔原文〕 外物不可必，故龙逢诛，比干戮，箕子狂，恶来死，桀、纣亡。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，而忠未必信，故伍员流于江，苌弘死于蜀，藏其血，三年而化为碧。人亲莫不欲其子之孝，而孝未必爱，故孝己忧而曾参悲。

木与本相摩则然，金与火相守则流，阴阳错行，则天地大絪，于是乎有雷有霆。水中有火，乃焚大槐，有甚忧两陷而无所逃，蛭螬不得成。心若县于天地之间，慰譬沈屯，利害相摩，生火甚多，众人焚和，月固不胜火，于是乎有僂然而道尽。

庄周家贫，故往贷粟于监河侯，监河侯曰：“诺，我将得邑金，将贷子三百金，可乎？”庄周忿然作色曰：“周昨来，有中道而呼者，周顾视车辙，中有鲋鱼焉。周问之，曰：‘鲋鱼来，子何为者邪？’对曰：‘我东海之波臣也，君岂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？’周曰：‘诺，我且南游吴越之王，激西江之水而迎子，可乎？’鲋鱼忿然作色曰：‘吾失我常与，我无所处，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！君乃言此，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鱼之肆。’”

任公子为大钩巨缁，五十犗以为饵，蹲乎会稽，投竿东海，旦旦而钓，期年不得鱼。已而大鱼食之，牵巨钩，铭没而下，骛扬而奋鬣，白波若山，海水震荡，声侔鬼神，惮赫千里。任公子得若鱼，离而腊之，自制河以东，苍梧以北，莫不厌若鱼者。已而后世轻才讽说之徒，皆惊而相告也。夫揭竿累，趣灌渚，守鲋鮒，其于得大鱼难矣！饰小说以干县令，其于大达亦远矣。是以未尝闻任氏之风俗，其不可与经于世亦远矣。

儒以诗礼发冢，大儒胪传曰：“东方作矣，事之何若？”小儒曰：“未解裙襦，口中有珠，诗固有之曰：‘青青之麦，生于陵陂，生不布施，死何含珠为？’”接其鬓，压其颊，儒以金椎控其颐，徐别其颊，无伤口中珠。”

老莱子之弟子出薪，遇仲尼，反以告，曰：“有人于彼，修上而趋下，末倮而后耳，视若营四海，不知其谁氏之子？”老莱子曰：“是丘也，召而来。”仲尼至。曰：“丘，去汝躬矜，与汝容知，斯为君子矣。”仲尼揖而退，蹙然改容而问曰：“业可得进乎？”老莱子曰：“夫不忍一世之伤，而骛万世之患，抑固窳邪？亡其略弗及邪？惠以欢为骛，终身之丑，中民之行进焉耳。相引以名，相结以隐，与其誉尧而非桀，不如两忘而闭其所誉。反无非伤也，动无非邪也，圣人踴蹢以兴事，以每成功，奈何哉？其载焉终矜尔。”

宋元君夜半而梦人被发窥阿门曰：“予自宰路之渊，予为清江使河伯之所，渔者余且得予。”元君觉，使人占之曰：“此神龟也。”君曰：“渔者有余且乎？”左右曰：“有。”君曰：“令余且会朝。”明日余且朝，君曰：“渔何得？”对曰：“且之网得白龟焉，其圆五尺。”君曰：“献若之龟。”龟至，君再欲杀之，再欲活之，心疑，卜之曰：“杀龟以卜吉。”乃剖龟七十二钻而无遗筴。仲尼曰：“神龟能见梦于元君，而不能避余且之网；知能七十二钻而无遗筴，不能避刳肠之患。如是则知有所困，神有所不及也；虽有至知，万人谋之。鱼不畏网，而畏鸛鹙，去小知而大知明，去

善而自善矣。婴儿生，无石师而能言，与能言者处也。”

惠子谓庄子曰：“子言无用。”庄子曰：“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。夫地非不广且大也，人之所用容足耳。然则厕足而垫之致黄泉，人尚有用乎？”惠子曰：“无用。”庄子曰：“然则无用之为用也，亦明矣。”

庄子曰：“人有能游，且得不游乎？人而不能游，且得游乎？夫流通之志，决绝之行，噫！其非至知厚德之任与？覆坠而不反，火驰而不顾，虽相与为君臣，时也，易世而无以相贱，故曰：‘至人不留行焉。’夫尊古而卑今，学者之流也。且以稀韦氏之流，观今之世，夫孰能不波？唯至人乃能游于世而不僻，顺人而不失己，彼教不学，承意不彼。

“目彻为明，耳彻为聪，鼻彻为颤，口彻为甘，心彻为知，知彻为德。凡道不欲壅，壅则哽，哽而不止则跖，跖则众害生。

“物之有知者恃息，其不殷，非天之罪，天之穿之，日夜无降。人则顾塞其窦，胞有重閤，心有天游。室无空虚，则妇姑勃溪；心无天游，则六凿相攘。大林丘山之善于人也，亦神者不胜。

“德溢乎名，名溢乎暴，谋稽乎谄，知出乎争，柴生乎守，官事果乎众宜。

“春雨日时，草木怒生，铍耨于是乎始修；草木之到植者，过半而不知其然。

“静然可以补病，眊矂可以沐老，宁可以止遽。虽然，若是劳者之务也，非佚者之所，未尝过而问焉。圣人之所以骇天下，神人未尝过而问焉；贤人所以骇世，圣人未尝过而问焉；君子所以骇国，贤人未尝过而问焉；小人所以合时，君子未尝过而问焉。

“演门有亲死者，以善毁爵为官师，其党人毁而死者半。尧与许由天下，许由逃之；汤与务光天下，务光怒之。纪他闻之，帅弟子而跖于颍水，诸侯吊之，三年，申徒狄因以踣河。

“荃者所以在鱼，得鱼而忘荃，蹄者所以在兔，得兔而忘蹄。言者所以在意，得意而忘言，吾安得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？”

王夫之说：“《杂篇》里面有很多精微玄妙的话。读者若能采取其中的精华，实在可以得到《内篇》的宗旨的结束。”宣颖说：“《杂篇》并不是对于道有杂乱的话，乃是因为随手写成的，虽然各段自有文法，却不曾加以结撰而成的。所以称做《杂篇》。”

此篇申明第一句“外物不可必”的意思。以为外来的事物利害都没有一定。处世只有明白大道虚心接物，方可以全身免害。王夫之说：“此篇末段的文义，起发《寓言》篇的旨意，《寓言》篇末段又和《列御寇》篇首段的意旨相合。”

凡是外来的事物，利害都没有一定。所以好人像龙逢被杀，比干被割心，箕子装疯；坏人像恶来（纣的坏臣子）被斩，桀和纣灭亡。人君都希望他们的臣子忠心，可是臣子虽然忠心，却未必被人君信任。所以伍员的尸体被弃在江里漂流（伍员尽忠劝止吴王夫差，夫差把伍员杀了，用马皮做个口袋，像猫头鹰的样子，将他的尸体装在里面，丢弃在江中）；苾弘在蜀地自杀死后，蜀人将他的血收藏起来，过了三年，变做碧玉。父母都希望他们的儿子孝顺，可是儿子虽然孝顺，却未必被父母欢喜。所以孝己（殷高宗的儿子，对父母极孝，但是后母虐待他，结果忧苦而死）忧苦，曾参（孔子的学生，对父母极孝顺，但是父母不喜欢他，常常打他，几乎被打死，所以他悲伤哭泣）悲伤。木头和火相接就燃烧，金属和火相抗就熔化，阴阳的气运行错乱，天地间就大加变动。于是雷鸣电闪，雨水中闪电放射发火，焚烧大槐树。至于人心中最忧虑的就是利和害。害固然是

害,利当中也有害,所以人常常左右为难,无可逃避。这都是把外面的事物看得太重,所以心里恐惧不安,不成情绪,心像悬在天地的空间,忧郁烦闷,利害的念头交错,心里燥热就像生了火一样。众人都因为被利害的观念蒙蔽住,所以把他们心里的太和的气都烧尽了。人心像月亮一般清明,怎么受得住这个火烧,于是天堕坏,生机尽灭了。○以上说外来的事物变化没有一定,若依顺外物,结果必定伤身损性。

庄子因为家里贫穷,所以去向监河侯借钱买米。监河侯道:“可以,等我得到国里人民的租税再借给你三百金,好吗?”庄子听了动了气,摆定了脸色道:“我昨天来的时候,半路上听见有在叫我的,我回头一看,车轮压洼的地方,有一条鲋鱼。我问它道:‘鲋鱼,来。你在这里做什么呢?’鲋鱼道:‘我是东海的水族,你总有一斗或一升的水救活我吧!’”我道:“是了,我将到南方去游说吴越的王,引西江的水来迎接你,好吗?”鲋鱼听了动了怒,沉着脸道:“我因为离开了水,无处安身,我若能得到一斗或一升的水,就可以活命。你这般说,还不如早点到干鱼市场上去寻我吧!””○以上说:人对于道和鱼对于水都是一刻都不能离开的,若丧失了再向外面求救,就来不及了。

任公子制了一个大钩子和一根极长的黑绳子,用五匹犍牛做引鱼的食物,登在会稽山上,将渔竿放在东海里。他天天在那里钓鱼,过了一年都不曾钓到一尾鱼。忽然来了一尾大鱼,将“鱼饵”吞吃,牵连着大钩子陷下水去,翻腾搅动,又跃出水面来,奋力伸张它的脊背。白色的波浪涌起像山一般高,海水震动荡摇,声响和鬼神一般惊人,威骇千里以外的人。任公子既得了这条鱼,乃将它破开,制成干的鱼肉,从浙江以东到苍梧山(苍梧山在岭南)以北的居民都吃饱了。连后世好批

评别人的人,都觉得惊奇,常常把这个故事互相讲说着。所以拿着小的渔竿钓丝,到水沟旁边,去守鲦鲦(都是小鱼),要想钓着大鱼就难了。粉饰浅陋的学说去求高大的声名,离明达有学问的人就很远了。所以未曾听说过任公子钓鱼的故事的,离会治理天下的也很远了。○以上说小渔竿不能钓得大鱼;小才不能得着大道。

读书的人因为要研究诗礼,所以去掘古坟。为首的一个读书人在上面传话道:“太阳从东方出来了,事情办得怎样了?”学生道:“短衣和裙子尚未曾解开,死尸的嘴里还有珠子呢。古诗上曾有:‘青翠的麦子,生在土坡上面;活着不周济别人,死后为什么还含了珠子收殓?’捏着死尸的鬓发!用一个指头按着死尸的胡须!你用金槌敲他的下巴颏儿,慢慢地分开他的两腮,不要损坏了他嘴里的珠子。”○以上说读书人的行为卑鄙,儒教不足学。

老莱子的学生出外砍柴,遇见孔子,回来告诉老莱子道:“有一个人,上身长,下身短,肩背低驼着,耳朵生得靠近头的后面。眼光高远,像在经营天下。不知道他是什么人?”老莱子道:“必定是孔丘。召他来。”孔子既到,老莱子道:“孔丘,去掉你的慎重的态度和聪明的外貌,就成功君子了。”孔子作了一个揖退下,面色改变,问道:“我的学业可能进步吗?”老莱子道:“不忍当今一时的伤害,就很轻率地使万世受伤害,这种人是因为贫穷方才出此呢,还是因为智略浅薄,顾虑不到呢?施恩惠去求众人的欢心来完成自己的骄傲乃是终身行为中的羞耻,只有凡庸的人或者有这种行为,例如用声名互相吸引,用私恩互相结交。所以与其赞美尧毁骂桀,不如把善恶都忘却,不加赞美,也没有毁骂了。若不能忘却赞美和毁骂,那末自己回想就要悲伤,举动就要流入

邪途了。圣人从容不迫地去创兴事业,因为没有成心,只是随机应变,所以事业的成功极为迅速。你为什么‘载着’仁义的学说,结果自以为不得了呢?”○以上说:处世须去掉好名和自矜的心。

宋元君半夜里梦见一个人披着头发朝偏门里窥看,道:“我由宰路深水潭里来的。我做清江的使者到河伯那里去,被名叫余且的渔夫捕获。”元君醒了,令人占卦解梦,回道:“这乃是一只神灵的乌龟。”元君道:“有一个名叫余且的渔夫吗?”左右的臣子答道:“有的。”元君道:“令余且来朝。”第二天,余且到了朝堂,元君问道:“你曾捕获到什么?”余且道:“我用鱼网捉得一只白色的龟,圆周有五尺长。”元君道:“你将这龟献上来。”龟既献到,元君又想杀它,又想养活它,心里疑惑不定,令人卜卦问该不该杀龟。卦词说:“杀了龟,用来卜卦,极为吉利。”于是把龟杀了,用来卜卦。每次卜卦,赞龟一下,共卜了七十二次,全都灵验。孔子因此说:“神龟能够托梦给元君,可是不能够避免余且的鱼网;它的聪明能够卜七十二次卦全都灵验,可是不能够避免破肠杀身的祸患。这都因为聪明有所蒙蔽,精神有所穷尽的缘故。虽然有最聪明的人,假使有上万的人去谋害他,他终抵敌不过了。鱼不怕鱼网而怕鸬鹚(吃鱼的水鸟)。和人一样,都只见到小的祸害,不曾见到大的祸害。所以人能去掉小聪明,方才得到大聪明;去掉‘觉得自己好’的心理,才是自然真实的好。婴孩初生,并没有师傅教授,可是会说话,就是因为和会说话的住在一块,任其自然罢了。”○以上说:处世须去掉小聪明。

惠子向庄子道:“你的话没有用处。”庄子道:“晓得没有用处的,方才可以和他论及有用处。譬如地并不是不广大呀,可是人所用的不过

只取一块立足的地方罢了，其余不曾用的地正多呢。但是若将立足以外的地尽深掘到黄泉，那末对于人有用的一块立足的地方，还有用吗？”惠子道：“没有用了。”庄子道：“那末没有用处的用处也很明显了。”○以上说：至德的人处世，以无用来保身。

庄子说：“人假使能使自己适意，那末何往而不适意呢？人假使不能令自己适意，那末无论何往，终不能适意了。有追逐外物的心志，和冷心弃世的行为，唉，这都不是真正聪明和有大德行的人所做的啊！冷心弃世的人，虽遇着别人倾覆毁灭，都不加援助；追随外物的人，只是火速地朝前奔驰，更不回头看后面。这两种人虽然互相贵贱，不过各因时机罢了，若盛衰之世一番更易，那两种都平等了。所以说至德的人无意于学这般人的行为。尊重古代卑视当今，都是不明大道的读书人的见解，并且像稀韦氏一类的古人和当今的人，谁能不随波逐流呢？只有至德之人能够和世俗混同，可是不流入邪途；依顺众人，可是不失去自己的正道。他们的‘尊重古代，卑视当今’的见解，我固然不去学，可是也顺承着他们的意思，不和他们分别。眼睛光亮就叫‘明’；耳朵灵就叫‘聪’；鼻子敏感就叫‘颤’；嘴的感觉灵敏就叫‘甘’；心里通达就叫‘智慧’；智慧透彻就叫‘道德’。大凡道不可以壅滞，壅滞了就要梗塞，梗塞不止，结果必定要行为妄诞，互相‘践踏’了。互相攻击，祸害都起了。凡物有知觉的，都靠气息周转不停；假使不得中和，并不是天的过失，因为天生万物，都有孔窍去通气息，日夜没有止歇的时间。都是因为人自己用嗜欲把自己的‘根窍’塞没了。人肚里因为是空虚的，所以能容脏胃；脏胃因为是空虚的，所以能流通气血。心地必须空虚，方可安容天机。房屋若没有空余的地方，婆媳逼紧在一块，就

要争吵了；心地若不空虚，六根（视觉、听觉、嗅觉、味觉、触觉和意识）就要斫伤天性。心地空虚，心神自然爽适，更用不着去寻清空的景物，来疏散心神；至于看见深山大林就觉得清爽可喜的，都是因为平日胸中窄小，心神不爽适啊。德的显露，是因为声名外露；声名外露，是因为标榜所成。急中生智谋，竞争生机智，要守一大道，方才可以独立不惧怕，官设立事，必定要对于众人都合宜，然后才可以施行。春雨应时降落，草木都随着暴长，人们于是用铲削草木的器具去修剪草木；可是修剪后草木返生的还是过半，人们都莫明其妙，不知道是什么缘故。这也不过是顺着时节的自然罢了。”○以上说：追逐外物的和冷心弃世的都不能像有道的人那般无往而不自适。

静默可以调补疾病的损失；用两手按摩眼角，可以保持容颜不老；心神安定，可以从容不迫。但是，这不过是教劳动的人安静休息的方法，若本能自己安静的，更用不着做这些了。圣人改革天下人的习俗和见解，神人从来不曾过问；贤人改革当世人的习俗和见解，圣人从来不去过问；君子改革一国人的习俗和见解，贤人从来不去过问；小人趋时求利，君子从来不去过问。

宋国的演门（城门名）有一个居民，因为父母死了，非常的哀伤，面容憔悴，身体消瘦得露骨。宋君要表扬他的孝行，乃封他做官师（官职名）。他的乡党听了，逢着他们的父母死了，都拼命地毁伤自己的形体，结果大半都因此死了。尧将天下让给许由，许由逃避不肯受；汤将天下让给务光，务光发怒不肯受；纪他听到消息，恐怕汤将天下让给他，乃率领他的学生，隐在颍水边，诸侯以为他清高，恐怕他投河自杀，常去吊慰他；过了三年，申徒狄仰慕纪他的高名，因此投河自杀死了。

香草是用来引鱼上钩的，得着鱼就忘了香草；绊系兔子的胃，是用来捉兔子的，捕获了兔子，连胃都忘却了；言语是用来传达意思的，领会到意思，连言语都忘却了。我哪里去寻忘却言语的人和他谈论呢？○以上说处世能够虚心自全的极少，有感慨的意味。

杂 篇



庄 子

寓言

YU YAN



〔原文〕 寓言十九，重言十七，卮言日出，和以天倪。寓言十九，藉外论之，亲父不为其子媒，亲父誉之，不若非其父者也。非吾罪也，人之罪也。与己同则应，不与己同则反，同于己为是之，异于己为非之。重言十七，所以已言也，是为耆艾。年先矣，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，是非先也。人而无以先人，无人道也，人而无人道，是之谓陈人。卮言日出，和以天倪，因以曼衍，所以穷年。不言则齐，齐与言不齐，言与齐不齐也，故曰无言。言无言，终身言，未尝言，终身不言，未尝不言。有自也而可，有自也而不可，有自也而然，有自也而不然。恶乎然？然于然，恶乎不然？不然于不然；恶乎可？可于可，恶乎不可？不可于不可。物固有所然，物固有所可，无物不然，无物不可。非卮言日出，和以天倪，孰得其久？万物皆种也，以不同形相禅，始卒若环，莫得其伦，是谓天均。天均者，天倪也。

庄子谓惠子曰：“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，始时所是，卒而非之，未知今之所谓是之，非五十九年非也？”惠子曰：“孔子勤志服知也。”庄子曰：“孔子谢之矣，

而其未之尝言。孔子云：‘夫受才乎大本，复灵以生，鸣而当律，言而当法。利义陈乎前，而好恶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。使人乃以心服，而不敢黷立，定天下之定。已乎已乎！吾且不得及彼乎？’

曾子再仕而心再化，曰：“吾及亲仕三釜而心乐，后仕三千钟而不泊，吾心悲。”弟子问于仲尼曰：“若参者，可谓无所县其罪乎？”曰：“既已县矣。夫无所县者，可以有哀乎？彼视三釜三千钟，如观雀蚊虻相过乎前也。”

颜成子游谓东郭子綦曰：“自吾闻子之言，一年而野，二年而从，三年而通，四年而物，五年而来，六年而鬼入，七年而天成，八年而不知死、不知生，九年而大妙。

“生有为死也，劝公，以其死也，有自也，而生阳也，无自也，而果然乎？恶乎其适？恶乎其不适？天有历数，地有人据，吾恶乎求之？莫知其所终，若之何其无命也？莫知其所始，若之何其有命也？有以相应也，若之何其无鬼邪？无以相应也，若之何其有鬼邪？”

众罔两问于景曰：“若向也俯而今也仰，向也括撮而今也被发，向也坐而今也起，向也行而今也止，何也？”景曰：“搜搜也，奚稍问也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，予蛸甲也，蛇蛻也，似之而非也。火与日，吾屯也；阴与夜，吾代也。彼吾所以有待邪？而况乎以无有待者乎？彼来则我与之来，彼往则我与之往，彼强阳则我与之强阳，强阳者又何以有问乎？”

阳子居南之沛，老聃西游于秦，邀于郊，至于梁而遇老子。老子中道仰天而叹曰：“始以汝为可教，今不可也。”阳子居不答，至舍，进盥漱巾栉，脱屣户外，膝行而前曰：“向者弟子欲请夫子，夫子行不闲，是以不敢；今闲矣，请问其过？”老子曰：“而睢睢盱盱，而谁与居？大白若辱，盛德若不足。”阳子居蹴然变容曰：“敬闻命矣！”其往也，舍者迎将，其家公执席，妻执巾栉，舍者避席，炆者避灶。

其反也，舍者与之争席矣。

王夫之说：“此篇发明‘终日虽在说话，却是不曾说话’的意旨，令人不要被形迹所拘泥。和《天下》篇都是全书的序例，以为必须先加详细的解说方可以反归要言不繁。”

寄托的话占十分之九，引证的话占十分之七。谈话像酒杯中的水随意地改变形状，只是随机应变，自己没有常主，所以日新月异没有一定；但是，总和自然之理相合。寄托的话占十分之九，乃是借一事来讨论此事的。譬如做父亲的，不替自己的儿子做媒；称赞自己的儿子，总不如别人称赞的可信。所以我用寄托的话，并不是我故意作空虚怪诞话的罪过，乃是众人好疑心的罪过啊。世人的常情都是这样：与自己的意思相同的就应和，不和自己的意思相同的就加以反对；和自己意思相同的，就以为那是对的，不和自己的意思相同的，就以为是不对的。人情如此，所以只好用寄托的话了。引证的话占十分之七，乃是用来说止塞天下纷乱的言论的。所以引证的必是前辈有道的人。前辈所足贵的就是年高和德厚，若只是年高，胸中毫无抱负，虽然因为年高，被称为老前辈，哪里是老前辈呢？人不能做别人的前辈，就是因为不能尽人的道；人不能尽人的道，就叫“老朽”，不是前辈，他的话更不足引证了。谈话像酒杯里的水的形状改变不定，只是因着事理的自然，加以推演，所以能日新月异，用来消遣自己的岁月。不发言论，物理自然齐一；本来齐一的理，就是因为有了物论，才不齐了；至于“危言”又是用来使这些“不齐”的理返于齐一。所以说不如去净物论。言语若不含有“言语的机心”，那末虽然终身在说话，却没有一句话直指；

虽然终身不说话，却具有说话的功效，能令物理明显。这都是由于彼此有了偏见，所以有可以，有不可以，有对，有不对了。为什么以为是对的呢？因为有人以为是对的，所以大家都随着称是对的。为什么以为是不对的呢？因为有人以为是不对的，所以大家都随着称是不对的了。为什么以为可以呢？因为有人以为是可以，所以大家都随着称是可以了。为什么以为不可以呢？因为有人以为是不可以，所以大家都随着称是不可以了。论万物的初始，固然有对的，有不对的，有可以的，有不可以的；若论万物的后起，那不正的名称，随人的“是、非、然、否”而成立的正多，名称改变无定，又哪里有一定的对和不对、可以和不可以呢。所以说：“没有物不对，也没有物不可以”了。除了“危言”顺着事理的自然推演，日出不穷，谁能传得长久呢？万物都有种类，各将己类的形状传续于无穷，终始循环不已，像环子一般，没有头绪可寻。这就叫做“天然平等的道理”，“天然平等的道理”就是“自然的分际”。○以上是庄子著书立言的总例。

庄子对惠子说：“孔子六十年中，凡六十次改善自己的品行。起初以为对的，结果又以为不对。不知道现在以为对的不就是五十九岁时以为不对的哩。”惠子道：“孔子勤劳他的心志，力求多知啊！”庄子道：“孔子已绝去勤劳的形迹，而进于道了。并且他何尝不曾说过：‘人受美的才质于天，生时又不曾损亏灵性；声音合于音律，言语可以做天下人的法则，利害和义理当前，能够辨别出它们的好坏和是非，虽然有这些美才，但是不过只能屈服别人的口罢了。假使能使别人心服，不敢违逆我，这般方才可以独立定天下的定理。’罢了，罢了，我及不上孔子啊！”○以上说恃才去屈服众人的口，不如用德感服众人的心。

曾子再做官时,心境和上次做官时不同了。他说:“我侍奉双亲时,做官所得的俸禄只有三釜米,心里觉得很快乐;后来做官所得的俸禄是三千钟米(一钟等于六斛四斗)。那时双亲去世,虽然有厚禄,不及侍奉,所以心里觉得悲伤。”孔子的学生听了去问孔子道:“像曾参这样,可以算得没有‘心悬系着俸禄’的罪了吗?”孔子道:“他的心已经悬系在‘俸禄养亲’上面了。孝子侍奉父母,只务求顺适,不把心悬系在禄的厚薄上面。若心不悬系着禄,哪会像这般感到悲哀呢?他们把三釜和三千钟,看作像蚊虫由面前飞过一样。”○以上说:穷困和通达齐一不二。

颜成子游对东郭子綦说:“自从我听你讲道:一年之后,返于朴实;二年之后,和世俗相顺;三年之后,通达不受环境的拘束;四年之后,和万物混同为一;五年之后,众人都来依归;六年之后,和神灵感通,悟明物理;七年之后,合自然具成全体;八年之后,不觉有生死的变迁;九年之后,达到道的精微的极点。人生有作为就要伤生而死,所以劝人的话曾说:‘死是由于有作为,至于生乃是阳气,没有来由的。’你果能没有作为吗?生和死,谁是快意的呢?谁是不快意的呢?天有一定的气数,地有因人依据而分的界限。我从何处去求分外的事呢?时来运去,不可推测,怎么没有命呢?生死循环不已,没有头绪可寻,怎么有命呢?理互相感应,像有神灵从中主宰,怎么会没有鬼神呢?但是互相感应的理有时也不灵,又像没有神灵从中主宰,怎么会有鬼神呢?”○以上说:生死通达无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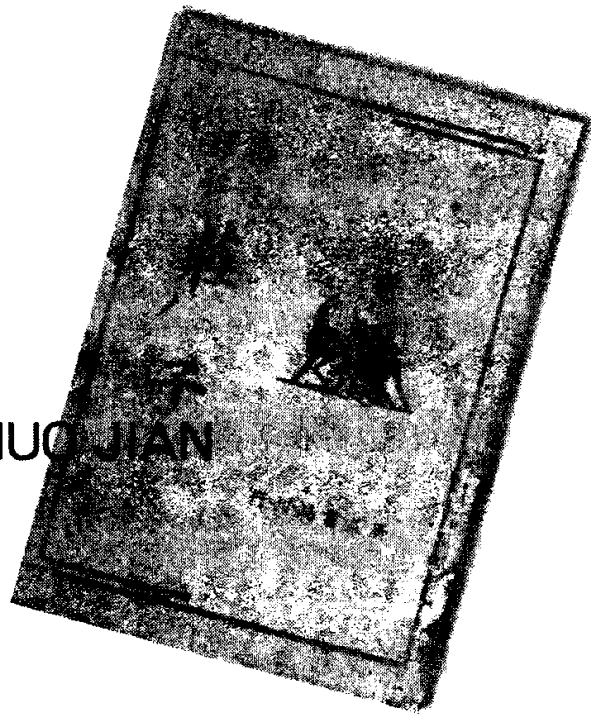
影子的影子问影子道:“刚才你低着头,现在你仰起头来;方才你束拢着头发,现在你将头发披散开来;方才你坐着,现在你立起;方才你在行走,现在你又止住了。这是什么缘故呢?”影子道:“我的行动原

是这般无心自主的。你们为何要这样粗率地问我呢？我虽然有影子，却自己莫明其所以然。我也像蝉的壳和蛇的皮一般行动都须依赖别物，但是蝉壳和蛇皮尚有固定的形状，我却没有一定的形状，所以和它们似乎相像，实在不同啊。火光和日光使我聚集，更为明显；阴暗和深夜使我散灭，得以休息。我的行动须依随有形体的物件吗？何况我所依随的形体又须依随天机而动哩！有形体的物件来了，我就随着它们来；去了，我就随着它们去；盘桓不定，我就随着它们盘桓不定。盘桓不定的，自己也随天机而动，又哪里能问我的行动呢？”○以上说忘却形骸，随天机自然地变化。

阳子居将南下到沛，老子适巧西行到秦，阳子居乃约老子在沛的郊外相见。行到梁，遇着老子，二人乃一齐前进。走到半路上，老子仰起头来向着天叹息道：“起初我以为你尚可以受教诲，现在才知道你不可以啊！”阳子居听了不马上回答。到了旅舍里，他将洗脸漱口的器具、面巾和梳篦等送去给老子。把鞋子脱在门外，在席上，跪着走到老子的面前，道：“刚才，学生想请问先生，先生正在行走没有空。现在，先生有空了，请问学生的过失是什么？”老子道：“你目空一切，态度骄傲，人都见你害怕，对你疏远，谁还愿同你来往呢？真清白的人，不自以为清白，反觉得自己蒙有污点似的；有盛德的人，不自以为德高，反觉得自己的德不满足似的。”阳子居听了，面色改变，道：“我恭听教诲了。”阳子居来时，旅舍里的客人迎送他，旅舍的主人替他安席，女主人替他拿面巾和梳篦，先坐在席上的客人见他来了都避开，烧饭的见他来了，都不敢站在灶边。等他回去时，旅舍里的客人对他都极亲热，不拘形迹，随意地争席位了。○以上说除去自矜的心。

说剑

SHUO JIAN



〔原文〕 昔赵文王喜剑，剑士夹门，而客三千余人，日夜相击于前，死伤者岁百余人。好之不厌，如是三年，国衰，诸侯谋之。太子悝患之，募左右曰：“孰能说王之意止剑士者，赐之千金。”左右曰：“庄子当能。”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庄子，庄子弗受，与使者俱往见太子曰：“太子何以教周，赐周千金？”太子曰：“闻夫子明圣，谨奉千金以币从者，夫子弗受，悝尚何敢言？”庄子曰：“闻太子所欲用周者，欲绝王之喜好也，使臣上说大王而逆王意，下不当太子，则身刑而死，周尚安所事金乎？使臣上说大王，下当太子，赵国何求而不得也！”太子曰：“然，吾王所见，唯剑士也”，庄子曰：“诺，周善为剑。”太子曰：“然吾王所见剑士，皆蓬头突鬓垂冠，曼胡之缨，短后之衣，瞋目而语难，王乃说之。今夫子必儒服而见王，事必大逆。”庄子曰：“请治剑服。”治剑服三日，乃见太子，太子乃与见王，王脱白刃待之。庄子入殿门不趋，见王不拜。王曰：“子欲何以教寡人，使太子先？”曰：“臣闻大王喜剑，故以剑见王。”王曰：“子之剑何能禁制？”曰：“臣之剑十步一人，千里不留行。”王大悦之曰：“天下无敌矣！”庄子

曰：“夫为剑者，示之以虚，开之以利，后之以发，先之以至，愿得试之。”王曰：“夫子休，就舍待命，令设戏请夫子。”王乃校剑士七日，死伤者六十余人，得五六人，使奉剑于殿下，乃召庄子。王曰：“今日试使士敦剑。”庄子曰：“望之久矣。”王曰：“夫子所御杖长短何如？”曰：“臣之所奉皆可，然臣有三剑，唯王所用，请先言而后试。”王曰：“愿闻三剑。”曰：“有天子剑，有诸侯剑，有庶人剑。”王曰：“天子之剑何如？”曰：“天子之剑，以燕谿石城为锋，齐岱为锇，晋魏为脊，周宋为镡，韩魏为夹。包以四夷，裹以四时，绕以渤海，带以常山，制以五行，论以刑德，开以阴阳，持以春夏，行以秋冬。此剑直之无前，举之无上，案之无下，运之无旁，上决浮云，下绝地纪。此剑一用，匡诸侯，天下服矣，此天子之剑也。”文王茫然自失曰：“诸侯之剑何如？”曰：“诸侯之剑，以知勇士为锋，以清廉士为锇，以贤良士为脊，以忠圣士为镡，以豪桀士为夹。此剑直之亦无前，举之亦无上，案之亦无下，运之亦无旁。上法圆天，以顺三光；下法方地，以顺四时；中和民意，以安四乡。此剑一用，如雷霆之震也，四封之内，无不宾服，而听从君命者矣，此诸侯之剑也。”王曰：“庶人之剑何如？”曰：“庶人之剑，蓬头突鬓垂冠，曼胡之缨，短后之衣，瞋目而语难，相击于前，上斩颈领，下决肝肺。此庶人之剑，无异于斗鸡，一旦命已绝矣，无所用于国事。今大王有天子之位，而好庶人之剑，臣窃为大王薄之！”王乃牵而上殿，宰人上食，王三环之。庄子曰：“大王安坐定气，剑事已毕奏矣。”于是文王不出宫三月，剑士皆服毙其处也。

归有光说：“此篇用击剑的小道来证明治天下的大道，含有讽谏的意味。”

当初，赵文王（赵国的国君）喜欢剑术，于是一般精于击剑的都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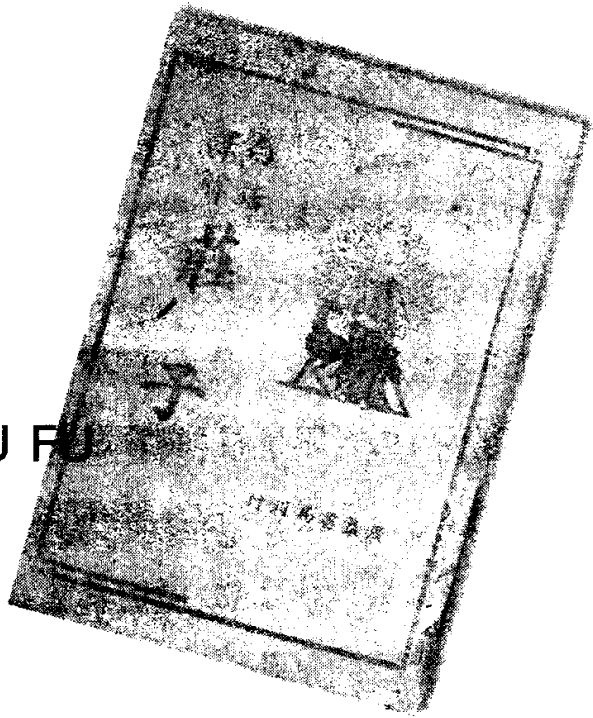
赵国来。一时，赵王的宫廷左右尽住的是剑客——共约有三千多人。这一班剑客日夜不息地比击剑，每年死伤的不止百人，可是赵王仍旧喜欢剑术，一点都不感觉厌弃。这样持续了三年，国也衰弱了，别国的国君也在阴谋侵略赵国，赵国的太子见此情形，很觉忧虑，乃命左右的侍者出去悬千金的赏格，招一个人来劝止赵王，不要再这般喜欢剑术。左右的侍者说：“庄子一定能够做到。”太子乃命人送了一千金给庄子，庄子不肯接受，可是跟使者一起来见太子，向太子道：“太子赐我千金，有何差遣？”太子道：“闻听得先生道德过人，所以送上千金，不过赠与先生的佣人罢了。先生这都不肯接受，那我还敢谈其他吗？”庄子道：“我听说太子想令我去劝止大王不要再这般喜欢剑术，是吗？假使我去劝大王，拂逆了大王的意思，不称太子的使命，那我应当受刑处死，哪里还敢求千金的赏赐呢？假使我果然能够使王听从我的劝导，不废太子的使命，赵国什么东西都有，又何用于这区区的千金呢？”太子道：“可是大王所见的全是剑客。”庄子道：“可以，我对于剑术很精的。”太子道：“但是大王所见的剑客，都是头戴着盔胄，上面有毛，像蓬着头似的；比斗时盔胄下垂，两面的毛像鬓发突出似的；冠上的缨毛粗而蓬乱，衣服的后面高掣着；讲起话来直瞪着眼睛，连说话的语气都不流利。要像这样，大王见了方才高兴。现在，先生穿了文人的服装去见大王，恐怕对于此事的进行，有些不便呢。”庄子道：“那末请替我做一身剑客的服装。”太子便替庄子做了一身剑客的服装。庄子过了三天，再去见太子，太子便同他一起去见赵王，赵王手中持着一把明晃晃的宝剑，来迎接庄子。庄子缓缓地走进了殿门，见了赵王也不下拜，赵王说：“你先令太子替你介绍，现在有什么可以见教的呢？”庄子道：“臣听

说大王喜欢剑术，现在很想贡献给大王一点剑术。”赵王道：“你的剑术能怎样制伏你的敌人呢？”庄子道：“我使起剑来，可以直行一千里路，内中每十步里杀死一个人，没有人能够拦得住我。”赵王听了大喜，道：“天下没有一个人可以同你抵敌了。”庄子道：“击剑的，要故意拿自己的弱点给敌人看见，那末对方占了这点优势，反而上了我们的当。击剑要极神速，我的剑比敌人的剑虽后发出，可是要先达到。我很愿意把我的剑术在大王面前试试。”赵王说：“先生，你先请回府休息着，等我开一个比剑的会，再来请你。”赵王于是挑选他的剑士，比赛了三天，死伤了六十多人。结果，选出五六个最好的来，令他们都捧了剑，站立在殿下，再召庄子来。庄子来了，赵王说：“今天我们比剑好吗？”庄子道：“很好，这个我想望了很长久了。”赵王说：“先生要用多长的剑呢？”庄子道：“我用的剑，长短随意。但是，我有三种不同的剑，任大王选择。我先得了大王的命令，再比试剑。”赵王说：“是哪三种剑呢？”庄子说：“乃是‘天子的剑’、‘诸侯的剑’和‘平民的剑’。”赵王说：“‘天子之剑’是什么样子呢？”庄子道：“‘天子的剑’用燕溪（地名）石城（山名）做尖锋，齐国和岱山做棱角，晋国和魏国做脊背，周地和宋国做剑环，韩国和魏国做剑柄，用四夷和四时做剑鞘，用渤海和常山做带穗，用五行生克之道来掌制，用赏罚刚柔之术来转动，用阴阳虚实之理来开辟，用春夏温和之气来持剑，用秋冬严肃之气来施行。那末，这个剑使用起来，直前没有人能够抵挡，高挥没有人能够逃开，低捌没有人能够避免，舞起来没有人能够近身。上，可以劈断天上的浮云；下，可以斩绝地下的根基。此剑一用，可以正诸侯，统服天下。这乃是‘天子的剑’。”赵王听了这席话，若有所悟，脸上也表现出怀疑从前所好的不

对,随后说道:“‘诸侯的剑’又是什么样子呢?”庄子道:“‘诸侯的剑’用聪明勇敢的人做尖锋,清直廉洁的人做棱角,忠信善良的人做剑环,智力过人的人做剑柄。这个剑直前也无人能够抵抗,高挥也无人能够挡御,低搦也无人能够避免,舞动起来也无人能够近身。上,以天为法则,顺日月星的次序;下,以地为法则,顺春夏秋冬四时的理;中,合人民的意志,以安四方。这剑一用,像雷霆震动一般惊人,四境之内,莫不臣服,听从人君的命令了。这就叫做‘诸侯的剑’。”赵王又问道:“‘平民之剑’又是什么样子呢?”庄子回答:“‘平民之剑’,舞时头戴盔盾,上面的毛像蓬头似的。斗时盔盾下垂,两面的毛像鬓发似的突出着。冠上蓬乱着粗的缨毛,衣服高掣在后面。直瞪着眼,讲不流利的话。比赛击剑时,上斩敌人的颈项,下刺敌人的肝腑。这样看来,‘平民的剑’同斗鸡实无甚分别,一天之内,已送了性命,对于国事,毫无利益。现在,大王身为天子,反而喜欢‘平民的剑’,我替大王设想,觉得很不值得哩!”赵王听完了庄子的话,亲自把庄子牵上了殿。管御膳的设宴上席,赵王听了庄子的话觉得很惭愧,围着筵席走了三圈,还不能坐下进食。庄子道:“大王请坐。定一定气吧!剑术已讲完啦。”于是赵王不再讲剑术了,连着三个月都不出宫。一班剑客见赵王不以礼见待,全自杀了。

渔父

YU FU



渔

父

〔原文〕 孔子游乎缁帷之林，休坐乎杏坛之上，弟子读书，孔子弦歌鼓琴。奏曲未半，有渔父者下船而来，须眉交白，被发揄袂，行原以上，距陆而止。左手据膝，右手持颐以听，曲终而招子贡、子路二人俱对。客指孔子曰：“彼何为者也？”子路对曰：“鲁之君子也。”客问其族。子路对曰：“族孔氏。”客曰：“孔氏者何治也？”子路未应，子贡对曰：“孔氏者，性服忠信，身行仁义，饰礼乐，选人伦。上以忠于世主，下以化于齐民，将以利天下，此孔氏之所治也。”又问曰：“有土之君与？”子贡曰：“非也。”“侯王之佐与？”子贡曰：“非也。”客乃笑而还，行言曰：“仁则仁矣，恐不免其身，苦心劳形，以危其真，呜乎！远哉其分于道也。”子贡还，报孔子，孔子推琴而起曰：“其圣人与？”乃下求之，至于泽畔，方将杖拏而引其船。顾见孔子，还乡而立，孔子反走，再拜而进。客曰：“子将何求？”孔子曰：“曩者先生有绪言而去，丘不肖，未知所谓；窃待于下风，幸闻咳唾之音，以卒相丘也。”客曰：“嘻！甚矣子之好学也！”孔子再拜而起曰：“丘少而修学，以至于今六十九岁矣，无所得闻至教，敢不虚心？”客曰：“同类相从，同声相应，固天之理

也。吾请释吾之所有，而经子之所以，子之所以者人事也。天子诸侯大夫庶人，此四者自正，治之美也；四者离位，而乱莫大焉。官治其职，人忧其事，乃无所陵。故田荒室露，衣食不足，征赋不属，妻妾不和，长少无序，庶人之忧也。能不胜任，官事不治，行不清白，群下荒怠，功美不有，爵禄不持，大夫之忧也。廷无忠臣，国家昏乱，工技不巧，贡职不美，春秋后伦，不顺天子，诸侯之忧也。阴阳不和，寒暑不时，以伤庶物，诸侯暴乱，擅相攘伐，以残民人；礼乐不节，财用穷匮，人伦不飭，百姓淫乱，天下有司之忧也。今子既上无君侯有司之势，而下无大臣职事之官，而擅飭礼乐，选人伦以化齐民，不泰多事乎？且人有八疵，事有四患，不可不察也。非其事而事之，谓之搃；莫之顾而进之，谓之佞；希意道言，谓之谄；不择是非而言，谓之谀；好言人之恶，谓之谗；析交离亲，谓之贼；称誉诈伪，以败恶人，谓之慝；不择善否，两容颊适，偷拔其所欲，谓之险。此八疵者，外以乱人，内以伤身，君子不友，明君不臣。所谓四患者，好经大事，变更易常，以挂功名，谓之叨；专知擅事，侵人自用，谓之贪；见过不更，闻谏愈甚，谓之很；人同于己则可，不同于己，虽善不善，谓之矜。此四患也。能去八疵，无行四患，而始可教已。”孔子愀然而叹，再拜而起曰：“丘再逐于鲁，削迹于卫，伐树于宋，围于陈蔡，丘不知所失，而离此四谤者何也？”客凄然变容曰：“甚矣子之难悟也！人有畏影恶迹而去之走者，举足愈数而迹愈多，走愈疾而影不离身。自以为尚迟，疾走不休，绝力而死。不知处阴以休影，处静以息迹，愚亦甚矣！子审仁义之间，察同异之际，观动静之变，适受与之度，理好恶之情，和喜怒之节，而几于不免矣。谨修而身，慎守其真，还以物与人，则无所累矣。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，不亦外乎？”孔子愀然曰：“请问何谓真？”客曰：“真者，精诚之至也。不精不诚，不能动人。故强哭者虽悲不哀，强怒者虽严不威，强亲者虽笑不和。真悲无声而哀，真怒未发而威，真亲未笑而和。真在内者，神动于外，是所以贵真也。

其用于人理也，事亲则慈孝，事君则忠贞，饮酒则欢乐，处丧则悲哀。忠贞以功为主，饮酒以乐为主，处丧以哀为主，事亲以适为主。功成之美，无一其迹矣。事亲以适，不论所以矣。饮酒以乐，不选其具矣，处丧以哀，无问其礼矣。礼者，世俗之所为也；真者，所以受于天也，自然不可易也。故圣人法天贵真，不拘于俗。愚者反此，不能法天而恤于人，不知贵真，禄禄而受变于俗，故不足。惜哉子之蚤湛于人伪，而晚闻大道也！”孔子又再拜而起曰：“今者丘得遇也，若天幸然，先生不羞而比之股役，而身教之，敢问舍所在，请因受业而卒学大道。”客曰：“吾闻之可与往者与之，至于妙道，不可与往者，不知其道。慎勿与之，身乃无咎，子勉之，吾去子矣，吾去子矣。”乃刺船而去，延缘苇间。颜渊还车，子路授绥，孔子不顾，待水波定，不闻拏音，而后敢乘。子路旁车而问曰：“由得为役久矣，未尝见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！万乘之主，千乘之君，见夫子未尝不分庭伉礼，夫子犹有倨傲之容。今渔者杖拏逆立，而夫子曲要磬折，言拜而应，得无太甚乎？门人皆怪夫子矣，渔人何以得此乎？”孔子伏轼而叹曰：“甚矣由之难化也！湛于礼义有间矣，而朴鄙之心至今未去，进，吾语汝：夫遇长不敬，失礼也；见贤不尊，不仁也。彼非至人，不能下人，下人不精，不得其真，故长伤身。惜哉不仁之于人也，祸莫大焉！而由独擅之。且道者，万物之所由也，庶物失之者死，得之者生，为事逆之则败，顺之则成。故道之所在，圣人尊之。今渔父之道，可谓有矣，吾敢不敬乎？”

归有光说：“此篇大旨说：不应当求分外的事务；只保守自己的真性，大道就可以存在了。”

孔子到缙帷森林去游玩，坐在杏坛上面休息，学生们在旁边读书，孔子弹着琴唱歌。歌曲尚未奏到一半，看见有一个渔父下了船走来。

渔父的胡须和眉毛全白了，披散着头发，将两手垂在衣服里面，朝着平原走上来，到了高地就止住，蹲下来，左手撑住膝，右手托着腮，听完了曲子，用手招子贡和子路过去。两个人到了，渔父指着孔子问道：“他是做什么事的人？”子路道：“他是鲁国的一个君子。”渔父道：“他姓什么？”子路道：“他姓孔。”渔父道：“姓孔的他学什么，做什么行业？”子路还未及回答，子贡答道：“他天性信服忠信，自己实行仁义，修饰礼乐的制度，选择人才，上用来尽忠事君，下用来感化万民，将使天下都受到利益，这就是他的行业。”渔父问道：“他是有土地的人君吗？”子贡道：“不是。”又问道：“他是辅助诸侯或天子的大臣吗？”子贡道：“也不是。”渔父听了，笑了起来，转身走去，说道：“仁爱是仁爱的了，但是恐怕不能保全自己，劳苦心神和形体，结果自己的真性都有毁坏的危險啊！可叹呀！离开大道越来越远了！”子贡回来将这些话报告了孔子。孔子一听，立刻推开了琴站立起来，道：“他也许是圣人吧？”于是下了杏坛四处寻去，走到水边，看见渔父正要用杖引曳他的船，看见孔子来了，便转身站立。孔子先朝后退走，再三礼拜后，再走上前去。渔父道：“你要求什么？”孔子道：“适才先生尚有话未曾说完就走了，我很愚笨，不大了解先生的意旨，所以现在在下面等待着，侥幸能听到先生教诲我几句，就可以辅助我不及的地方了。”渔父道：“唉，你真好学啊！”孔子再三礼拜后，站起来道：“我年幼时就求学问，直到现在，我已有六十九岁了，可是无从听到有至理的教诲，哪敢不虚心哩。”渔父道：“大凡物类相同的，就聚随在一起；声音相同的，就互相应和，这本是天然的道理。现在我将我所晓得的学问，来分析你所行的事。你所行的都是人事。譬如天子、诸侯、大夫和平民，这四等人若各守自己的位分，

尽自己的责任,那是治理中最好的了;但是这四等人若不守自己的位分,荒废自己的职务,那天下就要大乱了。必定要官吏都治理自己的职务,人民都尽心自己的事业,方才可以免于凌乱。所以田地荒废,室屋破坏,衣食不足,赋税无力供给,妻和妾不和睦,年长的年幼的不分次序,这些是平民的忧患;才能不能尽职,公事不能治理,行为不清白,一般属下对于他们的职务都荒废怠惰,自己对于国家没有功勋,对于人民没有好声名,不能保持自己的官爵俸禄,这些是大夫的忧患;朝廷里没有忠臣,国家昏乱,工艺落后,对于天子的进贡不精美,春秋二季朝拜天子失了次序,不顺天子的命令,这些是诸侯的忧患;阴阳二气不调和,天气冷热不合时,使万物受灾害,诸侯们暴虐昏乱,擅自互相攻杀,残害人民;礼乐不合节度,经济渐趋破产;人伦没落,百姓都淫荡昏乱;这些是天子和大臣的忧患。现在你既然上面没有天子诸侯和长官的权势,下面没有大臣和官吏的官职,反而擅自修正礼乐,选择人伦,去感化万民,不是太多事了吗?并且人有八种毛病,事有四种忧患,这是不可以不考察的。做不是自己分内应做的事就叫做‘撓’;无人理会,偏要勉强地说人好话,就叫做‘佞’;希望顺别人的意旨,去导别人的话,就叫做‘谄’;不问是非,只附和着别人说话,就叫做‘谀’;喜欢说别人的坏处,就叫做‘谗’;和朋友绝交,和亲族分离,就叫做‘贼’;称誉奸诈的人,败坏自己嫌恨的人,就叫做‘慝’;不顾善和恶,一起容受,容貌显得很安适,曲折地引出别人心里的欲,就叫做‘险’;这八种毛病外面扰乱别人,内里损伤自己的身体,君子不和他交友,聪明的人君不用他做臣。什么叫做四种忧患呢?喜欢经理大事,改变寻常的节度,去图功名,这就叫做‘叨’;自作聪明,擅自行事,侵犯别人,只用自己的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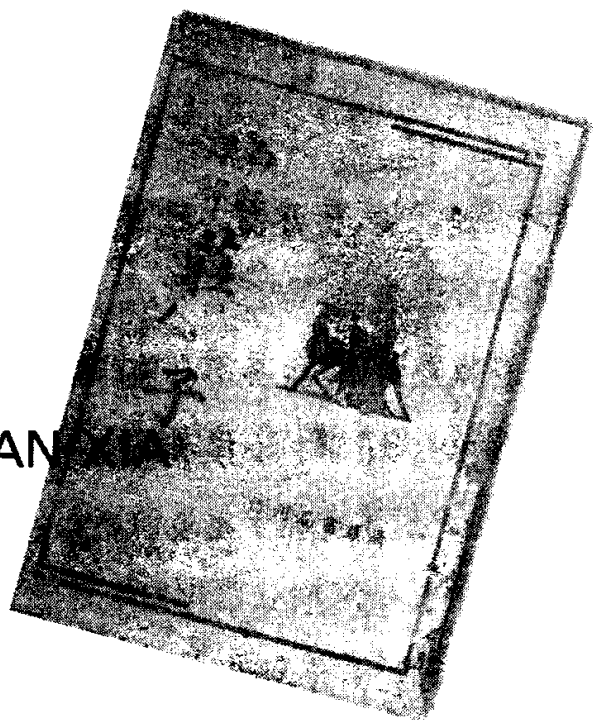
意,这就叫做‘贪’;看出有过失,不加更改,听见别人谏劝,为恶更甚,这就叫做‘很’;别人和我同类,我就称他是对的,和我不相同,虽然好,都说他不好,这就叫做‘矜’。这些就是四种忧患。能够免去这八种毛病,不做这四种忧患的事,方才可以受教诲。”孔子听了,面色改变,叹息不已,再三礼拜后,才站立起来道:“我在鲁国两次被驱逐出来,绝迹于卫国,在宋国遭逢‘砍树的祸’(详细的解说见《山木》篇),在陈、蔡之间被围困。我不知道我有什么过失,会遭这四件毁辱?”渔父听了,很忧愁地变了面色,道:“你真难解悟!有一个人怕自己的影子,厌恨自己的脚迹,因此逃走。可是,脚步走得越勤,脚印越多;走得越快,影子终不离开自己。自己以为走得还慢,于是快走不停,结果气力使尽死了。不知道止在阴暗的地方,使影子散灭,安静不动,使脚印无从显露,也太愚笨了。你审察仁义的中间和同异的分际,观看动静变化,使收受和给予都合度,调理好恶的情感,调和喜怒的节度,可是还不能免于祸患。所以你应该谨慎修身,保守真性,顺着事物的自然应接外物,一毫不参自己的意见,就没有患累了。现在你不修自己的身,反责备别人,不太顾外面了吗?”孔子听了变了色道:“请问什么叫做真性?”渔父道:“真性就是精诚的极点。不精不诚,就不能感动人。所以勉强哭的,虽然表面上悲痛,实在并不哀伤;勉强怒的,虽然表面上严厉,实在并没有威风;勉强亲爱的,虽然表面欢笑,实在并没有和悦的气。真悲痛的虽然不哭出声,却极哀伤;真动怒的,虽然尚未曾表示怒色,已显出威严的气概来;真亲爱的虽然不曾笑,却极和悦。内里有真性的,精神自表现于外,所以真性可贵。若将真性使用于人伦,那末侍奉双亲就孝顺,侍候人君就忠信,饮酒就快乐,居丧就悲哀。忠节以功名为

主要,饮酒以快乐为主要,居丧以悲哀为主要,侍奉双亲以顺适为主要。可以成功的好处极多,事迹不止一端。侍奉双亲,不论境遇如何,都可以适意;饮酒不论酒菜如何,都可快乐;居丧不论礼节如何,都极悲哀。礼节乃是世俗人所创制的,至于真性,乃是人受于天的,自然不可以改变了。所以圣人以天为法则,以真性为贵,不被世俗所拘束。愚人和这个正相反:不能以天为法则,反只忧虑不能和世俗相合;不知道真性可贵,反随着众人受世俗的变迁,所以你不能成功了。可惜啊!你受世俗虚伪的熏染太早了,闻听得大道又太迟了。”孔子又再三地礼拜后,才站立起来道:“现在我能遇着先生,像是天缘的会合。先生居然不把我当仆役看待为羞耻,亲自教诲我,请问先生的府上在何处,让我做一个学生,学完大道。”渔父道:“我听说:可以使他由迷惑觉悟的,才可以和他同求妙道;不可以使他由迷惑中觉悟的,更不知道妙道。要当心不要和这种人合作,自己才可以身免灾祸。你自己勉励吧!我和你分别了,我和你分别了。”于是撑开了船,朝芦苇中行去。颜渊此时将车子倒转,子路将用于牵引上车的绳子交给孔子,孔子都不去理会,直待船远去了,水面的波纹定了,听不见摇船的声音,方才敢上车。子路在车旁问道:“我侍候先生,为时很长久了,从未见过先生对人这般敬畏。虽是天子或诸侯,见了先生,总用平等的礼见待,先生还有骄傲的容貌,现在,渔父拿着拐杖,没有礼貌地站立着,可是先生弯腰鞠躬,听他的话,必先礼拜后再回答,不是太过分了吗?学生们都觉得先生奇怪了,渔父怎么应当这般礼待呢?”孔子听了,伏在车前的扶手板上叹息道:“你实在不容易感化啊!你已被礼义熏染得很长久了,可是粗俗鄙陋的心到现在尚不曾除去。走过来,我告诉你:凡是对于年长

的不恭敬,就是失了礼节;看见贤人不尊重,就是没有仁心。他若不是有至德的人,就不能使别人对他那般恭顺;若不能使别人对他极端地恭顺,就不能保有真性。常人不能如此,所以常常伤害自己。可惜啊,不仁对于人,祸害没有再大的了,然而你独专有这个。并且道是万物的本原,万物失去了道就要死,得到道就可以生存。做事的违逆了道就要失败,依顺着道就可以成功。所以道所在的地方,圣人都加尊重。现在渔父可算得是有道的了,我哪里敢不尊敬他呢?”

天下

TIAN



〔原文〕 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，皆以其有为，不可加矣。古之所谓道术者，果恶乎在？曰：“无乎不在。”曰：“神何由降，明何由出？”“圣有所生，王有所成，皆原于一。”不离于宗，谓之天人；不离于精，谓之神人；不离于真，谓之至人。以天为宗，以德为本，以道为门，兆于变化，谓之圣人。以仁为恩，以义为理，以礼为行，以乐为和，薰然慈仁，谓之君子。以法为分，以名为表，以参为验，以稽为决，其数一二三四五是也，百官以此相齿。以事为常，以衣食为主，蕃息畜藏，老弱孤寡为意，皆有以养，民之理也。古之人其备乎？配神明，醇天地，育万物，和天下，泽及百姓，明于本数，系于末度。六通四辟，小大精粗，其运无乎不在，其明而在数度者，旧法世传之史，尚多有之。其在于诗书礼乐者，邹鲁之士、搢绅先生多能明之。《诗》以道志，《书》以道事，《礼》以道行，《乐》以道和，《易》以道阴阳，《春秋》以道名分。其数散于天下，而设于中国者，百家之学，时或称而道之。天下大乱，贤圣不明，道德不一。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，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，不能相通，犹百家众技也，皆有所长，时有所用。虽然，不该不遍，一曲之士

也。判天地之美，析万物之理，察古人之全，寡能备于天地之美，称神明之容。是故内圣外王之道，闇而不明，郁而不发，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，以自为方。悲夫！百家往而不反，必不合矣。后世之学者，不幸不见天地之纯，古人之大体，道术将为天下裂。不侈于后世，不靡于万物，不暋于数度，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，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。墨翟、禽滑厘闻其风而说之，为之大过，已之大循，作为《非乐》，命之曰《节用》，生不歌，死无服。墨子泛爱兼利而非斗，其道不怒，又好学而博，不异，不与先王同，毁古之礼乐。黄帝有《咸池》，尧有《大章》，舜有《大韶》，禹有《大夏》，汤有《大濩》，文王有辟雍之乐，武王、周公作《武》。古之丧礼，贵贱有仪，上下有等；天子棺槨七重，诸侯五重，大夫三重，士再重。今墨子独生不歌，死不服，桐棺三寸而无槨，以为法式。以此教人，恐不爱人，以此自行，固不爱己，未败墨子道。虽然，歌而非歌，哭而非哭，乐而非乐，是果类乎？其生也勤，其死也薄，其道大觳，使人忧，使人悲。其行难为也，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，反天下之心，天下不堪。墨子虽能独任，奈天下何！离于天下，其去王也远矣！墨子称道曰：“昔者禹之湮洪水，决江河，而通四夷九州也，名山三百，支川三千，小者无数。禹亲自操橐耜，而九杂天下之川，腓无胈，胫无毛，沐甚雨，栉疾风，置万国。禹大圣也，而形劳天下也如此。”使后世之墨者，多以裘褐为衣，以跣跣为服，日夜不休，以自苦为极，曰：“不能如此，非禹之道也，不足谓墨。”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，南方之墨者若获、已齿、邓陵子之属，俱诵《墨经》，而倍谲不同，相谓别墨。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，以觭偶不侔之辞相应，以巨子为圣人，皆愿为之尸，冀得为其后世，至今不决。墨翟、禽滑厘之意则是，其行则非也。将使后世之墨者，必自苦以腓无胈、胫无毛相进而已矣，乱之上也，治之下也。虽然，墨子真天下之好也，将求之不得也，虽枯槁不舍也，才士也夫？

不累于俗，不饰于物，不苟于人，不忤于众。愿天下之安宁，以活民命，人我

之养，毕足而止，以此白心；古之道术，有在于是者。宋铎、尹文闻其风而悦之，作为华山之冠以自表，接万物以别宥为始，语心之容，命之曰心之行。以駟合欢，以调海内，请欲置之以为主。见侮不辱，救民之斗，禁攻寝兵，救世之战。以此周行天下，上说下教，虽天下不取，强聒而不舍者也，故曰：“上下见厌而强见也。”虽然，其为人太多，其自为太少，曰：“请欲固置五升之饭足矣，先生恐不得饱，弟子虽饥，不忘天下，日夜不休。”曰：“我必得活哉？图傲乎救世之士哉？”曰：“君子不为苛察，不以身假物，以为无益于天下者，明之不如己也。以禁攻寝兵为外，以情欲寡浅为内，其小大精粗，其行适至是而止。”

公而不党，易而无私，决然无主，趣物而不两。不顾于虑，不谋于知，于物无择，与之俱往；古之道术，有在于是者。彭蒙、田骈、慎到闻其风而说之，齐万物以为首，曰：“天能覆之，而不能载之，地能载之，而不能覆之，大道能包之，而不能辩之。”知万物皆有所可，有所不可，故曰：“选则不遍，教则不至，道则无遗者矣。”是故慎到弃知去己，而缘不得已，泠汰于物，以为道理，曰：“知不知将薄知，而后邻伤之者也。谿骸无任，而笑天下之尚贤也，纵脱无行，而非天下之大圣。椎拍輓断，与物宛转，舍是与非，苟可以免。不师知虑，不知前后，魏然而已矣。推而后行，曳而后往，若飘风之还，若羽之旋，若磨石之隧。全而无非，动静无过，未尝有罪，是何故？夫无知之物，无建己之患，无用知之累，动静不离于理，是以终身无誉。故曰：‘至于若无知之物而已，无用贤圣，夫块不失道。’”豪桀相与笑之曰：“慎到之道，非生人之行，而至死人之理，适得怪焉。”田骈亦然，学于彭蒙得不教焉。彭蒙之师曰：“古之道人，至于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。其风竄然，恶可而言？”常反人不见观，而不免于觭断，其所谓道非道，而所言之眚，不免于非。彭蒙、田骈、慎到不知道，虽然，概乎皆尝有闻者也。

以本为精，以物为粗，以有积为不足，澹然独与神明居；古之道术，有在于是

者。关尹、老聃闻其风而悦之，建之以常无有，主之以太一，以濡弱谦下为表，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。关尹曰：“在己无居，形物自著，其动若水，其静若镜，其应若响。芴乎若亡。寂乎若清，同焉者和，得焉者失，未尝先人而常随人。”老聃曰：“知其雄，守其雌，为天下溪。知其白，守其辱，为天下谷。人皆取先，己独取后，曰受天下之垢。人皆取实，己独取虚，无藏也，故有余，岿然而有余。其行身也，徐而不费，无为也而笑巧。人皆求福，己独曲全，曰苟免于咎，以深为根，以约为纪，曰坚则毁矣，锐则挫矣。常宽容于物，不削于人，可谓至于极。”关尹、老聃乎？古之博大真人哉？

芴漠无形，变化无常，死与生与？天地并与？神明往与？芒乎何之？忽乎何适？万物毕罗，莫足以归；古之道术，有在于是者。庄周闻其风而悦之，以谬悠之说，荒唐之言，无端崖之辞，时恣纵而不悦，不以觭见之也。以天下为沈浊，不可与庄语，以卮言为曼衍，以重言为真，以寓言为广，独与天地精神往来，而不敖倪于万物，不谴是非，以与世俗处。其书虽瑰玮，而连犴无伤也，其辞虽参差，而淑诡可观。彼其充实，不可以已，上与造物者游，而下与外死生、无终始者为友。其于本也，宏大而辟，深閼而肆；其于宗也，可谓稠适而上遂矣。

虽然，其应于化，而解于物也，其理不竭，其来不蜕，芒乎昧乎？未之尽者。

惠施多方，其书五车，其道舛驳，其言也不中。历物之意曰：“至大无外，谓之大一，至小无内，谓之小一。无厚不可积也，其大千里，天与地卑，山与泽平，日方中方睨，物方生方死。大同而与小同异，此之谓小同异，万物毕同毕异，此之谓大同异。南方无穷而有穷，今日适越而昔来，连环可解也。我知天下之中央，燕之北越之南是也，泛爱万物，天地一体也。”惠施以此为大，观于天下而晓辩者，天下之辩者，相与乐之。卵有毛，鸡三足，郢有天下。犬可以为羊，马有卵，丁子有尾。火不热，山出口，轮不蹶地。目不见，指不至，至不绝，龟长于蛇。

矩不方，规不可以为圆，凿不围枘。飞鸟之景，未尝动也，镞矢之疾，而若不行不止之时。狗非犬，黄马骊牛三，白狗黑，孤驹未尝有母。一尺之捶，日取其半，万世不竭。辩者以此与惠施相应，终身无穷。桓团、公孙龙辩者之徒，饰人之心，易人之意，能胜人之口，不能服人之心，辩者之囿也。惠施日以其知与人之辩，特与天下之辩者为怪，此其柢也。然惠施之口谈，自以为最贤，曰：“天地其壮乎？施存雄而无术。”南方有倚人焉，曰黄缭，问天地所以不坠不陷，风雨雷霆之故？惠施不辞而应，不虑而对，遍为万物说，说而不休，多而无已，犹以为寡，益之以怪。以反人为实，而欲以胜人为名，是以与众不适也。弱于德，强于物，其涂隳矣。由天地之道，观惠施之能，其犹一蚤一蠹之劳者也，其于物也何庸？夫充一尚可，曰愈贵，道几矣。惠施不能以此自宁，散于万物而不厌，卒以善辩为名。惜乎！惠施之才，骀荡而不得，逐万物而不反，是穷响以声，形与影竞走也，悲夫！

马骥说：“这篇是庄子的自序。庄子其余诸篇多有寓言，这篇里面全是庄子的话。”姚鼐说：“这篇是庄子的后序。全篇的大意为：道的根本、支流、精微和粗略都是一贯的。世上求学的只得了一些粗略的和支流，若得着大道的本源，那所有的粗略的和皮毛都被包括在内了。盖著述家不同的学术极多，如刑名家、法学家、纵横家等，用不着讨论，都知道他们只得了道的一点‘皮毛’。至于墨子、宋钲、彭蒙等人，形迹上近于得道，所以此篇内有详细的讨论，证明他们不曾得道。像关尹和老聃，他们的道像是和庄子相合了，可是又有些不同。关尹和老聃不过不离道的真实，可称作‘真人’，可是还不曾达到道的极点。至于庄子独自和天地的精神混合，超出万物以外，乃是不离开道的宗主，可

称为‘天人’了。措辞是这般的不谦虚。末了，又恐怕他的书过于新奇，被人认为是辩论家一流，所以论到惠施，以为他只会辩驳，全不明道，至于庄子的道充实，和辩论家绝对不同。希望读者不要因为他的词句奇怪，而失了他的意旨。”

天下学道术的极多，都以为自己所学的是最完善的了。那末古来称为“道术”的，到底在何处呢？道是无处没有的。既然无处没有，那末神由何处降生，圣人由何处出来的呢？凡是圣人的有生，明王的成功，都是由于以统一的大道为根源。不离开道的宗主的，就叫“天人”；不离开道的精微的，就称为“神人”；不离开道的真实的，就称为“至人”；用天做宗主，用德做基本，用道做门径，变化万端，不可以推测的，就称为“圣人”；用仁爱做恩泽，用正义理事物，用礼文节制行动，用音乐调和性情，极温和地将恩泽施给百姓，这就称为“君子”；用法度来分别，用名号为表率，用参考来验明是非，用稽查来决断事体，条目分明，像一二三四等数目丝毫不爽，百官都因此各守次序，这又是一等人；以耕作为日常的事，以生产衣食为主要，使物产丰富，财用充足，关心衰老的、幼弱的、孤儿和寡妇，使他们都能够生活，这是治理人民，使人民谋生计的，这又是一等人。古时的圣人对于道术全成就了吧！配合神明，取法天地，生育万物，调和天下，恩泽普及百姓，以仁义为治国的根本，自然不和法度相离。对于阴阳风雨晦明六气全都通达；东南西北四方全都没有阻碍；一切小的、大的、精的、粗的事物的运行，全都支配。古人的明显可见的道术有三项：关于仁义法度的，古时世代相传的历史里有许多的记载；关于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，邹鲁的读书人和政界里的人，多半能知道——《诗》是通达心志的，《书》是记明事理的，

《礼》是节制行为的，《乐》是调和性情的，《易》是研究阴阳的，《春秋》是正定名分的；方经流布天下，盛行中国，学派百家，常为人们所称道。及至天下大乱，贤人和圣人都隐藏起来，于是百家各倡道德的学说，道德便不像从前那般统一了。天下的人多半只得了一偏的见解，互相夸大。譬如耳朵、眼睛、鼻子和嘴各有专用，可是不能互相通用，也像派别不同的学问和艺术不同的技能，都有专长特点，时常有用，但是包括各方面，也只是一偏的人啊。他们剖解天地的美点，分析万物的常理，我们观察：古时全德的人尚且少有能够全有天地的美点，适合神明的容貌，何况这一偏的人呢？所以圣人明王的大道晦暗没有光明，隐蔽不能显露了。天下的人都各任意所知，将一偏的见解认为道术。可叹啊！学派不同的百家，各走极端，执迷不悟，必定不能和古时的道术相合了。后代的求学的人，不幸不能见到天地的统一的真相，古人的全体的功用。道术将被天下人分裂了。○以上说明道术的本源。

不使后代染奢侈的风气，不糜费万物，不用礼文修饰自己，用法度来勉励自己，完成世人最切要的事——在古来道术中有这一派。墨翟和禽滑厘（墨翟的学生）听见这种风尚，很喜欢学。但是他们做得太过分，太顺自己的意见，著《非乐》和《节用》（都是《墨子》里的篇名），主张：生时不要唱歌，死后不要用衣饰厚葬。墨子主张博爱：谋众人的利益，反对战争。所以他的道教人温和，不使忿怒。他又喜欢求学问，极为渊博。觉得自己对，所以想令万物都和自己相同；但是他和古代的圣王有不同的特点，他嫌他们太奢侈，所以主张破坏古代的礼节和音乐。关于古代的音乐，黄帝有《咸池》的音乐；尧有《大章》的音乐；舜有《大韶》的音乐；禹有《大夏》的音乐；汤有《大濩》的音乐；文王有《辟

雍》的音乐；周武王和周公制音乐名《武》。关于古代的丧礼，贵贱都有一定的礼仪，上下都有一定的等级，天子的棺材有七层，诸侯的有五层，大夫的三层，读书人的有两层。现在墨子独自主张生时不要唱歌，死后不用衣饰厚葬，只用三寸厚的桐木棺材，连外面第二层的棺材都没有，将这个定为通行的法式。但是，将这个道去教人，恐怕不是爱人的道理；用这个道自己行去，也不是爱自己的道理。我并不是在攻击墨子的道，不过，人不能不唱歌，可是墨子以为唱歌不对；人不能不哭泣，可是墨子以为哭泣是不对的；人不能不快乐，可是墨子以为快乐也是不对的；这样果然和人情相合吗？生时劳苦，死后又薄葬，墨子的道也太枯寂了！只令人忧愁悲伤，也难实行，恐怕它不可以算做圣人的道了。和天下人的心相反，天下的人必不受它；墨子虽然能够独自行这个道，可是天下的人不认可，墨子又能怎样呢？离开了天下的人情，离开王道更远了！墨子说他的道的本源道：“从前，当禹堵塞大水，开决江河，使水流通于中国四境各部的地方的时候，大川有三百条，支流有三千条，更有无数的小河。禹亲自拿着盛土的器具和掘土的锄头工作，将小川的水聚合顺流到大川里。以致腿肚和小腿上的毫毛都被磨光了，冒着大雨，迎着暴风，分封建立了百里小国万余个。禹是大圣人，为天下人服役，还这般地劳苦他的形体。”所以令以后的学生：必定要穿粗布的衣服、木屐或草鞋，日夜不休息，极端的劳苦。说：“不能这般，就不是禹的道，不配称为墨子的学生。”等到相里勤（墨子的学生）的学生，五侯（相里勤的学生）的学生，以及南方的学墨子的——苦获、己齿和邓陵子等——全读《墨子》经，可是更加怪异，都自称是墨子的别派；用“坚白”、“同异”的辩论互相攻击，用“单双相同”的理论互相应

和；将墨子的学生的领袖当做圣人，都愿奉他做主师，希望承继他的学统；所以墨子的教传续到现在不绝。墨翟和禽滑厘的思想是对的，可是他们的实行就错了。后代学墨子的道的必将劳苦自己，以致用磨光腿肚和小腿上的毫毛的劳苦互相竞争罢了。结果扰乱天下的罪多，而治理天下的功反而少，但是，墨子真是爱天下的了。若求不到救天下的法子，虽毁坏自己的身体，都不肯离去，真是尽自己的才能热心救人的人啊！○以上论墨子劳苦、俭薄、枯寂的学说。

不被世俗所系累，不用外物来矫饰自己，对人不苛求，也不忌妒，希望天下太平，人民都能维持生活，至于自己的俸养，只求饱足，不求有余，表白自己更没有别的意志——在古来道术中有这一派。宋铎和尹文听见这种风尚，很喜欢，乃制造一种上下全平的冠帽，载了表示自己的德平均应接万物，首先要分别善恶、宽容后进；发言论时，心中包容万物，这就叫做“心的用处”，用这个心去亲近万物，调和天下，求当时的人君都存这个心为行道的主要；虽受人的侮慢，并不以为是耻辱；救人民免于纷争，禁止攻斗，提倡缩减军队，去救世人免于战争的祸害。用这个宗旨，遍行天下，上去劝说国君，下去教化人民，虽然天下人都不用他的话，他还是勉强劝说不停。所以说：“被上下厌弃，还勉强地表现。”但是，他谋别人的利益太厚，对于自己太薄。他看见别人替他进食，道：“请你只设五升的饭就够了。我惟恐你们不得吃饱，我虽然饥饿，都不能忘却天下人啊。”他日夜不休息地替天下人谋利益，说：“我哪里必定要谋自己的生活呢？不过谋众人的生活，去对一般‘救世的人骄傲啊’”。他又说：“君子对人不苛求，不靠外物维持我身体的生存。”他以为凡是对于天下没有利益的学术，都不必去彰显；用

禁止攻斗、提倡息兵去救世人；用清淡情感、减少欲望去修养自己。宋钘、尹文所行的到这里为止了，他们的道术的一切大体、小节、精微和粗略的特点，也不过如此啊。○以上论宋钘和尹文的学术在于减少自己的欲望，救世人免于战争的祸。但是他们只知道爱别人，不知道爱自己，不能包括古时的道术。

公正不分党派；平坦没有私心；决断行事，没有一偏的主意；随顺着物，没有第二个意见；不起思虑，不用智谋；对于事物不加选择，自顺着事物的自然演进——古来的道术有这一派。彭蒙、田骈、和慎到（都是齐国的隐士）听见这种风尚很喜欢，以“将万物看作齐等”为第一要务。他们曾说：“天能覆盖万物，可是不能承载万物；地能承载万物，可是不能覆盖万物；大道能包容万物，对于万物的可否都不加分别，只是一律的包容。”知道万物也像天地一般，各有可能的，有不可能的，所以说：“若加选择，就不能全选遍；若加教化，就不能全教到；只有一任大道，包容万物，没有遗弃下的，万物就齐一了。”所以慎到摒弃聪明，忘记自己，顺着事物必然的理去做，清淡自己的热情，消除自己的浊气——这些就是他守的道理。他说：“观察别人，虽然已经了解，外面还表示不知道；若略加表示知道，已经近于伤害别人了。”他自己圆转不任职事，反耻笑天下推重贤人的人；放纵不拘，没有被人称美的行为，反而不赞成天下的大圣人；和物合偶，像用椎子拍合分离的东西一般，联合绝断的情谊，结果光圆不见决裂的痕迹，是这般地顺着事物推移。以为不管是非，或可以免于患累；不学智巧谋虑，不问事的先后，就可以像伟大的山独立不动了。被推动才前进，被拖拉才行走，像风飘动一般没有一定的方向，像鸟毛下落旋转没有一定的着落，像磨石

转动圆转自然。能够这般,就可以保全自己,不受别人的责备,举动都没有过错,更不会得罪别人了。这是什么缘故呢?譬如像木头和泥土一般没有知觉的东西,不建立自己的标准,所以不受指摘的祸患;不使用智巧,所以不遭忌恨的患累;动静都随人安排,不离开物理,所以终身不受人的称誉和毁谤。所以说:“但求像没有知觉的物何须学圣人和贤人呢?土块也不曾失去大道啊!”可是才能一般的人都讥笑道:“慎到的道,不是活人所行的,反有死人的理。”田骈和慎到的理论相同,他做彭蒙的学生,教授不用口传,只实地学他的行动,很有心得的。彭蒙的先生曾说:“古来有道的人不辨是非,无知无觉。他教化人时,像逆风迅速地吹过,哪里可以用言语传授呢?”他常常和众人的意见相反,不被别人赏识,可还是不能免于和事物圆顺地应接。他以为的道并不是真的大道;他所称为对的,也不免于错误。所以彭蒙、田骈和慎到三人简直不知道大道!所听闻的不过是道的一点大概罢了。○以上论彭蒙、田骈和慎到的学术在于齐一万物,断灭智虑。但是和人情不合,又不深切地了解大道,所以不能算为古来的道术。

以为没有作为的妙道是精微的;以为有作为的事物是粗浅的;以为有积蓄是因为不知足;心地恬淡,保有清静无为的精神。——古来的道术有这一派。关尹(周平王时任函谷关令,姓尹,名叫喜,号公度)和老聃(就是老子,姓李,名耳,号伯阳)听见这种风尚很喜欢,于是创立学教:以虚无寂静为宗旨,以悟通太极的纯一为主要,以柔和谦虚为行在外面的权智;以空虚没有成见不损碍万物为存在内里的德。关尹曾说:“自己没有私心,随着物的自然显露自己;行动像流水,明察像镜子,感应像反响,都是出自无心;恍恍惚惚的像虚无,清静寂寞像不动;

为众人着想的，得众人的同情心；独顾自己的，就失去了众人的同情；不竞争超出众人，只附随着众人。”老聃曾说：“虽有才能，具有动物中雄的特性，可是不将才能显露出来，反处于雌的柔顺的地位，处于低下的地位，容纳万物，永不积满，像‘天下的山里的深涧’一般；虽然清白，并不炫耀自己的清白，心地空虚，感应万物，像‘天下的山里的空谷’。”人都争先，他独自居后，说：“宁可受天下人的污垢。”人都求实际，他独守虚无。因为他知足不积蓄，所以有余——独立不动，自足有余。他立身行事，徐缓而不多事；虽没有作为，像是拙笨，实在反能讥笑一般机巧的人。人都去求福，他独委曲地去求保自己的安全，说：“只求免于祸害好了。”他以为：深奥是德的根本，省俭是行为的纲领，说：“坚硬就要遭毁坏，锋锐就要遭挫断。”以为应当待物宽容，不侵犯别人。可算论到这派学说的极点了。关尹和老聃可称为古来的“博大的真人”了！○以上论关尹和老聃的学说：虚无恬静，以柔和为主，摒弃智巧，保身养性。可算不离道的本实，但是尚未曾达到全体的大道的极点。

寂寞没有形状，变化莫测；无生无死，和天地一体；精神恍恍惚惚返归太虚，恍恍惚惚的，究竟不知到的是什么去处；包罗万象，可是没有可以令我依归的。——古来的道术中曾有这一说。庄周听见这种风尚很喜欢，乃用：像是忘却真情实理的话，空大无稽的言语，没有头绪可寻的辞说，时常任意的谈论，随机生意。不用片面的学理来显明自己。以为天下的人都沉迷不悟，不可以用庄子的言论去和他们说，所以用变化无定的话，去推演事物的情理；引证前辈的话，去令人相信是真的；用寄托虚构的话，去开阔别人的心意。独自和天地的精神会合为一，并不鄙视万物；不责备众人的是非，和世俗人处在一块。他著

的书虽然新奇特别，可是连接处圆顺，不害文理；虽然文辞有虚有实，可是造句滑稽，值得阅读，他的道德充满，不可穷尽，所以上面和天地的主宰同游，下面和看破生死不分始终的有道的人做朋友。他对于道的根本的认识是博大通达，精深宽阔，尽量地发展；他对于道的宗主，可算得适合而达于最高点了。可是他应付自然的变化，解释万物的情理、功用没有穷尽，来处没有形迹可求，浑浑沌沌的，像看不出来似的，没有人能形容尽他的妙处啊。○以上说庄子自己的道术：比老子更精深神妙，和大道的宗主融合，达于大道的最高点了。

惠施的方术极多，他著的书可以装满五车，可是他的道术驳杂不纯，自相分裂；他的言论不适合大道。他依次陈说物的大概道：“最大的大到没有外面的包围，就叫‘统一的大’；最小的小到没有里面的容积，就叫‘统一的小’。没有厚，所以更不可以堆积厚，可是大到千里，变化是这般的由微小而博大。天和地互相处于卑下的地位（地球在空中运行，四围上下都是天空，所以说‘天和地互相处于卑下的地位’）；高山和低水都处于平等的地位（高山上面又有低洼的水，所以说高山和低水的地位是平等的）；此地看太阳是在正中，他处看太阳必偏一侧，所以说：‘太阳在正中，就须侧看’，正和偏是没有定准的。万物的生死是循环的，所以说：‘有生就有死，有死就有生’，生死是没有定论的。包括一大范围相同的和只包括一小范围相同的，再有不同点，只好称为‘小的同异’；至于万物全同的，和万物全不同的相较，这就称‘大的同异’了。南方是没有穷境的，但是既然称‘南方’，就有了界限，就有穷境了。今天将要到越，昨天已经到了；因为知道有越时，心意已先到越。连环由空虚中互相穿过，本不曾互相黏牢，可以自由地通转，

已是解开了，所以说：‘连环可以解开。’没有人能知道天的尽处，那末哪里晓得天下的中央不在人所称的‘极北’和‘极南’呢？所以一切空间和时间以及是非的分别都不是绝对的。应当博爱万物，和天地合为一体。”惠施以为这个是天下的大道理，用去教一般学辩论的；天下从事辩论的都喜欢这个学说。当时一般辩论家曾说：“雀鸟的蛋里若没有毛，怎么孵出来的鸟的身上会有毛呢？所以说：‘雀鸟的蛋里有毛。’鸡的两只脚以外还须有精方可行动，所以说：‘鸡有三只脚。’世人所称为‘天下’的，不过是天子所有的地方，楚国的京师，虽只有千里的面积，若楚国的国君自称‘天子’，那末楚国的京师也可称为是‘天下’了。‘犬’和‘羊’都是人起的名称，若当初称狗是‘羊’，称羊是‘狗’，那末‘狗’就可以为‘羊’了。马不生蛋，是胎生的，但是胎和蛋只是人情的分别，若由大道看去，胎和蛋本无分别，所以说‘马也生蛋’了。虾蟆没有尾巴，但是虾蟆初生时——蝌蚪——原是有尾巴的，所以说‘虾蟆有尾巴’。人都吃火烧熟的食物，所以说‘火并不热’，不然人怎么能吃‘烟火食’呢？对着深山发音，山谷会回音，所以说‘山里有嘴’，不然怎么会发出声响来呢？车轮不着实地面，不然怎么能转动不停呢？眼睛不能观看，不然怎么不能看出自己的错处呢？手指不能直接达到物件，不然有时为什么要用媒介物间接取物呢？但是虽用媒介物间接的达到物件，也必定要尚有手指的存在；不曾绝灭，不然连‘间接的达到物件’都不可能了。龟的形体比蛇短，但是寿命比蛇长，所以说‘龟比蛇长’。人先有方形的概念的构成，然后制造出矩（画方形的器具），并不是因为有了矩才有方形；人先有圆形的概念的构成，然后制造出规（画圆形的器具），并不是因为有了规才有圆形。木塞在孔洞里，并不

是由于孔洞围住木塞,乃是由于木塞自己嵌进孔洞里面的。飞鸟的影子像是在动,其实动的乃是鸟,并不是鸟的影子。尖锐的箭发出后像是行得极快,但是箭的行动和静止都是人主动的,若专就箭自己说去,就有‘不行动也不停止’的时候了。‘狗’和‘犬’都是人起的不同的名称,所以‘狗’是狗,‘犬’也是狗,但是‘狗’和‘犬’两个名称不同,所以说‘狗’不是‘犬’了。马和牛本是两个动物,若称它们做‘黄马’和‘骊牛’,那黄骊的色加上马牛的形体就成为三件物事了。‘白’和‘黑’都是人起的颜色名称,若当初称白色为‘黑色’,称黑色为‘白色’也可以,那末白狗也可以算是黑狗了。小马将生时总有母马,母马死后,它才没有母亲,但是若称它为‘没有母亲的小马’也可以说它不曾有母亲了。一尺长的杖若每天去掉它二分之一,那永远有一部分存在,总不能取过杖长的极限,所以虽然继续到一万世,终不能分尽。”一般辩论家用以上的理论和惠施互相争辩,终身不已。桓团和公孙龙等一般辩论家都隐惑别人的心思,改变别人的意见,只能屈服众人的口,不能感服众人的心。辩论家都迷惑在这一派学说中,不能超脱出来。惠施常常逞自己的聪明和别人辩驳,独自和天下的一般辩论家创怪异的论说,惠施的大略不过如此了。然而惠施的辩论,自以为明白道理,比众人都贤,他说:“只有天地为伟大吧?”他自以为只有天地较他伟大,但是,惠施只存有胜过人的意见,并没有道理的学术啊!南方有一个奇异的人,名叫黄缭,他问“天地不崩坏,和风、雨、雷和电光的发生”的缘故,惠施听了不加推虚也不加思索,就回答了。他遍讲万物的根由,说个不停;话极繁多,简直没有定限;他还觉得太少,更加些奇怪的话。以违反人情为实际,想胜过众人去求声名,所以他不能和众人相适了。

他内里涵养的德极薄弱，只向外物逞强，所以说：他这派学说迂曲，不是大道啊！由天地的大道看去，惠子的才能不过像一只蚊虫在用力一般，对于万物有什么用呢？圣王的大道的本源统一，只需加以扩充就可以了，何需逐外物呢？越以为自己的言词贵重不多发言论，对于道的成功就不远了。惠施不能用统一的大道安定自己的心，反因万物乱了自己的精神，终不感觉厌倦，结果还是务以善于辩论去求声名。可惜啊！惠子有这般好的才质，反而放荡于大道，一无所得；追随万物，终不能返于大道。就像用声音去压倒反响，用形体去和影子竞走一般，都是不知务本的啊，可叹呀！○以上论惠子的学说：只是一流辩论家，离大道极远。反衬庄子自己深明大道，不是只恃口舌服人的辩论家。

ISBN 978-7-5439-4713-9



9 787543 947139 >

定价：28.00元